哈代短篇小说选

第一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哈代短篇小说集

第 一 集

〔英〕哈 代 著

伍蠡甫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Thomas Hardy

The Short Stories of Thomas Hardy

根据 Macmillan, 1928 年版本译出

哈代短篇小说集

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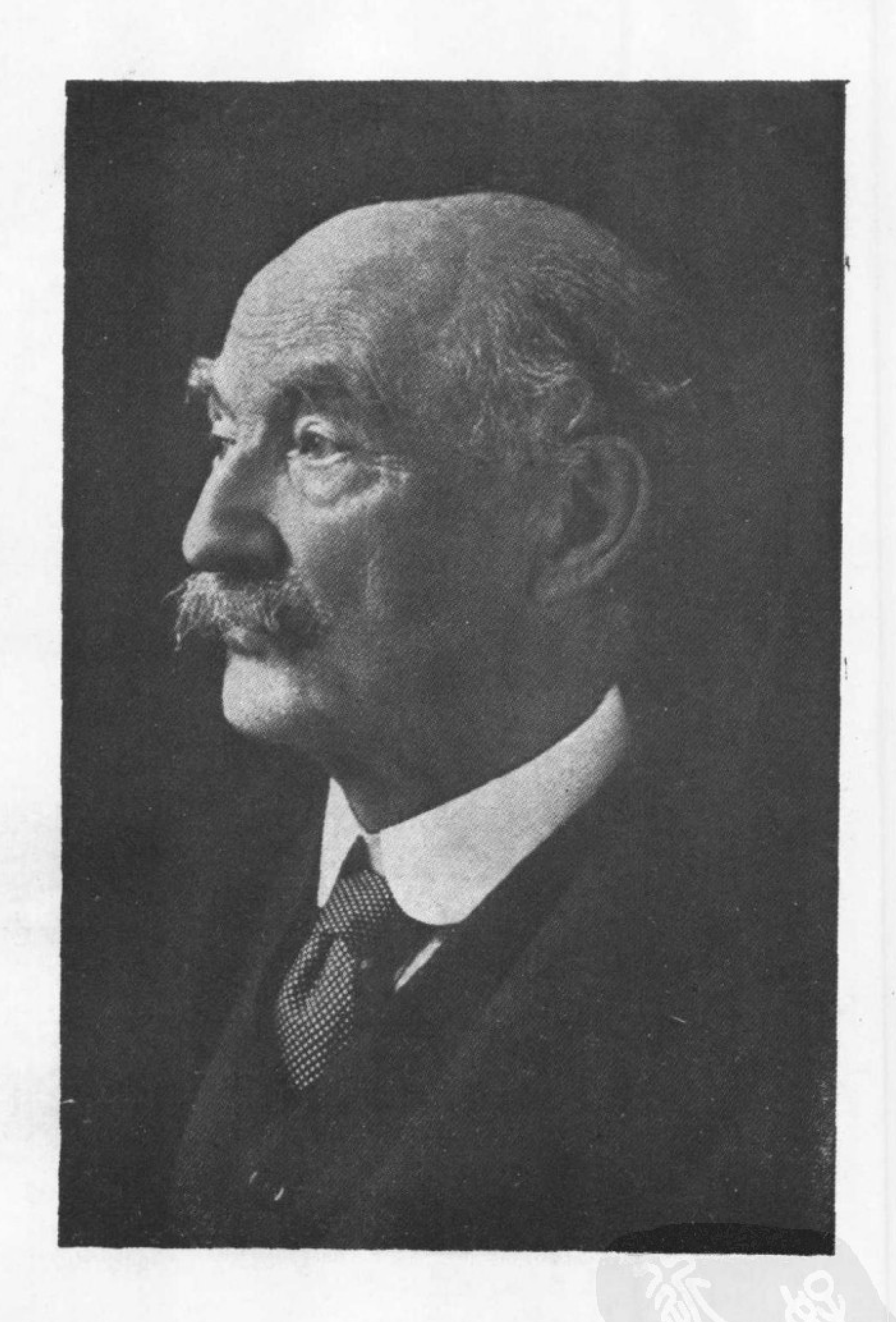
〔英〕哈代 著

伍蠡甫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3 字数 166,000
1985 年 7 月新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7,5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

书号：10188·563 定价：1.25 元



哈　代

目　次

儿子的否决权

一

一个人要是从后面来看这栗色头发，会觉得那是一桩奇迹，也是一种神秘。这头发上罩着一顶黑色獭皮的高帽子，帽子上还插着一束黑色的羽毛，显得帽子更加高。帽子下面露出一股一股的长头发，它们是先编成一根一根小辫子，随后又绞成几根大辫子，再盘绕起来，就象编好在一个篓子上面的灯心草。把头发弄成这般模样，可以算是很少见的、一个精巧艺术的例子，虽然带点原始的风味①。谁都明白，这样编好和盘好的一股股头发，可以经得起一年，少说点也经得起一个整月，都不会散开来；但是每天到了睡觉的时候，这个仅仅保持了一整天的编盘好的头发，又照例得统统拆散，就好象让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毫不在意的便给糟蹋掉了。

而且可怜的是，她完全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干这桩事。她没有女佣，盘弄头发几乎是她足以自豪的唯一的成就。因此她也就不惜天天这样辛苦了。

她年纪还青，身体却不很健全——但也还不是一个长年患病的人。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椅下装着轮子，被推到一

片绿色草地的前方，停在一座露天音乐台的附近，那里正在举行音乐会，时间是温暖的六月的下午。这类音乐会，对于伦敦近郊所有那些小型公园或私人花园来说，还算有相当的地位，是由一个地方性的什么协会合力举办，来给某项慈善事业筹款的。虽说除了这最近的地区以外，谁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末一桩慈善事业，或者这末一个乐队，或者这末一座花园，然而在这块草地上却挤满了兴趣很高的听众，他们关于所有这类的事情，向来津津乐道。在一座大城市里，真可以说是世界之中还有世界。

当一个一个的乐曲在演奏着的时候，听众里面有许多人注视那位坐在椅中的妇人。由于她是处在显著的位置，那披在脑后的头发，却引起大家去细细观赏。她的脸不容易看得清楚，但是，方才所说那编得巧妙的发辫以及白的耳朵和耳边的短发，还有尚未松弛的皮肉、颜色也还未苍白的腮形成了一道曲线——这些就成为一个标记，引得大家去期望那正面该有一副姣好的容貌。一般说来，等到看了正面之后，象这类的期望时常会落空。至于目前的情况却是这样的：这个妇人把头一回，终于显露了她自己，原来她倒不象她背面一些人所设想甚至希望的那般貌美——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竟会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哎！他们这样的埋怨未免太庸俗了），她也

① 原始人在编制篓篮的劳动中创造了图案或装饰的艺术，所以本段末又说"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

没有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年青。然而，毫无问题，她的面貌还是动人的，并且一点也没有病容。每当她回过头来和一个男孩子说话，她脸上那些细微的部分便陆续展露出来。这男孩有十二、三岁，站在她身旁，他的高顶帽和外衣的式样，说明了他是在公立学校里念书。紧靠近她俩的那些人，能够听到他管她叫“母亲”。

独奏的节目终了，听众也散了，有许多人出去的时候，特意拣了一条路，可以很近地掠过她的身边。差不多所有这些人都回过头去，把这位引人注目的妇人，全面地、逼近地看了一下，而她呢，老是呆坐椅上，直等到空出一条够宽的路，可以把她送出园去，而不致遇到什么阻碍。她好象盼望他们都向她瞥一眼，又好象不惜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抬起头来，以自己的目光去迎合那些望着她的目光，这时候，她的眼珠就显出是温和的，棕色的，一往情深的，还带点凄惋的情绪。

她被送出这公园，经过人行道，直待看不见了，一路上这学生总走在她身边。有些人望着她出去，彼此之间问长问短，终于得出一个答案，那就是，她是邻近一个教区①的在职牧师的第二位太太，并且她的脚是跛了的。很多人都相信，她是个有着一段历史的妇人——那历史是清白的，但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一番身世。

一路回家的时候，这男孩子挨近她的身边走，和她谈

① 教会所划分的行政区。

话，说是希望父亲不会因为她俩出来，独自一个耽在家里而感到寂寞。

“过去几个钟点里，他一直那样的舒服，所以我相信此刻他是不会觉得冷清的，”她回答。

“亲爱的母亲，‘父亲’的代名词‘他’，是第三人称，后面所用的动词‘是’也该是第三人称，不能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① 这个在公立学校念书的男学生大声挑剔，显得很不耐烦，几乎流为粗暴了。他又说，“到了今天，你也应该懂得这些了！”

他的母亲连忙照样改正，并不埋怨他这样的做法，也不去报复一下子，虽然这时候她本也可以吩咐儿子，揩一揩他那张沾满了饼屑的嘴。原来他衣袋里藏着一块饼干，来不及把它掏出来，就偷偷地吃了。在这以后，这美丽的妇人和这男孩就一声不响，又往前去。

这个语法的问题和她的历史有关系，她现在也显然为了这个问题而精神恍惚，多少有些伤感起来。读者们也许可以这样假定：她正在怀疑，自己既然因为照着以往的那样过日子，才会演成象今天这般的结果，那末在她说来，那样的过日子究竟是不是个聪明的做法呢？

离开伦敦四十英里，在北威塞克斯的一个遥远的角落里，靠近那个很繁荣的阿伯力坎镇，有一个美丽的乡村，村

① 原文是说：该用“has”(been)，而不该用“have”(been)，译时改为语法解释，以便于了解。

里有一座教堂和一个在职牧师的住宅。这地方她很熟悉，可是她的儿子从来不曾见到过。这里也就是她的故乡，叫做该米德，与她目前这种情况有关的第一桩事情，便是发生在这里，那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

说起她这个微不足道的悲欢离合的悲喜剧，其中第一幕便是她所尊敬的丈夫的第一位夫人的逝世。这桩事，她如今还记得那么清楚。它发生在一个春天的傍晚，许多年来，直到现在，代替着第一位夫人的她，当时还是牧师家里收拾房间的一个女佣。

当一切的后事都已料理好，讣告也已发出，她就在这天晚上去看一看住在同一村里的她的父母，告诉他们这个不幸的消息。她推开一扇白色的活的半节门，望着那些向西高耸、遮断了天空里苍然暮色的树木，却看见有个人影站在篱笆那边。这时候，她并不十分惊异，却装出象煞有介事，很调皮地嚷道，"啊，山姆，你这不是要吓唬我吗！"

这人是她相熟的一个青年园丁。她把最近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之后，他们就站在那里，没有说什么。这对年青人虽然都已有了心事，很是兴奋，却还能保持镇静，大凡人们已经接近悲剧却还不曾卷了进去的时候，精神状态都会如此。然而这场悲剧终于还是影响了这两人之间的关系。

"那末，你现在是不是还照旧在牧师家里耽下去呢？"他问。

她以前几乎不曾想到这一点。"啊，是的——我也是这样想！"她说。"一切都还会照旧吧？"

他挨近她身边，陪她上她母亲家里去。忽然间他的手臂偷偷地搂着她的腰。她轻轻把这手臂推开；可是他又把手放回原处，跟着她便接受了。“事情是这样的，亲爱的索非，你怎末知道你一定会耽下去呢？也许你该有一个家了；我准备有一天会送你一个家，虽说直到现在，我也许还没有准备好。”

“哎呀，山姆，你怎末可以这样急！我连‘我喜欢你’这句话都还不曾说过；全都是你自己要这样干，老是跟着我！”

“不过，要是说我没有象别的那些男子们一样，对你也曾试探一下子，那可就不对啦。”他俯身下去，要吻着她再告别，因为他们已到了她母亲的家门口。

“不，山姆，你不要这样！”她嚷道，用手去遮他的嘴。“在今天这样的夜晚，你应该更加严肃一点才对。”接着她跟他说了声“再会”，没有让他吻着，或是跟她进屋里去。

这位新近成了鳏夫的牧师，如今是个大约四十来岁的人，家世很好，并且没有孩子。他一向过着一种牢狱式的生活，跟外界隔绝。这一部分是由于他只喜欢和地主们往来，而此地偏偏没有长住的地主；同时也因为他丧偶以后，怕见外人的习惯更加厉害了。如今，大家更难得看到他了，至于外面的世界虽有所谓向前的发展，并且在种种运动之中表现出节奏和混乱，可是他对于这些已经更加不能投合了。他的夫人死后，有好几个月，他家里的开支依然照旧，厨子，打杂的女仆，收拾房间的女仆，以及出外跑跑的男仆，高兴就做活，或是不高兴就撇下不做——到底是怎样，牧师也都不

清楚。这时候有人向他说，他的小家庭只剩下一个人，仆人们都似乎无事可做了。这话说得有理，所以才提醒他，于是他决定收缩这个场面。但是他却让收拾房间的女仆索菲抢了个先，因为有天傍晚，她已说出她想离开他这里。

“为什么呢？”牧师问道。

“老爷，山姆·霍伯生要我嫁给他。”

“那末——你愿意出嫁吗？”

“不很愿意。不过我要是出嫁，就会有个住处了。我们已经听说，我们这些仆人中间总有一个，得要离开你这里。”

过了两天，她又来说，“老爷，如果你不情愿我走的话，我也不想马上就离开。最近山姆跟我吵了一场。”

他抬起头来望望她。他以前从未仔细看过她，虽然他时常感到房间里她一来了便添上一股温和。她是多么象只小猫，活泼而又温柔！讲到这些仆人，只有索菲，是他所接近的，而且时常和她在一起。要是索菲走了，他又该怎末办呢？

索菲不走了，走的是别一个，往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特魏柯特先生，这位牧师，生病了，索菲端饭给他吃。有一天，她刚走出房外，牧师就听到楼梯上砰的一声响。原来她连人带饭盘滑倒了，把她的脚也蹩伤，站不起来。村里的外科医生给请了来；牧师的病逐渐痊愈，可是索菲倒有许多时候不能做活；医生告诉她，千万不可以再象往常那样多走动，或是去干那种需要久站的工作。等到她稍稍好了一些，她立刻独自一个人去和牧师谈话。她说，既然医生嘱咐她

不要来往走动，而且她也真地不能多动，那末她就应该离开这里了。她很可以做些坐着做的工作，并且她还有一位姑母是个女裁缝。

牧师觉得她是为了自己才遭到这场苦难，心里很感动，于是他大声说道，“索菲，快别这样想；跛也好，不跛也好，我不能让你走。你千万不要再离开我吧！”

他挨近她。虽然她还弄不清这是怎末一回事，可是她觉得他的嘴唇已贴在她的颊上。跟着他就要求索菲嫁给他。如果说索菲爱上这位牧师，这倒不见得全对，但是她对他却有一种尊敬，几乎到了崇拜的程度。即使她想离开他，可是她对于自己所认为如此庄严可畏的一个人物，简直不大敢拒绝，于是她就马上答应做他的太太了。

所以就有这样的事情：一个晴朗的早晨，教堂的几扇门都敞着，好让里面的空气流通，唱着歌的鸟儿鼓着翅膀，飞进教堂停在屋顶下面的悬梁上；这时候，在圣餐台前的栏杆那边，举行着一个几乎谁都不知道的婚礼。这牧师和附近的一个副牧师从一扇门进来，索菲从另一扇门进来，后面跟着两个必须到场的人①，因此没有好大工夫，就从这里出现了一对新婚的夫妇。

特魏柯特先生十分懂得，尽管索菲的人格纯洁无瑕，可是他走的这一步却断送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前途，他既然明白这一点，所以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伦敦南部一个教

① 指索菲的母亲和姑母。

堂里，有一位和他相熟的在职牧师，他设法跟那牧师对调，接着这一对夫妇，就赶快搬到那边去。他们既放弃了乡间自己美丽的房屋以及四周的大树小树和园地，换来一所窄小的、枯燥乏味的房子，位置在一条又长又直的街上；他们也放弃了他们不时听到的编钟齐鸣的宏亮悦耳的声音，换来孤钟独鸣的可怜的声音，使人的耳朵受不住。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缘故。不过，他们总算离开了每一个知道她以前地位的人；而且他们倘若耽在任何一个乡间的教区里，都得引起外间的注意，如今到了此地，这种注意毕竟减少一些。

索菲这样的女子，是男子所能获得的最最美好的配偶，虽然在社会交际方面，她有一些缺点。她对于琐细的家政，只要是关于穿衣和仪表方面的事情，都表示一种天生的兴趣；可是在所谓文化或教养上，她却不够敏感，不够直觉。如今她嫁过去已有十四年了，她的丈夫对于她的教育，花去不少的心血；但是她在使用"是"或"存在"这类动词的过去时和第三人称以及它们的过去时和第一人称上面，依旧有着混乱的概念，因此，便是跟她最相熟的那两三个人，也都看不起她。这桩事更连带给她造成很大苦闷，那就是关于她这个独养子的问题。虽则过去和今后，在儿子的教育费上既不曾、也不会省掉一个大钱，然而如今他的年纪已经够大，要注意到他母亲的这些缺点了，他不仅看出这些缺点，并且为了这些缺点老是改不掉，而生起气来。

她就这样在城里住下去，把时间都糟蹋在编盘她那美

丽的头发上，直待她一度红得象苹果般的两颊，消退到最淡最淡的粉红色。自从出了那桩意外以来，她的脚一直不曾恢复原有的气力，她时常不得不尽量避免步行。她的丈夫逐渐喜欢伦敦，因为在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终日耽在家里；不过他是比他的索菲要大上二十岁的一位长者，并且新近又给一场大病纠缠着。然而，在故事开头所说的这一天，他的病似乎好了些，还能够让她陪着她的儿子朗多尔甫到音乐会上去。

二

我们下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穿着一身寡妇的丧服出现的。

原来特魏柯特先生不曾复元，如今已躺卧在这座大城市南边的一处坟地里，这里的尸体都安排得很匀整，假如坟里的死人竟都笔直的挺起身子而且活了过来的话，其中没有一个会认识特魏柯特先生，或者叫得出他的名字。儿子把他送到坟地上，完成自己的责任，现在又回到学校里去了。

在所有这些事变中，大家对待索菲，就象对待一个孩子似的，因为她还有孩子的天真，虽然已经没有孩子的年龄。她除了个人那份微薄的收入外，无权支配那些属于前夫的财物。他生怕她不通世故，会受到欺骗，就尽可能的把所有可以托人保管的财产，都托人去保管。孩子读完公立中学，

紧接着就进牛津大学，此外还要向教会申请，任命他一个教会的工作；所有这些事情的费用，都已全部预先筹划好，并且安排妥帖，所以她活在世上，真的没有什么要使她烦神的地方，只是吃吃喝喝，找点儿消遣，编弄栗色头发，把家里收拾好，准备儿子在放假期间随时可以回到她这里来。

她的丈夫预料自己可能比她早死好几年，所以在世的时候，就在他俩所住的这条长而且直的街上，买下一所一半靠街却有乡间风味的房屋，这也是为了要投合她的生活习惯。这所房屋面对教堂和牧师的住宅，只要她高兴的话，可以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如今她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前面可以望见房子外边的半边草地，从栏杆的空隙，也可以看到街上来往不断的人和载运的货物；或者靠在二层楼的窗槛上，俯身向前，上下地看，还可以扩展她的视域到一排阴暗的树木，烟雾弥漫的天空以及临街的一些灰黄颜色的房屋，而沿着这些房屋，更传来了市郊那条主要大路上通常所有的种种声响。

她的孩子自从在学校里学到了一些贵族式的知识，连同他的那套语法以及对于某些事物的憎恶，不知怎样地就失去了孩子们所有的广泛的同情心，甚至连太阳和月亮都不喜爱。他和旁的孩子们一样，生下来原也有着这种同情心，他的母亲既然也是一个满怀天真的儿童，所以也正是为了他的这种同情心，才去爱他的。如今他的心眼里只有几千个有金钱有头衔的人，这些人好象用一层薄薄的木板，给他掩盖了其他千百万的群众，所以群众更是丝毫不值一

顾的了。他跟她越来越疏远。索菲的社会环境里只有一些小商人小店员，而她自己的两个仆人就几乎成了她唯一的伴侣。所以丈夫死后不久，她便失去以前从他那里学来的一些虚伪造作的小趣味，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过在儿子眼里，她可就变成这样一个母亲——她的一些语法错误和家庭出身竟使一位象他那样的上等人物遭到苦恼的命运，脸上是怪难看的。诚然她有些地方不合上流社会的风尚，而造成她的罪过，但除此以外，她却还有着诚挚的爱，只是又被禁闭在心里，期待着有一天儿子或者旁人或者什么事物，能够更加充分的去接受它。可是直到现在，儿子呢，也说不上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他距离这个标准实在太远了——也许他永远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既无从衡量她这些罪过所含的真正的却又十分细微难辨的价值，更不能认识她那诚挚的爱了。假如他能够住在家里，跟她一起，他会获得这爱的全部；但是处于目前的情况下，他需要这爱的地方，似乎如此之少，于是这爱便依旧藏了起来。

她的生活越来越阴郁，使她不能忍受；她既不能走动，又没有兴致坐车到外面逛一会，或者真的上哪里去旅行。差不多有两年的光景，不曾发生过什么事，她只是照旧眼睛望着市郊的那条路，心里想念着那一个乡村、她的生长地；她觉得如果回到那里去——哪怕是在田里做点活——嗳，这该是多么的快活啊！

她因为缺乏运动，所以常常不能安睡，半夜或清早就起身，望着空无一人的大街，那街上的灯就象哨兵似的站在那

里，等候着人们成群结队走过去。其实，早在每天上午一点钟的光景，便有一个很象这样的行列，那就是一辆辆的车子从乡下来，车上满装着蔬菜，经过这里，往道院花园① 那边的市场上去。她常常看见这些车子在这末一个寂静而且幽暗的时辰，缓缓前进——一辆过了，又是一辆，车上装的，有砌成绿色城堵般的卷心菜，点头晃脑，就好象要跌落下来似的，却又从不跌下来；有排成围墙似的筐篓，围绕着一堆一堆的大豆和豌豆；有堆成金字塔般的雪白的萝卜；还有各色的蔬果放在顶高的地方，好象象背上搁着椅子，摇晃得不停。这些东西就跟随在一匹匹专走夜路的老马的后面，缓缓前进。这些老马一阵一阵的干咳，似乎在耐心揣测着：为什么当这般寂静的时候，它们总是要工作，而所有其它有着感觉的动物，却都有休息的权利呢？她每当心里抑郁，神思恍惚，难以入睡的时候，便用一件外套裹着身体，看着街上的这些事物，向它们表示同情，并且细心观察那新鲜的绿色的货品，迎着街灯前进，如何放出了生命的光辉，那些走了许多英里路、淌着汗的畜生，身上又是如何冒着热气，如何发亮；她看了这些，倒反得到一点安慰。

这些人一半要算是乡下人，虽然赶着他们的车子上城市里面来活动，但是他们所过的生活，比起日间在这条街上往来奔走的人，却很有区别。对索菲来说，这些人有着一种

① 即伦敦圣彼得大寺所属的修道院和它四周的园地，这地方后来成为伦敦的一个主要的花、果、蔬菜市场。

趣味，甚而几乎有着一种魅力。有一天早晨，在一车马铃薯的边上，走着一个人，这人经过她的门口时，瞪着眼睛老是望。她觉得这人的模样好生相熟，于是不禁引起一种奇特的感情。后来她又留意看着这个人，发现他赶的是一辆旧式车子，车身前部涂上黄颜色，很容易辨别。跟着就在第三天夜里，她又一次看见这辆车子。在车旁的这个人，正如她两天前所猜想，是一度原想娶她的，该米德的那个园丁山姆·霍伯生。

她有时候也曾想到他，并且也盘算过，如果跟他一起住在一所乡下的房子里，会不会比她现在所过的生活要幸福一些。虽说她过去还不曾怎样热情地怀念他，但是她如今这般凄凉的境遇，却使她回味起他往日对她的恩情——不过这只是稍稍回味一下，我们倒也不能把它过分夸张。于是她回到床上，开始在想。她想，这些人把自己所种的蔬果送往市场去卖，既然照例每天上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总要往城里去，那末他们又是什么时候才回来呢？她还隐约的记得，自己曾经看见过他们的空车子杂在日间街上往来的人群和货运的中间，只不过不大容易被人注意，而且总在每天中午以前的某个时刻就回转去了。

那还只是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她吃过早饭，把窗子打开，坐着往外望，熹微的阳光满照着她。她装着在刺绣，但是她的眼光从没有离开这条街。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她所找的那辆车子，如今是空的，又出现在它的归途上了。可是这时候，山姆倒没有四下里张望，却一面在想什么似的，一

面赶着车子。

“山姆！”她喊道。

他吃了一惊，转过头来，他的脸上一阵子欢喜。他叫一个男小孩到他的身边来，牵住那匹马，自己下车，走了过来，站在她的窗口下。

“山姆，我下楼不大便当，不然我就下来了！”她说。“你知道我就住在此地吗？”

“啊，特魏柯特夫人，我知道你就住在这一带。我老是在找你。”

他简单说明了为什么他时常从这里经过。他说，他早就不干阿伯力坎附近那个乡村里的園艺工作，现在管理着伦敦南部的一个菜圃，他一部分的任务就是一星期有两三次，用车子装了农产品，上道院花園去。因为她寻根问底，所以他就直说出来：他之所以特地来到这里，是由于一两年前在阿伯力坎的报上见到前任该米德的牧师死在南伦敦的讣告，这个消息就重新唤起了他所没法消除的心念，要去找寻她的住处，这才使他老是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自从他获得今天的这个职位以来，仍然没有一刻不找她。

他们谈起那依依难忘的旧日的北威塞克斯、他俩的家乡，特别是他俩童年时代一处玩耍的那些地方。她起先还企图这样想，自己现在既然已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就不应该把什么话都对山姆讲。但是她哪里还能维持这个身份，而且她说话的声音已使山姆知道她是满眶眼泪了。

“特魏柯特夫人，你也许是不很开心吧！”他说。

"哎，当然不开心！我的丈夫死了还不到两年。"

"啊！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的不开心。我想问问你，你还高兴回到你的家里去吗？"

"这就是我的家——我这辈子的家。这所房子是我自己的。不过，我也懂得——"她说到这里就捺不住了。"不错，山姆。我是希望要有一个家——我们俩的家！我真情愿住在那儿，永不离开它，死也死在那儿。"但是过了一会，她又想回来，想到自己的情况。"方才只不过是我一时的感情。你知道，我有一个儿子了，一个可爱的男孩。他如今在学校里念书。"

"大概是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吧？我看见这条街上就有不少的学生。"

"啊，不是的！他并不在这穷人堆里的一个什么学校里！他是在一个公立学校里！——那是英格兰最最著名的学校中间的一个。"

"你用不着说啦！当然是那样的学校！太太，我倒忘了你已经做了这么许多年的贵妇人。"

"不，我并不是一个贵妇人，"她说的时候很苦痛。"我永远不是一个贵妇人。可是他呢，倒是一个体面的男子，情形——就是如此——哎，这又使我多么为难啊！"

三

他们两人便是这样意想不到地重又相熟，双方的感情

很快地发展下去。或者在白天，或者在夜晚，她总时常探首窗外，跟他谈几句话。她感到苦闷的，是不能陪同她的这个老朋友走上一小段路，因为在路上跟他谈话，要比让他站在窗前来得痛快些。有一个晚上，正当六月的初头，她已有几天不曾坐在窗口，现在她又上那边去往外望。这时候，他已走过来，很温和地说，“你看，出来透一透空气，这对你该是多么好？今天早晨，我的车子只装了半车东西。你何不跟我一起坐着车子，上道院花园去呢？蔬菜堆上有一个好座位，我已铺上一个口袋。趁着谁都还没有起身，你就可以坐辆马车回家来。”

她起先还不肯去，后来，她激动得浑身战抖，赶紧把自己打扮好了，披上外套，蒙上面纱，接着就用她那根扶手帮助自己，侧着身子走下楼来。这原是她遇到意外的时候所能采用的办法。她开了门，看见山姆已在门口的阶石上，他就用他那只强壮的手臂，把她整个身体抱起来，穿过屋前的小空地，上了他的车子。这条笔直的、平坦的大路，望去不知道有多么长，一盏盏的路灯排在路边，好象永远在等候着什么似的。从每一个方向看去，这些灯都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可是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到一个人的声响。这时候的空气就象乡间的空气那样新鲜，满天是星星照耀，只东北角有片白光——那边已是黎明了。山姆很当心地把她放到那个座位上，赶着车子往前去。

他们象往日一般的谈话，山姆不时的发觉自己表现得太亲昵了，便连忙抑制住自己。她不止一次，带着疑惧的心

情说，她不很懂得自己是否应该抱着这种过分的幻想。“但是，我在我的家里，觉得那样的孤单，”她接着又说，“出去这一会，却使我多么快活！”

“亲爱的特魏柯特夫人，下次你应该再出来。白天里没有机会呼吸到象这样的空气。”

天越来越亮了。条条街上，麻雀飞个不停，环绕着他俩周围的那个城市也越来人越多了。他们到达河边的时候，已是白昼，他们在桥上看到早晨的太阳以饱满的光辉射向圣彼得大寺，同时激起河面的波纹闪闪发亮，又向大寺反映，而河里却还没有一条船在行动。

到了靠近道院花园的地方，他把她安置到一辆马车里。他俩分手的时候，就如很老的朋友一般，你望我的脸，我望你的脸。她一路没有意外地回到了家，跛着脚走到门前，使了一下她的那把捅开门闩的钥匙，就进去了，谁都没有看见。

这新鲜的空气，还有和山姆的会面，竟恢复了她的生命力；她的两颊浅红——差不多可以说是艳丽了。她除掉她的儿子以外，更有了旁的事物，值得为它活下去。她是一个完全给本能支配着的妇人，她知道出外去走这末一趟，原也没有真的过错可言，但是她又想到，如果按照时下的习惯来说，这样做必定是十分不对的。

然而，过了不多几天，她经不起劝诱，又和他一同出外。这一次，他俩的谈话显然来得温存亲切。山姆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纵然她从前曾经一度对他很不好。经过相当的踌躇之后，他告诉了她一个自己能够实行的、也是愿意实

行的计划，因为他心里原不在乎目前伦敦的这个工作：那就是回到他俩的家乡阿伯力坎镇上去，在那里自己来搞它一家蔬果铺。他知道有这末一条线索——一家商店的老板年纪大了，现在正想要退休。

“山姆，那末你为什么不干呢？”她问的时候，觉得心里很不自在。

“因为我还没有把握，你——是不是高兴和我一起干？我知道你不会——而且也不能够！你当了这么多年的贵妇人，就不能够再做象我这样一个人的妻子了。”

“我很难设想我能够！”她一面承认，一面却为了对方这样的想法而惊惶失措起来。

“假如你能够的话，”他抱着一股热忱说，“你只须当我偶尔出外的时候，坐在店面后头的那间屋子里，隔着玻璃往前望——照料一下前面的那些货物。跛脚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亲爱的索菲，我要尽我所能，让你不致丢掉贵妇人的身份——只要我想得到的话！”他进一步恳求。

“山姆，我喜欢老老实实的，”她说，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假如只是我一个人的话，我愿意这样干，而且也高兴这样干，即使为了再嫁而丧失了我所有的一切。”

“你丢了这些，我倒不在乎；你反而少些牵累了。”

“亲爱的，亲爱的山姆，你待我真好。可是我还有一些旁的东西。我有一个儿子。……我有时自己觉得太凄凉，便会想到他哪里是我的，只不过是我替死去的丈夫保管着的一个人罢了。他直接属于我的地方，好象如此的少，他整个

都是他那死去的爸爸的。他受的教育这末多，我受的这末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份，也不够做他的妈妈……不过，我还是应该把这桩事告诉他。”

“不错。毫无疑问，是应该这样的。”山姆看出了她的心事和她的畏惧。“不过，索菲——特魏柯特夫人，你还是能够高兴怎样做就怎样做，”他接着又说。“你又不是这孩子，毕竟你是你，他是他。”

“哎呀，你哪里知道！山姆，要是我真的能够这样做的话，总有这末一天，我会嫁给你的。但是你必须等一等，让我再想想。”

从他的方面来说，话既已讲到这个地步，也就够了，所以两人分手时，他很快活。可是，她却不然。要把这桩事告诉朗多尔甫，似乎不可能。她本也可以拖延下去，一直等到他上牛津去念书，因为那时候，她的行动或许不会怎样影响他的大学生涯。然而，即使如此，他难道就会勉强同意这末一个意见吗？假如他不会的话，她又能否对他表示反抗呢？

伦敦公立学校每年一度，在伦敦的板球场举行校际的板球竞赛，现在又轮到这个竞赛的时期了，然而她还是没有向儿子吐露一个字，虽然山姆这时候已经回到阿伯力坎去了。特魏柯特夫人觉得身体比往常好一点：她便和朗多尔甫一同去看球赛，她还能够偶尔离开她的椅子，走动一下。她的思想也乐观起来，因为孩子对于这场球赛，兴高采烈，倘若他把家里的事情和今天的胜利放在天平上称一下，他会觉得家中之事轻如鸿毛，这时候她就能够出于无意似地

漏出这个题目来。母子两个在六月天黄里带灰的阳光下面散步——他俩是隔得这样远，却又靠得这样拢。索菲看见这些男孩子里面有一大部分都象她自己的男孩一样，穿着白色衬衫，领口翻了过来，戴着扁扁的帽子；她又看见大家一齐围拢着一排排的大马车，那一顿丰盛的午餐所吃剩的东西，横七竖八地堆在车子的下面；此外还有许多的骨头、糕饼硬皮、香槟酒瓶以及杯子，盘子，饭巾和家庭所用的银质餐具；她又看见在车子上坐着那些得意洋洋的父亲和母亲，其中却没有一个象她这样可怜的母亲。倘使朗多尔甫并不属于这一群人，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在这些人的身上，也不曾一味的关心着他们所隶属的这个阶级，此外什么都不管，那末，一切事情又将会怎样的令人高兴啊！只要球棒来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动作，便博得一阵极大的欢呼从这堆人里面爆发出来，于是朗多尔甫也就发了狂，跳到半空里，去看一看那是怎末一回事。索菲把那句已经准备好了要说的话，重又想得很周全清楚；可是她毕竟不能把它说出来。她觉得这可能还是一个不很适当的时机。因为目前正是上流社会在那儿夸耀他们的时髦，而朗多尔甫又已变了，自认也是这时髦中人，如果把她的那段身世跟儿子的这种嗜好相对照，结果可能给她很大的打击。她只好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

那是一天的傍晚，只有母子两个耽在他们朴素的郊外住宅里，他们过的日子与其说是阴郁的，不如说是充满了沉思或冥想。她终于打破沉寂，把她可能再嫁的这个声明，加

上一番润色，要让儿子相信这桩事是在许久以后才会实行的，也就是要拖延到他可以离开她而独立生活的时候。

这孩子认为这个主意倒也十分合理，因此就问她有否选定了什么人？她踌躇起来；这时候他似乎也有些怀疑。他说，他希望自己的继父可能是一位上等人。

“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上等人，”她回答，胆子又小下来。“他倒很象我认识你爸爸以前的我自己；”于是她逐步的把整个情形都给他知道。这青年人的脸呆了半晌；接着他就把脸涨红了，伏在桌上，痛哭起来。

他的母亲走到他身边，吻他的脸，凡是能够吻的地方全都吻到了，又轻轻拍着他的背，好象他依旧还是老早那样的婴儿一般，她自己这时也哭了。后来，他的这场激动多少平息下去，他就赶快回到自己房里，把房门锁上。

于是，母亲打算通过门上的钥匙洞，跟儿子进行磋商，她在这洞外边等候着，静听着。过了许久，他才肯回答，而他所谓回答，乃是从房里向她厉声的这样说：“我替你害臊！这一来就要把我毁掉了！原来是个下贱的土佬儿！是个毫无教养的家伙！是个村夫！这一下英格兰所有的上等人都会看我不起了！”

“不要再说下去了——也许是我的不对！我去解决这个困难就是啦！”她哭了，哭得很悲惨。

那年夏天，在朗多尔甫离开她之前，从山姆那里来了一封信，告诉她说，他是意外的侥幸，已经把那家店铺弄到手。他是这店铺的主人；这店铺是市里最大的一家，既卖水果，

又卖蔬菜，而且他认为总有这末一天，这店够得上做她的一个家呢！他可以不可以赶到城里来看她？

她偷偷的会见他，告诉他还须要等她最后的回答。秋天挨过，到了圣诞节，朗多尔甫放假回家，她又谈起这桩事。可是这位青年的上等人依旧很坚决。

这桩事又搁下几个月；重新又提起；由于他那极端相左的意见，她只好还是放弃掉；后来又曾试过一次；这个温良委婉的人便是这样连解说带恳求，直待四五个年头都过去了。这时候，忠诚的山姆用了毅然决然的态度，再一次向索菲求婚。索菲的儿子如今已是一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趁着一次复活节的假期从牛津回来，于是她又和他讨论这个题目。她向他这样说明：他已经接受了教会所委派的职位，跟着就该给自己成立一个小家庭，而她既然语法不通，又愚昧无知，倘若还耽在这种家庭里，岂不成了他的一个障碍。所以，倒不如尽可能的把她丢开不管吧。

他发火了，这一次可比以前更显出是一个成年男子的暴怒，而且依旧不同意。在她这一面呢，态度也比以前坚决了，于是他就怀疑到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她是否还能信任得过。他觉得索菲这样一种的偏好既可恼，又可鄙，因此就越发要维持自己的威权；最后索性把她带到自己的卧室，在这里，他为了个人祷告之用，曾建立一个装有基座的小小的十字架，这时候，便叫她跪在十字架前，并且发誓，说她没有得到儿子的允许，决不和山姆·霍伯生结婚。“我对我的父亲负责，所以须得这样做！”他说。

这可怜的妇人发了誓，心里还以为他既干了教会的工作，事体一忙，也许不久之后，会在这个上面放松一些的。然而，他并没有放松。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到了这个时候已足够充分摧残自己的仁爱之心，所以态度表现得更坚决；尽管他的母亲原是可以和她那个忠实的卖蔬果的过着乡村的生活，尽管世界之上谁也不会因此而变得坏一些。

日子越往后去，她的跛脚病越厉害，她很少离开、或者从未离开过这条南面长街上的那所房子，她好象就该耽在那里来折磨自己的一颗心。"为什么我就不可以跟山姆说，我要嫁给他呢？为什么我就不可以这样说呢？"当身边没人的时候，她便凄然的向着自己低声这样说。

在此以后大约又过了四年，这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阿伯力坎一家最大的水果店的门口。他是这店的主人，可是今天，他脱下平常所穿的工作服，换上一套整洁的、黑色的上下衣；店面的窗子有一部分上了窗板。从火车站那边，可以看见一个送殡的行列逐渐靠近：这行列经过他的门口，走出市区，向着该米德的乡间而去。当那些车辆经过的时候，这个人满眼是泪，手里拿着他的帽子；在一辆送殡的车厢里，有一个头发梳得顶光的青年牧师，身上罩着一件大背心，看去就象一层黑云笼罩了站在那边的店主人。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

两个野心家的共同悲剧

一

村里许多男孩喊叫的声音从窗口送进来，里面还夹着一个客店门口那些闲着没事的人的断断续续的笑声；但是哈尔波洛两兄弟却照旧在工作。

这里是一个磨坊老工人的家，这两兄弟正坐在他家的那间寝室里念希腊文和拉丁文，可是没有什么教师帮助他们的学习。他俩凭着自己种种的揣摩推测，鼓励自己往下念，然而引起他俩的兴趣的，倒不是什么古希腊荷马叙事诗里的英雄们打来打去，古希腊神话所说的阿尔哥船的海上远征，或者关于忒拜家族的悲惨故事。① 他们乃是孜孜不倦的在念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把心思都花在《希伯来书》②里的特殊用语和艰涩的字句上。

大热天的太阳渐渐落下，阳光射到矮矮的、向着两边倾斜的天花板上，同时也把黄华柳叶儿的影子映在墙上，那影子缓缓的摇动，相互交错，就象一队神兵在那里操演。屋子里的窗扉敞着，使较远地方的声响都能传到屋子里，现在呢，又带来了近在手边的一个人的说话的声音。那是他俩的妹妹，一个十四岁的美丽的小姑娘，正站在下面的天井里。

"我能够看见你们的头顶！你们老是耽在楼上有什么好呢？你们要是出来的话，就去跟街上那些男孩子混在一起，这个我也不喜欢；我定要你们下来，跟我玩一会！"

他们觉得跟她谈话不够味，于是只敷衍几句，就把她支吾掉。她走开了，感到很失望。不一会儿，房子边上有种沉重而又缓滞的脚步声，这两兄弟里面有一个挺身坐起来。"我听到这声音，就猜想是他来了，"他低声说，把眼睛凑到窗口。

一个人绕过这所房子的转角，走近前来，脚步有点摇摇晃晃，身上那套淡棕色衣服是乡间旧式手艺工人常穿的。这大儿子气得脸都红了，抛开书本，站起来，走下楼去。小儿子却仍旧坐着，直等到过了几分钟，他的哥哥又进房来。

"罗莎可曾看见他？"

"不曾。"

"还有什么人看见他？"

"也没有。"

"你跟他一起干些什么？"

"他现在耽在那间堆放麦秆的小屋里。我好费事才把他扶进那屋里，他此刻已经睡着了。他所以没有去上工，我想

---

① 古代希腊神话：哲孙和一群英雄坐上阿尔哥船，去寻金羊毛。又古代埃及的底比斯族人争夺政权，骨肉相残，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五二五——前四五六年）曾以此作主题写过悲剧《七将攻忒拜》。

② 《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的一部分。

就是为了这个原故！磨坊老板克恩基的石磨没法整修，一些锯木厂的大轮子也没有安上那一个个活动的轮翼，就连运输的四轮大车也都卸下车轮，没有能够装上去，真是弄得大家好可怜。①”

“你尽想着这类的事情，有什么用呢！”年纪较青的那个说，一面砰的一响，合拢起多涅肯所编的辞典②。“哎，只要母亲的九百镑还在我们手里，那末我们就能够干出多大的事业啊！”

“她预先已经把这笔短少不了的钱安排得多么妥帖！她原想，我们两个每人能有四百五十镑。我相信，我们小心的使用，着实可以做番事体。”

可是九百镑已经不在了，这一损失，对他俩打击得够厉害，就象在他们头上加了荆棘的冠冕。他们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有机会积下一笔钱，随后又不断地尽她所能把些零星的数目一次一次的加上去，总之，是费了很大气力，经过刻苦，方始积蓄了这末一宗款项。她本打算用它来了却她时刻不忘的一番心愿——那也就是拣一所大学，把她的两个儿子约苛阿和柯尼立阿斯送进去；因为有人告诉过她，让他俩每人花四百到四百五十镑，便可以读满他们的年限，而且象这样勤俭的读书，她很相信他们是能够照做的。但是，她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自己过于刻苦，过于紧张，终于把身体拖坏，在故事所谈这段时间以前的一年或是两年，她便死

① 指手工业生产的萧条。

② 指希腊语辞典。

去；这笔钱全部落到他们父亲的手里，已经几乎给他花光了。如今是，分文无有，儿子们进大学、得学位的希望，也随之消逝了。

“我一想到这个上面，我就气得要发狂，”年长的约苕阿说。“我们在这里用我们自己的笨法子干了又干，而我们所能希望得到的，至多也不过是在公立学校里当上几年的教师，随后可能进一个神学院，由教会给我们那种谁都看不起的神学士的学位。”

对面的那一个还以为这年长的一个只不过心里忧愁，所以表现出这番愤怒。于是他说：“我们虽然身上只穿白色的法衣，颈上也不套那个标志学位的兜囊，可是我们仍然能够把那部《四福音书》① 宣讲得跟一些有着这点东西的人同样的好。”他的意思是要稍稍安慰他的哥哥。

“宣讲《四福音书》——这样的事固然可以做，”约苕阿说，微微嘟起嘴。“可是我们别想出头了！”

“让我们尽量好好地干，就是这样磨练下去吧。”

另一个不做声，于是他们又低下头去啃书本了。

所有这些阴郁的造因者，也就是那个磨坊工匠老哈尔波洛，此刻正在小屋子里打鼾。他以前原是一位很得法的、技术精到的老手，虽说他的气质是自由散漫，而且无忧无虑，一直弄到喝上了那超过适当分量的烈性酒，再也丢不下来；从此以后，他的这些习惯便妨碍到他的事业，情形就很

① 《新约圣经》里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悲惨了。有许多磨坊的工人已经到旁的地方去找工作，因此以前有两班工人在这里做活，如今只剩一班了。每逢周末，他已不大容易会到他的同行的伙伴，并且干这一行的人数目虽说减少，可是那些留下来的仍旧找不到足够的活儿做。

太阳又落下一些，终于不见了，村里儿童们喊叫的声音不再送来什么回响，黑暗遮没了这两个学生的寝室，所有的景象显出了一股宁静的气氛。这磨坊工人的房子的四面墙上静静的盖满了爬山虎，然而墙里边呢，那两人的胸膛里却怀着年青狂热的野心，激动得好厉害——这种情况是谁也不曾知道的。

没有几个月这两兄弟便离开他们的生长地——这个村子，踏进一所训练教师的学校去当学生了；他们动身之前，尽他们的财力所及，筹了一笔费用，好让小妹妹罗莎先上一个很时髦的温泉①去见识一下，接受点教育。

二

有一个人一半是牧师打扮②，正在路上走，这条路从火车站通往本区所管辖的另一市镇。他一边走路，一边还在念

① 从本篇下面第二节所说罗莎从比利时首都来信这一情况来说，这里所谓温泉可能是指比利时列日(Liège)省斯巴(Spa)镇的著名温泉。这温泉是十八世纪欧洲最时髦的游玩场所，一八〇七年镇上大火，但许多建筑物仍然保存，以后每年仍能吸引大量的游客。

② 因为这个人(约芍阿·哈尔波洛)还没有得到神学士的学位，颈上还没有套着那个标志这种学位的兜囊。

书，只是有时候抬头看看自己是否走在人行道上，不要撞着旁的一些过路的人。任何人如果曾经晓得耽在磨坊工匠家里的那两个学生的话，那末他如今便会认识出其中的一位，约芍阿·哈尔波洛，就是此地走着路还要念书的这个人了。

讲到这人脸上的神情，在幼年时代原有过一股天真烂漫的活劲儿，成人之后，这股活劲就变为一种判断力。他的性格正逐渐表现在他的面容上。我们可以从我们在他脸上所见到的，推测出他是正抱着愈来愈浓厚的兴趣去注视他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不断"倾耳细听自己的未来时代的好消息"，对旁的事情却很少留意，也不屑一听。说句实在话，他这种种的野心使他十分热中，只不过他自己又加以控制；所以，还有比这已经开花而且成熟了的更多的计划，也都在他心里有了萌芽；而若干过早的梦想，也被他有意识地保持在朦胧的状态中，免得分散他目前的精力。

直到现在为止，事情的发展总在鼓舞着他。他从他首次念书的那个学校里取得教师职位，以后没有好久，又经过一番介绍，到某一主教管辖区去拜访那位主教，那地方离开他的家乡很远。这主教认为他是个很有希望的青年，要替他的前途策划一下。这里除了礼拜堂，还设有一个神学院，他便住在这神学院里，如今已是第二个年头，不久就要被提名，请教会任命一个职位了。

他现在走进市镇①，折入一条背街，跟着又到了一处庭

① 指上文所说火车站旁边的那条路所通往的一个市镇，不是礼拜堂所在的这个市镇。

院，他把他的那本书捧在自己的面前，一直走到这庭院的拱门下边。绕着这拱门的上端写着“公立学校”几个字，门旁柱上的石头雕饰已经剥蚀了，就好象只有男孩子们和一次一次海浪才会把它弄成这样。没有好久，他便给小学生们无甚变化的读书的声调所包围了。

他的弟弟柯尼立阿斯，也就是这公立学校的校长，正用一根棍子把学生的注意引向地图上面欧洲的几个海角，这时候便放下棍子，走上来迎接他。

“那就是他的哥哥约斯①！”这些六年级的男学生里面有一个低声的说。“他不久就要当牧师。他现在在神学院里。”

“柯涅②不久也是一个牧师了，只要他能够节省下足够的一笔钱，”另一个说。

这年青弟弟向他一别数月的哥哥道好之后，接着就开始解释他是照怎样的程序或系统教他的地理课。

但是年长的哈尔波洛对于这个题目不感兴趣。“你自己的钻研怎末样了？”他问。“我寄出的那些书，你已收到了吗？”

柯尼立阿斯已经收到这些书，现在就讲起他正在做的一些事。

“你该特别注意上午的工作。你什么时候起床呢？”

这年青的回答：“五点半钟。”

---

① 约芍阿的简称。

② 柯尼立阿斯的简称。

“一年里头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便是四点半也丝毫不算早。要剖析疑难，没有象清早这样适合的时候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不过有时候我感到凄凉寂寞，甚至连小说都不想念，可是倒能搞点翻译——我想也许因为翻译本身就是死死板板的。柯尼立阿斯，你如今还多少有点落在人家的后面，假若你的意思是要在下一个圣诞节便可以不再干你现在这一行的话，那末，你该念的书就还多得很咧。”

“我也为了这一大堆的书在发愁。”

“我们必须赶快去试探一下主教的意思。我很相信，要是主教已经听到你的一切情况，你便不难弄到个把头衔。那位代理副主教，也就是我的学院的院长，曾经说过，最好的办法便是你能赶上一趟考试，趁他的上司也在场，副主教便会设法让你能够和主教有一次个别谈话。你得当心，要给他一个好印象。我已发现我的情况就是由个别谈话来决定一切的，什么教义一类的大道理几乎毫无关系。柯涅，你这样一来，就可能捞到一个教会里的会计或庶务，纵使当不到一个牧师。”

这年青的依然在转他自己的念头。“你近来有没有听到罗莎的消息？”他问。“今天早上，我接到一封信。”

“不错。这个顽皮的小家伙信倒写得很勤。她想家——尽管布鲁塞尔[1]确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不过，她也应

① 比利时的首都。

该在那里好好利用自己的时间。我原想让她读完塞邦恩那个贵族式的学校之后，再念它一年书，总该很够了，可是我新近决定让她耽上两年，好好地念念书，虽说那边的花费可不小。”

他们一谈到他们的妹妹，那两张严肃而又冷酷的面孔就和缓下来；因为他们所以爱惜自己，或是爱惜妹妹，都是由于对自己或对妹妹存着奢望，而对于妹妹的则更加厉害些。

“不过，约芍阿，这笔钱又从哪里来呢？”

“我已经筹到了。”他四下地望，一看见不远有几个男孩，忙又退后几步。“我已花上五厘的利息从一个农民那边借来了，他一向挨近我们田地旁边的那个庄上住家，你该记得他。”

“但是怎样偿还他呢？”

“我从我的牧师薪俸里慢慢的偿还他。柯尼立阿斯，一桩事不能做了一半就算啦，不能这样的。她准可以成为一位最有吸引力的姑娘，岂止是美丽而已。这一点，我几年来就已看透了；倘若她的面貌还不是她的幸运，那末她的面貌和她的智力搁在一块儿，那将会是她的幸运，只要我的观察和盘算都不错的话。为了不辜负她的命运，也为了好跟我们两个一齐往前进，向上爬，那末不可缺少的就是，她应该在每一个极小的地方都显得是个知书达礼而又文雅的妇人；你将来总会看见她做到这一点。我宁愿自己一半挨饿，也不能让她现在就辍学。”

他们两个向着这所学校的四周望去。这学校，在柯尼

立阿斯看来，倒觉得没有什么不自然．或者不习惯，但是对于约芍阿，却不如此。因为他所具有的人类的同情心已受到了限制，而自己又是从一个比较高贵的场合偶然来到这里，所以他看上去感到处处都不顺眼，使人不舒服，就好象那已经丢在脑后、不值一顾的东西。“你哪一天可以走出这个地方，登上教堂的讲坛，好好的完成你第一次的讲经，”他说，“那时候，我才高兴咧！”

“你要是干着我的这一行，你可能也会感到我的生活多么丰富有趣咧！”

“啊，是的——不过你千万别把教会的工作当做没有什么希罕。你将来自会发现，在教会里任何一个能干人都会有一桩好的工作的，”他抱着满腔的热情说。“例如有人不相信基督教，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得预先加以防止；再如旧有的那些问题，还得用新的眼光去解释；还有，精神上所体会到的若干真理，也须要用文字所能说明的真理来代替……”他说到这里，神思恍惚，好象见到了自己一生的前途，但是又不得不竭力使自己相信，那鼓舞着他往前干的乃是对于基督教的热情，而不是想要拿地位来夸耀自己。他已经把教义一股脑儿压在自己肩膀上，也把自己准备好要使尽浑身气力，去保卫这教义，从而取得象战士们所取得的功勋和光荣。

“假如教会是有弹性的，是不断伸展自己去迎合时代的面貌，那末我想教会还是可以存在的，”柯尼立阿斯说。“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你只须想一下这种情况——我有一天

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巴雷的《基督教教义考证》①，是最好的版本，每页的四边宽宽的，保存得顶好，却只花了九个便士；我想，照这样的情况，基督教一定是很够糟糕的了。”

“不，不！”另一个说，几乎生气了。“这一点只不过表示，象这类书中的那些论点今天已不再需要罢了。今天大家的眼睛无需外来帮助，便能看见真理。还有，我们既然已被卷进了基督教，那就得死心塌地的钉着它，不管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我现在就是要去把普赛的《古代基督教教史教义文库》② 全部都念完。”

“约苟阿，也许你还没有把它念完，就会当上一个主教了！”

“呀！”另一个一阵心酸，摇着头说。“我本来也许可以——本来也许可以！但是我的神学博士或法学博士的学位又在哪里呢？假如没有那种附属品，又怎样好当主教呢？迪罗逊大主教原是梭阿贝地方一家服装店老板的儿子，可是他倒被送到克莱学院③去念书。要想逢人就可以高呼牛津或剑桥④是自己的母校，这不是我份内的事情——也不

① 威廉·巴雷(一七四三——一八〇五年)，英国神学者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曾做过关于唯心主义的道德哲学的一系列的讲演，后来又编过《基督教教义考证》一书。

② 爱德华·普赛(一八〇〇——一八八二年)，英国神学者，一八三五——一八三六年创办基督教教史和教义资料的图书馆，这里所说的一部文库是根据这些资料编辑的。

③ 英国剑桥大学所设的学院之一，成立于一三四七年。

④ 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子弟大都在这里读书。

是我们两个的事情！我的上帝啊！我每次想到我们的将来——一个多么美好的前途，却已经给那讨厌的、下贱的家伙①断送得干干净净！"

"不要说啦，不要说啦！……我跟你一样，也是这样想。近来我更是不能不理会到这一点了。你本来早就可以得到你的学位——也许毕业以后还可弄个把位置，或享受一些权利——我呢，原也可以按部就班去取得我的那一份。"

"如今不要去谈它吧，"另一个说。"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好好的干下去。"

他们透过那些满是灰尘的玻璃窗往外看，心中好生难过；这窗口安置得如此之高，所以他们只能看见天空。时常要找上他们的那桩麻烦的事，此刻又逐渐地、隐隐地出现了，柯尼立阿斯只低声说了一句，"他已经来找过我了！"于是打破当时的沉寂。

约芍阿脸上原是生气盎然，这时候全都消失，干枯得象一块又硬又黄的砖头。"那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连忙问。

"上一个星期。"

"这末许多英里路——他怎样来到这里呢？"

"坐火车来的。他是来要钱的。"

"哦！"

"他说，他还要找你呢。"

约芍阿对于这一着，只好是听其自然了。他们所谈的

---

① 指他们的父亲——磨坊工匠。

这个题目，使他那天下午的一场高兴全都落空。当天傍晚，他就回去，柯尼立阿斯陪他到火车站；那列火车把他送回方脱尔神学院。他在车上也不象来时那样，没有念他的书。无法根绝的烦恼继续存在，就象渺茫的一生中所洗涤不掉的污点。第二天，他和旁的学生一齐坐在教堂里唱诗班的座位上；教堂窗上一片片的玻璃把它们灿烂的紫色映在地上，然而他回想起那桩烦恼的事情，就觉得这些颜色暗淡无光了。

那是午后。在神学院的广场上一切都很宁静，也不亚于星期日的每次礼拜仪式过后大教堂草地上那般的宁静，只有乌鸦叫个不停，算是唯一的声响。这时候，约苟阿·哈尔波洛已经吃过他的那顿节制食欲、修炼苦行的中饭，走进图书馆，在那里站了一会，从一扇面对草地的大窗口往外望。他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慢慢的穿过这草地，身上穿着一件粗斜纹布的上衣，头上是一顶压扁了的白帽子，帽边上尽是些褶纹，一个吉卜赛女人①的手搭在他的臂上，这女人身材高大，戴着长长的铜耳环。这男人嬉皮笑脸，一副古怪的样子，正把眼睛盯着教堂本身西边的那一面，而哈尔波洛就在这人身上发现了自己父亲的模样和特征。至于这女人是谁，他可不知道。等到约苟阿刚把这些情况捉摸清楚，几乎就在这当儿，代理副主教，也就是这个青年看来比主教还要

① 吉卜赛人，属于高加索种，十五世纪时由印度进入欧洲，过着贫苦的流浪生活，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轻视，并成了“无赖”或“流浪者”的等义词。

可怕的那位神学院院长，从门里出现了，而且也走到这条穿过神学院广场的小路上来。于是，这对男女便撞到了这位教会的高贵人物，并且更使约芍阿吓得发抖的是，他父亲竟转身跟副主教谈起话来。

他们之间究竟打着什么交道，他没法知道。但是他站着浑身出冷汗的时候，却看见父亲很亲昵地一手搭在副主教的肩上；而副主教反应冷淡，连忙退避，说明了他当时又是怎样的感觉。这女人似乎不曾说什么，不过等到副主教走过去了，他俩便向着学院的大门这边来。

哈尔波洛沿着走廊飞也似的奔过去，出了一扇边门，打算把他俩挡在正门口外，然而已来不及了，只好在一丛桂树的后面迎上他俩。

"我的天啊，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原来就在这里啦！嘿，约斯，你这个人真不错，遇到了这样一桩喜事，连一卷烟叶都没有寄给你的父亲，还要让他走上这末许多英里的路，才把你找到！"

"旁的且不说，首先请问这一位是谁？"约芍阿·哈尔波洛说，那副庄严的脸变得苍白，一面向着那位长得丰满、戴着大耳环的女人摇摇他的手。

"该死的，还会有谁？就是我的太太！你的继母！你难道不晓得我已经结婚了吗？有这末一天晚上，她扶着我从市里回家去，一路上我俩的条件谈妥了，就此订了婚。塞利娜，我们不就是这样的吗？"

"啊，可不是！全靠伟大的上帝的福，我们确是这样的！"

这位太太装着笑脸说。

"那末，你如今住的是什么一种地方呢？"这磨坊工匠问。"我看得很清楚，象是什么感化院吧？"

约芍阿听不下去，满脸的无可奈何，一声也不响。他心里闷透了，正想问问他们可是短少什么钱，或是一顿饭，这时候他父亲抢先说道，"这很简单，我们要上拜恩卡市场去探望太太的几位朋友，到了那边，大家预备在帐篷里睡上一两晚；今天路过这里，白天就耽搁在一家酒店①里；此刻特来找你，跟我们一同上那边吃顿便饭去。那边的酒菜，我不能担保样样都好；可是讲到酒，他们倒有极其难得的荷兰杜松子酒，这是我好多年来一滴都不曾尝过的。"

"多谢得很；不过我是一个严格戒酒的人；而且我已经吃过中饭了，"约芍阿说。这时候他闻到父亲呼吸的气味，知道他确是喝过杜松子酒，于是又说，"你该懂得我们此地是要遵守正当的生活习惯的；就是此刻，也不能给人家在酒店里撞见我。"

"哎呀，该死的，竟会有这样的规矩，那末，我的大牧师，就不要劳驾吧。可是，话又说回来啦，你自己作个东道，到那里去请我们这些被人撞见的吃上一顿，——这一点，你总该不在乎了吧？"

"一个钱我都不愿花，"这个年青人说得很坚决。"你们

① 原文是"龙头和瓶"，一家酒店的名称。按其义或系"酒桶的龙头和酒瓶"的简称，这种酒店既卖整瓶的酒，也卖一杯一杯的酒，旋开龙头，桶里的酒便注入酒杯。此地译为"酒店"。

都已吃饱喝足了。”

“那末，就算我心领你的盛意吧。不过我还得问问你，方才我们遇到的细长腿儿、鞋上钉着扣带、牧师模样的那个家伙，他是谁？他倒好象以为我们会给他吃什么毒药似的！”

约芍阿冷冰冰的告诉他们，那是这学院的院长，随又提心吊胆地问，“你有没有告诉他，你们是到此地来看谁的？”

他的父亲不回答。他跟他的魁伟高大的吉卜赛妻子——如果她真的是他的妻子的话——不再耽搁下去，就朝大街那个方向走去，终于不见了。约芍阿也回到图书馆。他虽然性格坚强，还是痛哭起来，热烘烘的眼泪滚落在一本一本的书上。那天下午，他比这个不曾受到欢迎的磨坊工匠还要来得苦痛，这苦痛究竟达到什么程度，竟是无法衡量。到了晚上，他坐下来给弟弟写一封信，在这信里他仔细叙述发生的事情，并且关于这位吉卜赛太太给他带来的新耻辱，讲得特别多，随后他提出了一个计划，要筹一笔钱，足够劝说这两口儿搬到加拿大去住家。“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他说。“目前存在的情况使人急得要发狂。一个凭着哄动社会来成功的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作家如果来这末一手，倒不会妨碍他什么，而且跟一些流氓、无赖搞在一起，有时候甚至于还是一个新奇巧妙的方法。可是，对于英格兰教会所任命的一位牧师来说呢！柯尼立阿斯，这便成为致命的打击了！你如果要在教会里获得成功，那就必须让大家首先当你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物，第二是一个有财产

的人，第三是一位学者，第四是一个能够说教的人，第五也许才是把你当作基督徒——不过，大家总是用着全副的热情、灵魂和力量，首先期望你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物。我虽然事实上是渺小的技术工人的儿子，可是我想还是可以大着胆子去面向这件事实，而利用一切可能，把他多少变得象样一点，给大家看得起。基督教的精义原不外乎谦恭卑逊，而且靠着上帝的帮助，我想我还是可以老着脸皮去试一试。然而，偏偏又添上了这末一桩可怕的无赖行为，还有这太不体面的男女关系！倘若他不接受我的条件离开英国的话，那可就要毁灭了我们，害死了我。因为，我们如何能够活下去而同时却放弃我们高远的目的，让我们亲爱的妹妹罗莎降低自己的身份，去管一个吉卜赛女人叫继母呢？”

三

有一天，在纳罗波恩教区里，发生了热闹的事情。早祷方才完毕，大家从教堂里出来，都在谈论着这位新来的候补牧师哈尔波洛先生。因为这里的教区长请假，他是第一次来此执行这一职务的。

村子里的人为这样一类的事情所引起的感情的激动，从来不曾接近象今天这般的高度，可以说大家是在兴奋着。一个世纪以来，在这一处古老而又安静的地方，大家谈起话来都是低着声音，十分单调，而这种情况，今天似乎终于结束了。他们彼此之间把下面这句话当做歌曲末尾的叠句似

的，一次又一次的念着："啊，上帝，希望你帮助我一手！"村里的人也还记得，大家从来不曾把教堂里牧师宣讲经义时所选的题目，当做大家谈话的题目，何况还从教堂的门口一直谈到教堂院落的大门口。至于出席听讲的那些人的个别的议论，以及地方上每周出版一次的报纸方面的一般意见，都还没有估计在内呢。

这位布道者把一些修整的经文，念得如此动听，所以大家在当天都还能记得。这个教区里的人对一切事体向来很冷淡，然而那天上午到教堂里去过的一些年青人和妇女，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好象受到一种迷惑似的，时时刻刻回想或谈论哈尔波洛所说的话；他们觉得他的这些话听起来都很新鲜，不过他们自己却又这般畏怯，不敢把这感觉直说出来，只是或多或少地用间接方法来表达，有的甚至微微一笑，而又非真地要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似的。

这村子里的人本来不是怎样喜欢老一套的。他们尽管四十年来一向听惯了老一派的牧师讲道，并且对他们的灵魂都很负责，可是今天这位新一派的布道者却能激动他们。不过，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教堂里面特别划出地主家属的座位，坐在这里的人包括地主自己，也都欣赏哈尔波洛的讲话。这群人自以为懂得如何批判那种一味投合时尚的说教，如何把那种华而不实的雄辩缩减到它所应有的比重；但是他们也和这次集会中其余的人一样，竟被这新来的牧师的魅力吸引住了。

费尔麦先生，也就是那一位地主，年纪还青便成了鳏

夫，因为他的太太在婚后一年生下一个脆弱的女孩，自己就死掉。他的母亲还在盛年，媳妇死后就回到费尔麦这里来，住在那所大房子里，恢复了她以前在大家庭里的原有地位。费尔麦先生从丧偶直到如今，总在这个教区的僻静环境中过着那毫无生气的日子；他缺乏一种动力，这似乎使他对于一切都很冷淡。他只有请母亲回到这个凄凉的家中，心里才觉得高兴，他目前主要的事情，便是料理他的那份不很大的家私。至于今天上午，挨着他身边坐下、听哈尔波洛讲道的这位费尔麦夫人①，则是一个兴致很好、心地爽直的妇人，她亲自上街买东西，还向穷人施舍，说起话来爱用陈旧的词藻，纵使逢到雨天，也要在村里到处走走，访问教区里的人。这母子两个是纳罗波恩地方上唯一的大人物，今天也和住在村中茅草房子里的那些人一样，忘记不了约苛阿的口才。

哈尔波洛几天之前来到这里，那时候便已有人把他向这母子两个做了简短的介绍，他们对他发生兴趣，所以今天就在教堂里等候了一会，直到他从法衣室里出来，便和他沿着教堂庭院里的那条小路一同走去。费尔麦夫人兴高采烈地谈到他的讲道，说他来此讲道乃是教区的幸运，又希望他已经找到了舒适的住所。

哈尔波洛脸上微微地有了血色，说是他已在一个农民的宽敞的屋子里找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住处，他还说出那个农民的名字。

---

① 这位地主的母亲。

这夫人又惦记着他住在这种地方，也许会感觉得寂寞，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因此希望她母子两个可以常常和他见面。什么时候他可以来跟她母子一起吃饭？他能不能够当天就来？——头一个星期日的夜晚便寄宿在乡下，这一定会使他觉得十分腻味吧？

哈尔波洛回答说，他很高兴去吃饭，只不过还是要向她俩道谢。“我不是只有一个人，”他说。“我的妹妹刚从布鲁塞尔回来，她也和你们一样，觉得我一个人会感到冷清，已经陪同我到这里来住几天。她要等到把我的住处安排就绪，让我好过日子，然后才回去。她身体太疲劳，所以不曾上礼拜堂来，如今还在乡下等着我咧。”

“啊，原来是这样，那末索性就把你的妹妹也带来——这岂不更好吗！我很喜欢认识她。我要是事先能知道这情况，那就太妙了！务必请你告诉她，我们方才不知道她也在此地。”

哈尔波洛请费尔麦夫人放心，他一定会把这口信带给她；不过他说，自己还不能担保她一定能够来。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来与不来还得由他决定，罗莎尊重他的意思，就几乎象女儿服从父亲一般。但是他目前还拿不稳，她的全套服装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而且他早就决定，今天晚上她不应该在一个也许还不很有利的条件之下，便贸贸然踏进地主的家里，因为将来她可能还会有充分的机会，把自己打扮得很好，再上那边去。

他迈开大步，向着田野里走去。今天这一场，就是他在

此地当助理牧师第一个上午的工作的成果。对他来说，事情的经过是很顺当的。他已受到教会的任命；他是耽在一个使他感到愉快的教区里，并且由于教区的区长身体衰弱，使他几乎可以独自一人来管理或监督此地的教会工作。他一上来就已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象，纵然还缺少那颈上的兜囊，也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害处。再说，由于他百般劝说，并且付出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他的父亲和那深色皮肤的女人已经被轮船载送到加拿大去，在那里他们不会再妨碍到他的事业了。

罗莎出来迎接他。"啊！你应该象一个好女孩那样，也上教堂去，"他说。

"是的——我希望我以后是会去的。不过，我往常确是如此讨厌教会，所以就连你的布道，我想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大道理。我这样子真是太不乖了！"

这个说话嬉嬉笑笑的女孩子，她长得顶好看，高高细细的身材，穿了一套薄薄的纱布衣服，搔首弄姿，毫无拘束，这副神气乃是一个英国女孩从国外带回来的，而过了不多几个月的本国生活，便又失掉了。约苓阿这个人恰巧便是嬉笑的反面；对他来说，世界上有着过于重大的利害关系，简直不能再让他自己有什么轻快的心情。他把请吃饭的事情告诉她，他的措词是清楚明确，而又切乎实际。①

"罗莎，现在我们必须去——这是已经确定了的——只

① 可与他宣讲教义的措词比较一下。

要你在这样万分匆忙之中带来一套能够穿得出去的衣服。诚然，你事先不曾想到带一身晚礼服，上这末一个预料不到会用得着它的地方来。”

但是罗莎来此之前，曾在一个城市耽搁，那里恰巧用得着礼服，所以今天的服装和打扮，就不会给人家挑出她错儿来，或是说她疏忽了这些事体。“哪里的话？我就是想到了这一点，”她说。“谁也不知道突如其来的事情嘛。”

“这太妙了！那末我们七点钟就动身。”

天逐渐黑下去，等到黑透了，他们才动身，是步行去的。罗莎一手提着露在外套下面那身礼服的裙边，不让它沾了露水，另一只手臂便挟着她的一双缎子鞋。风一吹来，这裙子就成了一个鼓起的大口袋，兜在她身体的四周。她原想等到进门才换上这双缎鞋，可是约芍阿不让她这样做，却一定要她就在一株树下完成这项工作，这样，他们进门的时候，才不会象是一路走来的样子。他对于这类琐碎的事不肯放松，会为此花上不少精力，至于罗莎，则把这全部过程——走路、打扮、赴餐会以及一切——当做一番娱乐。但在约芍阿看来，这是人生的一个严重阶段。

在一个宴会上，从来不曾出现过比她再要来得出乎意外的一种品貌，然而她却是一位候补牧师的妹妹。费尔麦夫人没法掩盖她的惊讶。她原只以为罗莎至多也不过跟朵珈斯或玛尔莎或罗达① 一样，所以这时候在她脸上掠过一种

① 指费尔麦夫人以前给她儿子所物色的几个婚姻的对象。

微微不安的神气。倘若这位年青姑娘当时陪同她的哥哥上教堂里去的话，那末今天纳罗波恩家里可能就不会有这末一个宴会了。

至于她的儿子也就是这位年青的鳏夫，情形却不同了。他很象一个爱睡的懒汉，在一个夏天可以睡到中午方始醒来，还巴不得刚刚是天亮。然而如今却有一桩预料不到的事把他惊醒，又使他激动得如此厉害，所以他就禁不住要当着大家面前，伸直一双手臂，打起呵欠来。大家都挨着餐桌坐下之后，他便和罗莎谈起话来，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多少带点地方上一个统治者的神气；可是旁边有位妇人① 正在窥察他俩如何相熟起来，而且没有许久，这妇人便迫使着他不能不顾到自己的身份。至于这位来自布鲁塞尔的姑娘却发现了他正在看她的嘴、她的一双手、她的整个轮廓，好象他还不很懂得这些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之后，他就进入一个更加满意的阶段，无须再去注意这等细节了。

他的话很少；她的话很多。就当地的情况说，费尔麦一家人是足够引起大家的畏惮的，但是这一家人也有些朴实的地方，这一点在罗莎看来，倒很可以让她不必有什么拘束，一切都好随随便便了。这位地主老爷早就变成这样的一无所长，什么都做不了，在过去的一年半载里又已经陷入了人生的暗处，而且陷得那末深，以致他几乎忘记世界之上还有着什么东西，直到今天夜晚，这个场面方始将他重新唤

① 地主的母亲，费尔麦夫人。

醒过来。他的母亲起先原还有些不放心，现在她的那副神气却说明了她心里在想这桩事该让儿子本人作主，于是她就把自己的注意转向着约芍阿了。

哈尔波洛有他的远见，对于自己的目的又能坚持不变，因此这一顿饭的结果竟超过了他原来的那些期望。他以前在规划他那种种雄图的时候，早就把他的妹妹罗莎看成一件虽然渺小、却能放光的东西，他只须使上一些手腕，便能够帮助这件东西引起人的注目。不过他现在才开始渐渐觉悟到这末一点，那就是对于他兄弟两个的帮助来说，她肉体方面的秉赋可能胜过他独自一个在机智方面的秉赋。这也就是说，他还正在不怕艰难，挖洞钻缝的时候，罗莎似乎就已能够飞过大山了。

他的弟弟如今住在神学院里自己的几间古老屋子里。他第二天便写信给弟弟，欢天喜地的告诉他，罗莎在地主家里如何预料不到地初次露了头角。下一次邮件来时，带给弟弟一封祝贺的信，不过信里却又夹着一个与祝贺相反的消息，说是父亲不喜欢加拿大——他的太太已经抛弃了他，他为这事感到如此凄凉，所以想要回家来。

约芍阿·哈尔波洛近来因为自己种种的成功，很觉得满意，已经几乎忘记那向他袭来的慢性的病痛——这是因为两处地方隔得很远，这一症象近来被掩蔽了。然而，这病痛如今又在他的身上发作起来；他弟弟似乎也看到这一点，可是他自己从这短短的报道里所看到的，又比弟弟多一点。那是比人的手掌大不了好多的一片乌云。

四

接着便是十二月，在圣诞节前一两天，费尔麦夫人和她的儿子沿着房子东边那条宽宽的石子路来回地走。这天早晨下着细雨，直到半点钟前才停止，他们于是出来散步一会儿，随后还要回去吃早饭后中饭前的那顿小吃。

“亲爱的母亲，你该懂得，”儿子正在那里说，“由于我处境的独特，才会使她显得这样的合我心意。我对任何事情总是一开头缺乏战斗力，使我的生命遭受到损伤；例如和外界往还这类的事情，我总觉得没味道，我没有政治野心，我主要的目的和希望，便是教育安涅①给我留下的那个小家伙——你倘若考虑到我方才所说的这些情况，你定会懂得，象哈尔波洛小姐这样的一位太太会是多么合适，而且使我不至于象植物一般，只是过着静止的生活。”

“假如你爱慕她的话，我想你就应该把她弄到手！”他的母亲回答，态度很冷淡，不愿把问题的焦点说出来。“不过，”她接着又说，“你将来自会发现她不会象你一样，在此地心满意足地过下去，也不会把她全副精神都放在一个年纪太小的孩子的身上。”

“我和你就在这一点上看法不相同。你说她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不适于做我的太太，然而在我的眼里，她这方面的

---

① 费尔麦的前妻。

不合格，倒正是她值得赞扬的地方。她并无什么有力的社会关系，这正好限制她的奢望。从我对她所了解的看来，她一切的期望，也就是要在我们这样一个地方过日子。倘若我们认为她有必要老是耽在花园的这几扇门的里面，她也决不会想要走出门外去的。”

“阿尔伯德，你爱上她，有意思要娶她，你便诌出想当然的一些道理来，好让这桩事做起来不致被大家看不起。好吧，你既爱这样做就这样做吧；反正我无权过问你的事，你又为什么还要跟我商量呢？你的意思毫无疑问是要趁这次圣诞节向她求婚——现在就不妨明说，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绝对不是。我现在只不过把这个意思在心里盘算盘算。如果我俩相熟的日子长了，她确实还象她一向那样的好法——那末，我便懂得应该怎样做了。就目前来说，你也总该承认你是喜欢她的。”

“要我承认这一点，又有何难？她这个人，初看起来倒是很能迷人的。不过，作为你孩子的一个继母的话！……阿尔伯德，你好象一心急着要把我撵开！”

“绝对没有这意思。而且我也并不象你所想的那样冒失。我不会仓促之间就决定我的主意。不过，母亲，我确实有了这个念头，我如今全都告诉你了。倘若你不喜欢的话，你就说不喜欢。”

“我什么都不说。我决定努力把这事弄成功，如果你的主意已经打定了的话。她什么时候再上这里来呢？”

“明天。”

在整个这段期间里，候补牧师家中正筹备着一连串的大事，因为他如今已是一家之主了。这一年的年头上，罗莎原已有过两次机会来到牧师家中，耽上两三个星期，这对地主来说，已起了不小的影响，现在她又要来第三次了；同时她的小哥哥柯尼立阿斯也要来，一家人好在一起乐一乐。罗莎这一趟是从英格兰中部平原地带动身，须迟至晚间才能到达，但是柯尼立阿斯在这天下午就好赶到。约芍阿预先计算一下，他兄弟出了火车站得穿过几处田野，所以决定出去，赶到那边和他碰面。

约芍阿在他朴素的住处，将一切安排停当之后，便出门去，他心里很轻松，而且也很满意，假如他一生里也曾有过欢喜和感激的话，便要算是这一次了。他自己如今声誉这样好，所以弟弟要在教会里面谋发展，看来也将是出乎意外的容易；并且他还急于要跟弟弟比较一下彼此的经历，虽说还有一件更加引人兴奋的事，就近在手边了。因为他从年青时候起便已相信，在这些旧式的乡村里，教会能够让你在一定限度内获得社会的威望，而你所付出的代价却比任何其它一行或事业便宜得多；许多事情也似乎正在给他证明这种看法是不错的。

他走了半个钟点，便望见柯尼立阿斯沿着一条小路走过来；不多几分钟，兄弟俩就会面了。柯尼立阿斯的经历比不上约芍阿，不能那样马上就引起人的兴趣，只不过他个人的地位已是很不错了。然而他却露出一副强自抑制的神情，这实在有些异乎寻常，竟是一时无法可以解释的。约芍

阿起头还以为这是读书太过用功身体疲乏的缘故；接着他就跟弟弟谈及罗莎今晚要到这里，又说她这一次既是第三次访问，可能会产生些什么结果。“我的傻孩子，下一个复活节前她便是他的太太了，”约芍阿说的时候虽然十分高兴，神情依旧是严肃的。

柯尼立阿斯摇摇头，回答道，“她来得太迟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且看看这里吧。”他取出一份方脱尔的报纸，把他的手指按着上面的一段消息，约芍阿随着念去。这消息是根据低级法庭①推事们会审的报告，案情很普通，属于破坏社会秩序一类的，是说一个人为了打碎哪一处镇上的几扇玻璃窗，按法当坐七天牢。

“这是怎末一回事？”约芍阿说。

“有一天晚上我恰巧在那里的街上；这个罪犯就是我们的父亲。”

“不可能的——怎末会——我因为他答应了依旧在加拿大耽下去，不是已经汇给他更多的钱吗？”

“他现在又已回到英国来，并且人也很平安。”柯尼立阿斯便把他所知道的其余一些情况都讲了出来。他说，他亲眼看到当场的情况，父亲却没有看见他，他还听到父亲和人家说，他这一路而来是要去看看他的女儿的，女儿不久就要

① 这种法庭的推事定期会审一些比较小的案件，把较大的案件提请高级法庭去审判。

跟一位有钱的上等人结婚啦。他说话时候的情调始终很凄惨。然而这桩意外事变却带来一番无独有偶的好运气，那便是报上把这磨坊工匠的姓印成了阿尔波洛·约芍阿①。

“完了！我们整天盼望胜利，如今就在胜利的前夕注定要吃败仗了！”哥哥说。“他怎样料到罗莎是会出嫁呢？我的天呀！柯尼立阿斯，你也似乎注定老是传递坏消息！是不是？”

“我是这样的，”弟弟说。“不过，罗莎倒是怪可怜！”

兄弟俩心里觉得这样苦痛，这样羞耻，所以他们几乎含着眼泪走完那通往约芍阿住处的余下的一段路。到了晚上，他们出去迎接罗莎，一阵飞也似地就把她带到村里来。她进了门，跟他俩坐在一处，这时候他俩几乎忘记了自己以前对她偷偷抱着的热望，而她呢，关于这一层更是一点不知道。

下一天费尔麦一家人都来了，以后的两三天过得倒还热闹。这位地主老爷给自己一时的冲动支配着——就打定了主意——这是毫无可疑的。到了星期日，柯尼立阿斯读他的功课，约芍阿布他的道。费尔麦夫人就象母亲般的对待罗莎，好象她是已经决定爽爽快快地去迎接那无可奈何的事件。为了庆祝圣诞节，这地主家中要举行一次宴会，邀请的都是教区里一些人，而这位美丽的姑娘还得有一个下午

---

① 这磨坊工匠原来的姓名是Joshua Halborough，报上印成Joshua Alborough，漏了H这个字母。

和这个女长辈在一处，来指点大家安排这宴会，随后自已便留在这里一同吃饭，到得晚上，再由她两个哥哥带她回去。这两兄弟也在邀请之列，可是他们因为另有约会，不能接受了。

这约会是一种使人感到忧郁的约会。他们要去会见他们的父亲，他就在这一天从方脱尔的牢监里释放出来，他们此去是打算劝他离开纳罗波恩的。他们要在各方面都使尽气力，好让他回到加拿大去，或者回到英格兰中部平原他的老家去——总之，回到任何地方去，这样他才既不会阻碍他们的发展道路，造成不幸，也不会破坏他们妹妹的这场顺利婚姻的光明前途，正因为这门亲事目前还是悬而未决的。

罗莎到得地主家里，便有她的朋友们陪着在一起，于是她的两个哥哥就立刻开始他们的征程，连这次的晚饭或茶点都等不及吃。这位磨坊工匠以前要是和他们通信的话，总是写给柯尼立阿斯的。现在柯尼立阿斯一边走着，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写得极其简短的字条，把它再念一遍；正是由于这张字条，他们才有今天这一趟的旅行。他们的父亲昨天晚上刚刚恢复自由，便寄出这封信，里面是说他在写信的当儿已经动身上纳罗波恩来了；因为没有钱，他不得不一路走得来；又说他计算过，第二天大约傍晚六点钟，他就可以穿过途中的那个爱维尔镇，在市里的城堡饭店吃点东西当晚饭，并且希望他们会驾一辆双马轿车或者用旁的什么交通工具，到那里去和他碰面，这样他才不致象个流浪汉来到纳罗波恩，丢了他们的面子。

“单听这话，倒象他也还顾到我们的地位，”柯尼立阿斯说。

约芍阿却明白父亲话里暗藏讽刺，便没有说什么。他们路上话也不多，很沉默。当他们走到了爱维尔的街上时，灯已亮了，这是个邻近地区，那里的人并不认识柯尼立阿斯，外加他又没有穿牧师的服装，因此他就打定主意，应该由他上城堡饭店里面去。饭店的一些人就在拱门下面那段漆黑的甬道上回答了他的探问，说是大约一刻钟之前，他所描绘的那样的一个人在饭店厨房里的高背长椅上吃过一顿饭，饭后便离开这里了。他是喝得烂醉的。

柯尼立阿斯出了饭店，回到约芍阿那边，把这消息告诉他。约芍阿说，“那末，我们一定是已经碰到过他，并且把他错过了！现在我倒想起来，我们方才在亨福小山另一边的树林里，确曾遇着有这末一个人，走路不很稳，因为林子里太暗，几乎看不见他。”

他们赶快回去，踏着自己来时的足迹；但是走了一大段的回头路，也不曾发现一个人。不过，约莫在四分之三的路程上，他们觉察到他们前头有种不很规则的脚步声，而且能够看见暗处有个白色的人影。他们好生怀疑，便跟了上去。这人影遇到了别一个过路的人——是在这条僻静的路上不期而遇的唯一的人——接着他们听得很清楚，他问这人上纳罗波恩去的路径。这个陌生人回答——回答得不错——那最近的路就是：到了一座桥，桥边有几层踏步，就在那里拐弯，再顺着一条叉道，穿过草原往前去。

这两兄弟到了这栅栏，也走进这叉道，但是他们穿过好几个牧场，还是没有赶上造成他们苦恼的这位主角，而纳罗波恩那边地主家里的灯光已透过树林，展露在他们的面前了。他们的父亲这时候不再走了；他在附近一丛矮树林边坐下来，背靠着那个给溪水浸湿了的堤岸。他看见他俩的影子，便高声嚷道，“我是要上纳罗波恩去的；你们倒是什么人？”

他们走到他身边，报上自己的名字，提醒他在自己那封信里所提的办法，叫他们要到爱维尔来会他。

“天呀，我连这桩事都会忘记啦！”他说。“好吧，你们现在要我干什么呢？”他的口气显然是要吵架的样子。

接着父子之间还谈了许多话，等到兄弟俩第一次暗示给他别到村里去，于是谈话就来得激烈了。这磨坊工匠从他口袋里掏出一瓶酒，有四分之一加仑的容量，要向儿子们挑战，说是如果他们刚才的用意是好的、而且还把他们自己当作人的话，那末就得喝下这瓶酒。这两兄弟许多年来谁也不曾沾过强烈的酒精，不过他们心想最好还是领受这一趟，免得白白里惹他生气。

“这瓶里面是什么？”约芍阿说。

“一点儿的姜和水，性子轻得很。不会伤害你们的。就凑着瓶口喝吧。”于是约芍阿照着做了，但他父亲却把瓶子顶住他的嘴，这样就使他尽管不愿意，却吞下了许多。这酒直灌到他的胃里，竟象熔化了的铅一般。

“哈，哈，这就对了！”老哈尔波洛说。“不过这是生酒精

啊——哈，哈！”

“你为什么要这样打我的主意呢！”约芍阿说，已经抑制不住自己，尽管他还想保持镇静。

“我的孩子，因为你先打我的主意，把我驱逐到那个该死的地方去，还假装着说那是为了我的好。你们这样说，真是一对伪君子。这桩事做成功，便是赶开我——不折不扣就是这样的。但是天保佑，现在我可要跟你们较量一下了！我要捣毁你们这种宣讲圣道的灵魂。我的女儿快要嫁给这里的一个地主。我已听到这消息——我在报上已看到这消息！”

“那消息说得太早了——”

“我知道这消息是可靠的；我是她的爸爸，她的婚礼得由我来主持，否则的话，就不免大闹一场，我是一本正经跟你们讲！那边就是这个绅士的住处吗？”

约芍阿·哈尔波洛感到苦恼万状，什么希望都完了，什么力量也拿不出来。费尔麦本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明确表示他自己的态度，他的母亲也还没有完全被争取过来；倘若再加上了他们的父亲在教区里演了这样一幕戏，那末从来不曾建筑得这般美丽的希望之宫，就要被摧毁无遗了。这时候，磨坊工匠站起身来。“如果那边就是这地主老爷的住处，我现在就去拜望他。我刚从加拿大到这里，加拿大的好运气也给我带来了——哈，哈！我不想去找这位绅士的麻烦，这位绅士也就不会来找我的麻烦。我只要求在这个家庭里有着我的地位，维护我的权利，也好把一些人的神气威严

杀掉点！”

“你是已经达到目的了！你以前带在身边的那个女人，如今又到哪里去了呢——”

“女人！她是我的妻子，她就象宪法那样的合法——看上去比你们母亲生下你们以前还要来得合法一些呢！”

原来好多年前约苛阿已经听到人家私下在谈，他父亲认识了他母亲没有好久便去勾引她、欺骗她，而且拖延一段时间，方始多少弥补了这个漏洞；可是直到今天，他父亲才亲口说出来。对约苛阿来说，这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他真受不了，身子向后倒，靠在那排矮树上。“一切都完蛋了！”他说。“他把我们全都毁掉了！”

这磨坊工匠往前走，得意扬扬地挥着他的手杖，这两兄弟却站住没有动。他们在黑暗里还能看清他那灰黄颜色的影儿沿着小路昂首阔步的走去，也看见纳罗波恩那所大宅子的温室射出灯光，这光正掠过他的头顶。就在这当儿，阿尔伯德·费尔麦可能正和罗莎坐在这大宅子里，握着她的手，请求她跟自己过着共同的生活。

这个摇摆不定的、带着淡赭色的、迎上前去要给这一切染上污点的人形，原已在黑暗之中逐渐缩小；如今又忽然地在一个水坝的边上消逝了。水里面有一种挣扎的声响。

“他已跌在水里了！”柯尼立阿斯说，连忙奔向着父亲消逝的地方。

约苛阿方才一味地发呆、出神，这时候才醒过来，朝前没有走上十步路，便赶紧冲到另一个的身边。“停下来，停下

来，你想怎么样？”他哑着嗓子低声说，一面紧握着柯尼立阿斯的手臂。

“把他拖起来！”

“不错，是的——我也这样想。但是——且等一下子——”

“约芍阿，可是——！”

“柯尼立阿斯——妹妹的一生和幸福，你应该知道的——还有你我的声名——再有我们共同往上爬的机会，所有我们三个人——”

他紧紧握着他弟弟的手臂，连臂骨都给握到了；他们站着，气都透不过来，这时坝里水花还在飞溅，挣扎也还在继续；他们望见坝的那边，地主家中温室里所送出的一道充满希望的光亮，正射入树林中来，树上的枯枝前后摇动，这光亮也跟着乍明乍灭。

挣扎和水溅的声响渐渐微弱，他们能够听到断断续续的一些话：

“救命呀——我淹在水里了！罗西啊——罗西！①”

“我们得上前去——我们一定要救他。哎呀，约芍阿！”

“不错，是的！我们一定要！”

他们依旧不曾动，只是在等待，你拉住我，我拖住你，每个人想着同样的念头。好象有铅一般重的东西附在他们的脚上，使脚不再服从他们的意志。接着，草原上一片沉寂。

---

① 即罗莎。

于是他们又满心以为他们能够看到温室那边有两个人正在走动，又觉得那边的空气好象传来阵阵的甜吻。

最后还是柯尼立阿斯奔上前去，几乎同时约芍阿也上前了。只消两三分钟的工夫，他们就到了溪流的边上。起头他们看不见水里有什么；不过这水还不是如此的深，天也不是如此的黑，所以假若父亲是躺在水底的话，他那件毛织品的上衣还是可以看得见的。于是约芍阿这里看看，又那里看看。

“他已经漂到岸边的不知哪一道水沟里去了，”他说。

这条溪水流到坝上的一座小桥，那里水面忽地变窄，只有以前的一半，因为下面筑有一道沟，水都从沟里流过去，要是在割草晒草的期间，装草的四轮车子都可以越沟而过，到秣场的中心地带去。然而此刻乃是涨水的季节，水已齐到拱形桥肚的顶端，激起微波，不住发出咯咯的声响。就在这一个地点，约芍阿刚才还看到一个白颜色的东西正在桥下溜过去，可是一刹那间它又不见了。

他们走到溪流的下游，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浮起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企图在上游和下游可以找出通往沟里的某些水道，但是一点没有结果。

“我们应该早点来的！”受到良心责备的柯尼立阿斯说，这时候他们已经十分疲乏，而且弄得浑身湿透，汗水往下滴。

“我想我们原是应该早点来的，”约芍阿回答，声音很沉重。他看见岸上有根手杖，知道那是他父亲的手杖；他连忙

捡起来，插进蒲草中间的烂泥里，于是他们往前走。

当他们走拢约芍阿的屋子的时候，柯尼立阿斯低声说，“我们要不要——把这桩意外的事情讲出来呢？”

“讲出来又有什么用？这是一点没有好处的。我们必须等一下，等到他尸体被发现之后再做计较吧。”

他们进了屋子，换过衣服；接着他们就向地主家里去，到得那边约莫已是十点钟。除掉他们的妹妹，只有三位客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地主和他的太太，还有一个年老力衰的教区区长。

罗莎虽说跟他们分别了没有好久，却紧握着他们的手，十分高兴，简直要发狂，竟象几年没见面似的。“你们脸上很苍白，”她说。

兄弟俩回答说，他们走了一大段路，多少有些疲乏。房间里每个人都好象急于要晓得一点什么有趣的事情：地主老爷的那位邻居和他的太太很是机警，四下打量；费尔麦因为精神已有所托，所以当起主人来态度也渐趋热烈。十一点钟的时候兄妹三人离开这里，主人要用马车送他们，他们没有接受，因为距离这末近，而且条条的路都很干燥。地主老爷陪着他们一直走到暗沉沉的地方，其实他无需这样做。后来他和其余的人离开得稍微远一点，便向罗莎道了晚安，那态度却又很神秘。

他们三人一路往前去，约芍阿问道，“罗莎，事情怎末样了？”他这时原是竭力想要高兴一下子，可是做不到。

“啊，我——”她走起路来，开始连喘带跳。“他么——”

“不必说了——假使你心里不很安逸。”

她太兴奋了，开头说的一些话都不能连贯。她原已学会一股安详老练的态度，如今又都消失了。她使自己镇静下来，接着说道，“我心里没有什么不安，并且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不过他说总有这末一天，他要向我请求一点事；我说，现在不必把它放在心上吧。直到现在他没有向我请求过，他是要来跟你们谈谈这件事的。他想今天晚上就跟你们谈，还是我请他不必太性急。不过我相信，他们明天会上这儿来！”

五

那是六个月以后，正当夏季，割草和晒草的人在一处处的秣场上干活。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谈话，时常提到这些秣场对面的那个地主的住宅；他们的谈话中批评到地主老爷和他那位年青的太太也就是牧师妹妹的种种行动，分量也还适当，因为她现在已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所崇拜和一致感到兴趣的人了。

倘若女子也能够说是有快乐的话，那么罗莎便是快乐的。她还不曾晓得她父亲的命运，她有时在怀疑——一边却在暗中自慰——父亲既然在加拿大也算是有了他的家，那末为什么不从那边写信给她呢？她的大哥约芍阿在她结婚以后没有许久，便被举荐到一个小城市里去当牧师，柯尼立阿斯就此继承了纳罗波恩所空出来的副牧师的职位。

这两兄弟一直在等待他们父亲尸体的发现，心中十分焦虑；然而一直没有被发现。他们每天都盼望会有一个男子或一个男孩从秣场上带着这末一个消息跑到他们这边来；可是这样的人也从未来过。许多日子已累积成许多星期，许多个星期又累积成许多个月；妹妹的婚礼也已举行，也已过去；约芍阿在那新的教区里只一心一意敲敲礼拜堂的钟，向大家念念经文；可是，为了发现磨坊工匠的遗体而感到惊愕的那末一个叫声，却总不曾有过。

然而现在，已是六月里了，大家在割草的时候，为了工作便利，须要拔开水闸，让沟里的水流出来。这样一来，就有所发现了。有一个人拿着他的镰刀俯身到地，能够从水沟的这一头一直望到它的那一头，于是看见沟底有一个东西给新近干了的水草缠绕着。过了一两天，法官前来检验，却已不能认识这是谁的尸体。因为水里的鱼和一阵阵的浪潮曾经忙着跟这磨坊工匠打交道；他本身又没戴表，或者带着什么标记的物品可以证明自己是谁；于是一张无名氏失足落水的判决书就了结了这桩公案。

既然这尸体是在纳罗波恩教区找到的，所以它就应该埋在这里。柯尼立阿斯写信给约芍阿请他到此地来，并在这尸体入土的期间念上一段经文，或者派一个人来也可以，因为他自己没法干这件事。约芍阿倒没有让一个陌生人来参与这桩事，他亲自到场，那个承揽殡葬的人把验尸官的一份文件递给他，他默不作声细细地一看，上面写的是：

“外威塞克斯中部验尸官亨利·介尔斯特此命令埋葬

尸体一具，该尸体经地方法庭陪审官检验，并予判明确属男性、成年，姓名不晓……”等等。

约芍阿·哈尔波洛总算把这仪式做完，随后就到他弟弟家里，彼此才会面。妹妹请他们去吃中饭，他们都没有去；他们要一起商量教区的事务。这天下午，她来了；他们已经去看过她，原不打算再会遇到她。她那光亮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顶无边、系带的华丽的帽子，柠檬色的手套，还有充沛的精神所显出的美貌——这些就象一道光芒射进房来。他们心里正在忧郁，见了这些就几乎受不了。

“我忘记告诉你们一件奇怪的事，”她说，“那是发生在我结婚以前一两个月里——这件事，我想可能和你们今天埋葬了的那个可怜人有些关系。说起来就是那一个晚上，我正耽在地主家里等候你们来接我；当时我跟阿尔伯德一起在那冬天的花房里① 坐着，没有说什么话，觉得好象听到一个喊叫的声音。我们连忙打开门，阿尔伯德跑去拿他的帽子，撇下我一个站在那里，这时候叫声又来了，我的精神很激动，这又使我觉得我是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阿尔伯德回来之后，就一点声响都没有了，于是我们断定那只是一个人吃醉酒在乱嚷，并不是什么呼救的声音。我们两人都已忘记这桩事，我以后也不曾想起过，直到今天埋葬那个尸体之后，我才疑惑那叫声可能就是这一个陌生人的。那个人叫出我的名字，这当然只不过是由于我当时的幻觉，或

① 即以前所说的温室。

者因为那人有一个太太或孩子，名字有点象我的。哎，这个怪可怜的人啊！”

她去了，两兄弟默不做声，最后还是柯尼立阿斯说道，“约芍阿，你如今该留神一桩事。迟早她会知道的。”

“怎么会呢？”

“她会从你或是我那儿知道这桩事。你难道认为人心都是铁做的保险箱，因此你便假定我们能够永远保持这个秘密吗？”

“是的，我想有时候人心确是保险箱，”约芍阿说。

“不。事实是会暴露的。我们会说出来的。”

“什么，这岂不毁了她——杀了她？污辱了她的孩子们？立刻把费尔麦幸福的全家都给搞垮？不能够这样做！倘若要我说出这桩事，我自己宁愿先投入他淹死的地方！绝对不能说的，绝对不能说的。柯尼立阿斯，你也一定会这样主张的！”

柯尼立阿斯似乎不再犹豫了，于是他们也不再说什么。自从这一天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曾见到约芍阿。第二个年头还没有过完，费尔麦夫妇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得了一个后嗣。村里的人接连一个多星期每晚打三次钟，费尔麦先生用强烈的麦酒款待他们，大家喝得好快活；赶到快要给这孩子举行洗礼和命名仪式的时候，约芍阿才又上纳罗波恩来过一次。

那一天大家都聚在一处，其中最最提不起兴致的便是这当了牧师的两兄弟。在他们心里总有一个穿着那种毛织

衣服的鬼在作祟。到了晚上，他俩一同走在田野里。

“她如今一切都很好了，”约芍阿说。“不过，柯尼立阿斯，你在这里做的是雇员的工作，照我看来似乎要做到死为止。我呢，也是一样，拿着这末一点点的薪俸——我到底又算个什么东西呢？……说句真话，对于无权无势的人来说，教会是一个可怜的、令人绝望的地方，特别是当这类人的热忱开始动摇的时候。想在社会里混出一个新的局面，就得要离开教会，因为外边是没有教义和法典来拘束他的。至于我呢，我宁愿去修理磨子，吃我的干面包皮，享到我的自由。”

他们不知不觉地迈开脚步沿着河边走去；已走了一程，现在停下来了。他们正站在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水坝的边上。闸门还在，水沟也还在；他们能够透过碧清的水，看见河底的小石子。教堂钟声的那些音调也还可以听到，不过情绪热烈的村民依旧在喧嚷，把这音调打乱了。

“你看啊——那就是我藏匿他的手杖的地方！”约芍阿一面说，一面望着那边的蒲草。刹那间一阵轻风吹过，就在这地方，有这末一个东西闪耀着白的颜色，引起柯尼立阿斯的注意。

从蒲草中间笔直地长出一小棵带点银色的白杨树，原来就是这株嫩树的叶子使那白的颜色在动荡。

“他的手杖已经长大了！”约芍阿接着又说。“那手杖原是很粗糙的一根——我记得是从那些小树上折下来的。”

由于不断风吹，树色显得愈加苍白，直到后来他俩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他俩走开了。

"我每天夜里看见他，"柯尼立阿斯埋怨道……"啊，约斯，我们是读过我们的《希伯来书》的，可是也没有得到多少教益！① ——忍受得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般的苦痛，不要把这当做一桩可耻的事——伟大就在这里！不过如今我时常这样想，情愿就在这棵树生长的地方消灭我们的苦恼②。"

"我自己也考虑到这一点，"约芍阿说。

"有一天，也许我们会做到的，"他的兄弟低声说。

"也许会，"约芍阿很不高兴地说。

他们向着家里走，从此日间和夜里静下来的时刻，他们还在思量这桩也许可能做到的事情。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

① 柯尼立阿斯先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段希腊原文，随后用英语复述；这里把希腊文略去，只译其英文如下："忍受得了……可耻的事。"

② 指拔去这棵树，不再留下丝毫罪证。

在西部的巡回裁判[1]

一

下文所描写的是：有两个女人原来过着平静的生活，却被一个男子搅乱了。说起这男子，绝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他初次认识她们两个的时间，是十月里的一个晚上，地点在麦尔杰司特城。那时候他正站在一座大礼拜堂的空地上，想要从黑暗里约略地看一看这座特别高耸的建筑物。因为这座教堂最最具有英格兰中古时代的建筑风格，层层叠叠地屹立在他面前，从潮湿的、平坦的草地上向着天空发展，它的顶部愈往上去愈加削尖。他站在这里，与其说是通过眼睛、不如说是通过耳朵，方才感觉教堂本身的高墙确实是在那里的；因为他虽不能看见这高墙，墙那边却有一阵阵的巨吼冲了过来，十分地震耳。原来这声响是从市内广场上沿着一条街道进入礼拜堂的空地，落在这座建筑物上，而又折回，送至他的耳边。

他既然看不清楚，便也暂且搁下，预备明天再来细细研究这所不大有人来的大房子。此刻他就把注意转向那一片的闹声。它是混合起来的，其中有用蒸汽来奏管状的风琴，敲铜锣，摇手铃，把一些发音短促而又尖厉的乐器奏个不停，

还有人们的喊叫，也都无法细辨。更有青里带白的光从这一片热闹的地方射出来，遮着了天空。他便朝着那边走去，经过礼拜堂拱门下面的大道，沿着一条笔直的街，进了这个广场。

这里是各色景物纷陈并列，显出了强烈的对照，假如说要找出比这里还要强烈的对照，那末他也许只有到欧洲大陆上去找了。他在这里所看到的，论其颜色和光彩，简直就是《地狱篇》里的第八层②，要说轻松愉快，则又胜过荷马的天界③。广场上有着宽阔的市集，里面挤满了篷帐，摊子和临时搭起来的房子，家家都安上石脑油灯，吐着火舌，那火光从浓厚的烟霭里冲向天空，颜色就象黄铜上面锉下来的粉屑一般。在这一片光耀的面前，有许多的人的形状，里面有些是侧面的，都正在四下奔趱，或是横头里来来往往，或是你上我下，或是绕着圈子，就如同一堆背着夕阳四下乱飞的蚊子。

他们的动作如此有节奏，好象有什么机器在推动他们似的。可是没有好久他便看出，他们确是被机器摇动着；所谓机器，有秋千，跷跷板，弹簧跳板，尤其是位置在中央、用蒸

---

① 英国境内设有东、西、南、北以及东北、西南等部的巡回裁判区，开庭的时期一般是在一、五、十这几个月的中旬。

② 意大利诗人但丁(一二六五——一三二一年)著有长诗«神曲»，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地狱九层，炼狱七级，天堂九重。

③ 公元前十一至八世纪的希腊有两部史诗——«伊利亚德»和«奥德赛»，公元前六世纪经过诗人荷马加工，诗中描写到希腊人所信仰的天界极乐的情景。

汽推动的三个大转盘，而方才所说的这些转动着的形状都是坐在这类机器上面的许多顾客的形状。方才提到的那种继续不断的杂乱的风琴声，便是从这三个大转盘发出来的。

这青年接着又这样想，在充足的光线下跳跳蹦蹦的人要比黑暗中间的建筑物强一些。他燃起一只短短的烟斗，把他的帽子斜斜地按在头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也就是要使自己和这里的环境协调起来；于是他便走近了这个最大的、最受大家欢迎的、所谓“汽动的转盘”——这个名称是这些转盘的老板们所喊出来的。这里的装备都非常精致，而且光彩夺目，此刻正全部在开动。每个转盘的中心安放着乐器，坐在转盘上面的许多人环绕在乐器的四周，而且配合它的调子在旋转，这乐器上更装了几个铜喇叭，喇叭口一齐朝着这青年。转盘上还装着一面一面的玻璃砖的镜子，每两面以一定的角度靠拢着，转盘一动，镜子跟着动，就把那些正在旋转着的人和他们所骑的木马都摄入镜中，象万花镜似地在他眼前闪耀。

现在可以看出他并不象这群众中间一大部分的人。他是一个文绉绉的青年，只有在那些大城市特别是伦敦才会找到这样的人。他身体的结构表现出精细的线条，服装虽不时髦，却还不算差，看上去该是属于某种斯文的行业；不过他的模样却并不是一本正经或实事求是，倒很有点圆滑随和，喜爱酒色的样子。在这一个世纪的中等社会里，如果说有什么热情支配着人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卑下的、贪得无餍的情欲，而且这些东西已经代替了那由来已久的爱情；

然而有些人却认为这个青年男子倒不完全算是这种中等社会的典型。

这些在转动着的人一次接着一次从他眼前掠过，就成了一堆人，个个都带着意料不到的悠然自得的姿态，可是他们平时的动作却又不曾使你感到有什么优雅或安详的地方。不过由于这座机器设计得很精巧，它所赋予每匹木马的那种运动，都足以表现出这转盘的发明确是十分成功，而且至善至美。因为这些动得飞快的木马是这样准确地依照一定时间一上一下，当这匹跳得最高的时候，另一匹就跌得最低。在我们的时代中，这便是假期里最最愉快的游戏，那许多骑在木马背上的人给这些类似真马一般的颠簸弄得魂消魄散了。讲到骑马的人，小的有六岁，大的大到六十岁，他们之间有着一岁一岁的差别。这位旁观者起初并不容易抓住马上的人的性格和品貌，但是慢慢地他的眼睛便集中到几个正在转动的美好的姑娘之中的一个最美的姑娘身上了。

首先吸引着他的，倒不是淡色衣帽的这一个；不是她，而是黑帽、灰裙、淡色手套的那一个——不过，也还不是她，而是在她后面的另一个；她围着深红围裙，穿着黑色短衣，戴着棕色帽子和棕色手套。一点也没有错，她是其中最最美丽的姑娘。

这个闲着没事来看热闹的人既然已经最后选定了她，就趁她每次匆匆掠过他的视域的当儿，尽量地研究她。她呢，除了骑马这桩事，绝对没有留意到其它的一切；她兴奋

得如梦如痴，所以脸上简直就象魂都没了似的；就在这个顷间，她忘了她自己的年龄或者自己的历史或者自己的模样，更不知道自己的艰难的境遇。至于他，满怀都是些晚近流行着的苦闷和悲观情绪，只不过不曾充分地表现出来，又因为在此时此地看见这么一个年青的家伙，竟象在天堂里一般享受着无限的幸福，所以他自己也就感到心神轻快了。

可是在这些装饰得异常华丽的转盘后面，却伏着一个虎视眈眈的添煤的火夫。这青年生怕火夫性情固执，认为这一次骑马的人花了一点点钱已经享受得很够了，于是断然决定要使这整套玩意儿都停止运动，要让蒸汽机、木马、镜子、喇叭、铜鼓、铙钹以及这类的东西统统停止活动，使一切归于寂静——他就生怕这么一个时候会要到来。因此他等候着她每一次重新出现在他面前，至于在她每次出现之前所插进来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形状，包括两个比较朴素一点的姑娘、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小孩子、两个活泼顽皮的儿童、一对新婚的夫妇、衔着一个粘土所制的烟斗的老头儿、穿得非常华丽还戴上一个戒指的青年、坐了马车来要的几个年青女人、两个专做雇工的木匠，还有别的一些人，他都毫不在意地看了一眼就算了，一直等到他所挑选的这位乡村的美人挨着次序又出现了。他从来不曾见过比她再美丽的这么一个天生的尤物，她每次出现便在他的心里印下一个更深的痕迹。转盘终于停下来了，那些骑木马的人一个个松了口气的声音，也都可以听得到。他以为她会在转盘转到了某一处地方，便走下转盘来，于是就兜到那边去；不

料她还坐在她的椅子上。这时候空着的马鞍开始又坐上人了，她显然是决定再要转一回。这青年便挨近她的那匹木马，和颜悦色地问她骑马骑得可高兴。

“啊，真高兴！”她说，眼睛动个不停。“这一个跟我以前的任何一件玩意儿都不相同！”

要和她攀谈倒没有什么困难。她的天性——很直爽，没有保留——也可以说是太没有保留了，她的世故太不够深了，不会装腔做势来保留一点什么，听了几句甜言蜜语，便毫不勉强地回答了对方问她的一些话。原来她是从大平原的一个村里来到麦尔杰司特，就此住下来，这还是她平生第一次见识了汽动的转盘；她不懂得这样奇怪的机器是怎样造成的。她是接受了哈尔罕姆夫人邀请，才到城里来的，这位夫人把她带到自己的家里，要训练她当一个仆人，假如她干得还不错的话。哈尔罕姆夫人还年青，出嫁以前是伊迪丝·怀德小姐，住的地方就靠近她自己的那所小屋子；夫人因为对于她的幼年知道得如此清楚，所以现在待她很好，甚至于还不怕麻烦教她读书。哈尔罕姆夫人是她在世上的唯一的朋友，这夫人又因为自己没有养孩子，曾经表示要把她留在身边，认为她比任何别一个人都要好，虽说她是新近才来的；夫人还答应她几乎可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无论什么时候要告一天假，也都答应她。这一位心地善良的年青主妇的丈夫是这镇上的一个有钱的酒商，但是哈尔罕姆夫人并不常常理会他。白天里可以从他俩正在谈话的地方望见哈尔罕姆的房子。她，说了上面那番话的人，觉得

麦尔杰司特比冷清清的乡下好得多，并且她下个星期六还要去买顶新帽子，价钱是十五先令九便士。

跟着她就问起她已经认识的这个人住在哪里，他告诉她住在伦敦，也就是那座到处都是煤烟的古城，在那里活得下去的人每个都活着，他们要是死掉的话，就是因为活不下去了。他为了职务上的一些事情，一年里要上威塞克斯来两三次；他是昨天从温顿雪司特来到这里的，一两天里还要到邻近的那个郡里去。他觉得乡间有一桩事却比城市好，那就是因为乡间有象她这样的几位姑娘。

跟着这座使人快活的机器又开动了，于是所有这些东西——这美少年的形体、到处是灯到处是人的广场、远远的房屋以及周围的世界——在这位心里轻松的姑娘看来，又开始象以前那样的一个个转了过去，而她右手边的那面镜子也在转动，因此这面镜子里的那许多形象却又转了回来，至于她自己呢，却仿佛处在这个颠簸着的、使人昏迷的、灰黄颜色的宇宙之中，就好象成了一个固定的中心，而方才和她谈话的那个人的全部形象也在这宇宙里最最突出地涌现了。每次将要转到轨道的那半部分，离开青年最近的时候，他俩便你看我，我看你，笑起来了。他们这时候的表情十分明确，虽然在当时原没有多大的用意，可是时常会发展下去，成为热情、相思、结合、折散、委曲求全、人口过多、操作辛苦、聊以自解、舍弃、失望。

等到这些木马又一次转得逐渐慢下来了，他便走到她身边，向她建议再来转一趟。“这一趟的钱你不必付了，”他

说。"我付就是了！"

她笑得开心，直到眼泪都出来。

"亲爱的，你为什么笑？"他说。

"因为——看你这末一个派头，准是很有钱，你说要付这点钱，也不过是说着好玩罢啦！"她回答。

"哈！哈！"青年连忙凑上去，也笑了。接着他就很豪爽的把钱掏出来，让她能够再转一趟。

他站在这群各色各样的人的中间，脸上是笑容，手里握的是他的烟斗，身上穿的是件粗绒的外衣，他心里很明白是为了出来闲逛才穿这样的衣服。然而这时候，又有谁会把他当作查尔斯·白拉德福德·雷，是一位老爷，是一个刚刚露面的后辈律师，在温顿雪司特念过书，在林肯法学院①取得了律师的资格，只不过为了他的几个同行已经去到邻近一个郡城，而自己得留在麦尔杰司特调停一桩小小的案件，所以目前才会来到这西部的一个巡回裁判区？

二

这年青姑娘所说的那所房子，座落在广场的较远的一个角上，从那所房子可以眺望这个广场。这是一个高贵的住宅，相当宏大，每一层都有几扇窗。第一层是一间宽敞的会客室，沿着会客室的一个窗口坐着一个女人，看那模样是二

① 伦敦有四个法学院，林肯法学院是其中之一。

十八岁到三十岁的年纪。百叶窗还没有关上，这女人望着窗外这片有点不可思议的景色，正在出神，她的手托着她的腮帮。房间里没有灯亮，但是广场市集上强烈的光照了进来，显出她的面容。她就是所谓使你念念不忘的那种人物，却不是一个生得怎样美丽的妇女；一对深色的眼珠，爱用思想，还加上一双感觉灵敏的嘴唇。

在她的背后，一个男人信步走进房来，又走向窗前。

“啊，伊迪丝，我刚才没有看见你，”他说。“你为什么坐在这个黑洞洞的地方？”

“我正在看看这个市集咧，”这女人回答，声音很慢，没有什么气力。

“咳！每年总是这样闹得人家不舒服！我希望能够把它禁止掉。”

“我倒喜欢它。”

“唔。我真不懂得这里面还说得上什么趣味。”

不过他为了对于太太的礼貌，跟她一起往窗外望了一会，然后才走出去。

过了不多几分钟她按那呼人铃。

“安娜回来没有？”哈尔罕姆夫人问。

“太太，还没有。”

“这般时候她应该回来了。我原让她只出去十来分钟的。”

“太太，要不要我去找她一下呢？”这个机警的女仆连忙问。

“不必啦。用不着这样；她是个好孩子，不久就会回来的。”

然而，仆人出去之后，哈尔罕姆夫人就站起身来，走到她的房间里，披上外衣，戴上帽子，下楼去了，看见她的丈夫正在那里。

“我要到市集上去，”她说，“我要去找安娜。我既然要对她负责，就该去看看她会不会出了什么岔子。照理她应该回来了。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一起去？”

“喔，她没有什么。那边有几个风车似的转盘，我方才还看见她坐在一个转盘上，我进来的时候她正和她的年青家伙在说话。不过，倘若你要我一起去的话我就去，虽然我自己宁愿另上百英里以外的地方逛一回。”

“那末你就自已去逛逛吧。我一个人去也没甚要紧。”

她离开家，挤进市集的人堆里，不久就发现安娜坐在转动的木马上。木马刚停下来，哈尔罕姆夫人上前严厉地说，“安娜，你怎样会变成这样一个野孩子呢？你原来只该出来十分钟的。”

安娜呆住了，而且有点窘，那青年男子本已躲到后边去，随又上前来给她解围。

“请您不要怪她，”他说得很客气。“全是我不对，让她耽搁在这里。她骑上了马便有这样的风采，所以我就逗着她再来转一次。我保证您可以放心，她直到现在都很安全，没有出岔子。”

“这样说来，我就把她交给你了，”哈尔罕姆夫人说，

说罢就转回去了。

然而在这当口，回去倒也不容易。原来在他们的背后，不知道又是什么东西吸引得这大堆的人都向那儿赶去，这一下子就把酒商的妻子卷在里边，她只觉得自己的身子紧贴着安娜的这位朋友，要想走开又没有这样的力气。她和他的脸相隔开不过几寸，他口里呼出的热气一阵阵喷到她的颊上，也喷到安娜的颊上。对于这桩偶然之事，她和他除掉好笑以外却也别无它法；但是谁都不曾说什么，各人只好乖乖地听其自然了。哈尔罕姆夫人接着觉得一个男子的手握着了她的几个手指头，而从那位青年脸上的表情看来，她明白这是他的手；她同时看看安娜所在的地方，于是又明白他满心以为这个给他逮住了的手，定是安娜的手。这时候，哈尔罕姆夫人几乎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在鼓动着自己，竟会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可是他握住她的手还觉得不满足，他象作耍似的又把自己的两个手指头溜进她的手套里来，紧贴在她的手心上。事体就是这样地继续下去，直到拥挤的压力逐渐地轻减；然而又过了几分钟，挤在周围的那堆人方始散掉一些，好让哈尔罕姆夫人退了出来。

"我倒有点奇怪，他们俩怎会彼此认识的呢？"她一边回去，一边在纳闷。"安娜的胆量真不小——他呢，又调皮，又不错。"

这个陌生人的态度和说话的声音以及他那无心的一碰所含有的温存，激动了她，使她感到一番慰藉，所以她当下便没有回家，掉转身来，从一个有遮蔽的角落去细细地观察

那一对人。她确实是这样想：自己几乎跟安娜本人一样地情不自禁了；而安娜让他越来越放肆，这是情有可原的；便是她自己又何尝不能设法去认识他呢；因为他是这样地有绅士风度，有魔力，还有一双如此漂亮的眼睛。她随又想到他比安娜要大上好几岁，不禁叹了一口气，可是这叹气的原因却又说不出来。

后来这一对就离开回转机，走向哈尔罕姆夫人的家门，并且可以听见这青年男子在说，他愿意陪她回去。那末，安娜是已经找到一个情人了，显然还是十分忠实的一个。哈尔罕姆夫人对他很感兴趣。他们俩走近酒商的家门口，那地方到了这时候已是相当冷清了，他们就在那座墙的阴影里站一会，因为旁人不会看见他们的，他们随后就分手了，安娜向着门口走，安娜的相熟穿过广场回去了。

“安娜，”哈尔罕姆夫人走上前。“我一直在找你！我八成没弄错，那个年青男子临去的时候吻过你了。”

“啊，”安娜口吃起来；“是他说的，如果我不见怪的话——这对我又没什么害处，而且，而且，对他倒有很大的好处！”

“不错的，我原是这样想！那末你是今天晚上才认识他的吗？”

“太太，是的。”

“我敢断定你已经把你的名字和你的一切，一股脑儿都告诉他了，是不是呢？”

“他尽着问我嘛。”

“不过，他可没有什么都告诉你？”

“不是这样的，太太，他也告诉我了！”安娜好象得了胜利似地嚷道。“就是住在伦敦的查尔斯·白拉德福德。”

“这也罢了。倘若他是个体面人，那末你去认识他，我自然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安娜的女主人下了一个论断，她已撇开通常的那套大道理不谈，而是在偏袒着这位青年了。“但是我得全盘地重新考虑一下子，如果他要再来找你做朋友的话。象你这样一个在乡下养大的女孩，还是这一个月里才住到麦尔杰司特来的，以前又几乎从未见过一个在机关里头做事的、穿得体面的人，可是今天就这样聪明老练，逮住了象他那样一个年青的伦敦人！”

“我何尝逮住他。我什么也没有做，”安娜说，不免着慌了。

哈尔罕姆夫人回到屋子里独自一人的时候，想起安娜的伴侣，觉得他真是一个如何有教养、如何有气概的青年。他为了求爱才会摸到她自己的手，而这一摸就带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她于是有点奇怪起来，他怎样就会给那女孩子吸引去的呢？

第二天上午，这一往情深的伊迪丝·哈尔罕姆依旧到麦尔杰司特的主教礼拜堂去做礼拜。她在晓雾笼罩之下穿过教堂的空地，又一次看见了昨晚引起她的兴趣的那个人，他这时候正若有所思地望着教堂本身那个层层堆高的建筑；她在教堂里面刚刚坐定，他也进来了，就在她对面前排的位子上坐下了。

他并没有特别注意她；但是哈尔罕姆夫人的眼帘里却老是有着他，心里比以前更觉得诧异，她那个连羽毛都还没有长成的女仆会有什么地方吸引住他。这女主人几乎和这女仆本人差不多，不曾看惯世纪末的一个青年①，否则的话她也许就不会过于想入非非了。雷四下里看了一会，突然离座，扬长而去，也不管礼拜的仪式还在进行；而哈尔罕姆夫人——这个孤零零的却又偏偏易于感触的人——也无心再去赞美上帝了。她心想顶好自己能够嫁给一个伦敦的男子，那个人也象错握她手的这位青年一样，懂得恋爱一道的种种微妙。

三

雷在麦尔杰司特所排定的工作日程原很轻松，只须出席法庭几个钟点。他们规定在这西部的巡回裁判区里分期举行裁判，下一期该去的地方便是康桥，不过这一期里却没有什么需要他担任的工作，因此他不曾上那里去。至于目前，再往下轮便是另一个市镇，不过这须迟到下星期一，而审判则在星期二的上午。依照这样的程序，雷原可以在星

① 十九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的颓废思想、没落意识表现在他们的生活行动(也在文学创作)上，特别是在大都市里。小说中这个住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也是如此。参看第一节关于他的那段描写：满怀都是近代的苦闷悲观。伊迪丝和安娜久居乡镇，所以“不曾看惯”。

期一下午到达那个地方；不过直到星期三的中午，他才从他的住处沿着大街匆匆走去，大家才看见他的法衣吹得鼓鼓的，他那灰色的、象似亚述浮雕石像上面一股股平行的假头发①，在脑后颤动。他虽已走进举行巡回裁判的那所房子，却无事可做。在天井里的阶石边上放了一张桌子，桌上铺着很粗的蓝色桌布，他便在桌旁坐下，把几个笔尖修修齐②，心里所想的距离那正在进行的案件不知有多远。一星期前，他还不会相信自己会去反复思量那么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而如今既然心醉神驰，却又一时不能得到满足，于是感到十分抑郁。

他到市集后的第二天，又去看望这美丽的乡下姑娘安娜，和她走出城，一直到了旧麦尔杰司特地区的那些土筑的堡垒，觉得对她有了一股强烈的爱情，于是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都耽搁在麦尔杰司特。在这段时期里，他连劝带哄地得到了跟她散步和会面的机会，足足有六七次，简单说来，他已赢得她的身体和灵魂。

他以为一定是由于自己近来过着城市的孤独生活，所以才会对一个天真烂漫的人情不自禁起来，而这个人又是没有什么阅历，所以一上手便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放在他的

①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沿底格里斯河中游一带的亚述人于公元前三千年之初形成他们的军事强国，亚述皇帝进行侵略，反映当时战争的雕刻(特别是浮雕)一部分被英国劫去藏在伦敦博物院，其中多战士的形象，头发都编成一股一股，平行地垂到两肩。西洋的法官和律师戴假发，状如亚述人的头发。

② 西洋以前用鹅毛管制笔，将管修尖，状如后来的钢笔尖。

掌握之中。他也很惋惜，不该为了自己一时的欲望竟去玩弄她的一片真情；于是他只好期望她不至于为了他的原故而苦恼自己。

她已经央求过他再上她那里去；恳切地央求他；并且还哭过。他也曾答应可以这样做，而且表示过要实现这个诺言。他现在是不能抛弃她的了。这种偶然发生的男女关系，原已够他麻烦，何况彼此相隔一百英里地，而且这位姑娘又统共只有那末一点儿能耐，便是百英里也会成为千英里。因此这睽违两地的情况，势将妨碍到他今年夏季有待实现的幻想，不过这样一来他的一生倒不致因而受累了。同时他也想到这位姑娘对他的一片痴情，他自己既然还要决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于是就得放弃城市的浪漫生活；因为对自己说来，这可能还有一些消极的帮助。他干的这一行原是到处去跑的巡回裁判，每年也许会有三四次让他上麦尔杰司特去；那末他还是能够时常看见她的。

他以前原不知道和她的往来究竟会有多么久，所以就把假的名字，或者可以说是一部分的真名字，告诉了她，这不过一时兴到就说了出来，并无任何别的用意。安娜既然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也就索性不再向她更正。但是临别的时候，他觉得不能不说出他自己的地址是在审判官办公室附近的一家文具店里，让她照这个地址通信，并且就用“C.B.”做为自己姓名的缩写。

他不迟不早回到伦敦的住所，在途中还去过麦尔杰司特，又花去几个钟点，跟他的这个天真迷人的孩子在一起。

他如今每天过着伦敦城里的单调生活。他和他所住的几个房间时常被周围世界里的茶色般的雾封闭起来，于是每当他点了煤气灯来看书或写字的时候，他的处境就显得这样不自然，他老是望着炉火，一次又一次想念麦尔杰司特那边把一切都已交给了他的这位姑娘。他时常为了喜欢她，弄到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会走进伦敦的最高法院北边那扇门，到了礼拜堂的中部，挤在和他相同的那些后辈律师的中间，互相摩擦彼此的臂肘，他们也穿着和他同样的衣服，也和他同样在等候着有没有要打官司的人会来请教他们。他时常也会侧着身子挨近这一个或是那一个挤满了人的法庭，庭上正在审问一桩骇人听闻的案子，就好象他自己也参与这审问；他跟徘徊于长廊门外、耐心等候、闲着没事的那些律师都挨不着去审问这桩案子，可是他们和他一样，从清早八点钟就已经等着要进去，因为他们也是属于那一大堆在期望之中生活着的人。这种情况，守门的那些警察官和他自己都心里明白。然而，雷这样地东挤西挤，倒也并无目的，而是在揣想这种场面里的人物比起那肤色淡红、精神活泼的安娜来，成了怎样的一个对照罢了。

这位乡下姑娘的举动却有一个意料不到的特点，那就是虽然他已经告诉过她，倘若要给他写信的话尽管写来，可是她一直不曾有信来。诚然，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年青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会如此沉默的。又过了许久，他寄给她一封短短的信，明白地要求她和自己通信。他算一算该有回音的时候却还是没有她的信，可是又过了一天，那个开文具

店的商人终于递给他一封信，是女人写的，字体整洁，信封上还盖着麦尔杰司特邮局的印记。

单是回信到来这件事，便已足够满足他那东猜西想的心情。他并不急着拆信，而且说句真话，他几乎过了半个钟头方才开始念它，而未念之前，还一心料定信中有着多情的回溯和缠绵的誓约。最后他转身到火炉边上，把信纸摊开，他才又惊又喜，原来写得既不过分，也不庸俗。在妇女们给他的一些短信里面，这一封要算最最动人了。的确是文笔简单，意思不多；态度却又如此从容；也可以说这样的一封信，带着恰如其分的女性尊严；所以他把这信从头到尾念了两遍。一张对折的信纸总共有四面，四面都写满，有几行的字跨在两面上，这还是旧日的款式；信纸也是普通的一种，讲起纸的颜色以及纸面的质地，也不算是最新式的。但是这些小地方又算得什么？他以前曾经从公认为贵妇人的那边接到过一些信，然而绝没有象这一封信如此的有意思，如此的近乎人情。他不能挑选哪一句，说它了不起或是非常的巧妙；因为抓住了他的乃是这信的整体；信里是说希望他给她写信或者不久再到她那里去，然而除了这一个请求外，倒也看不出她对他有什么意思或提出份内的要求。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雷原先打算不给她回信，以后再逐渐地多通信。不过他还是写了短短的几行寄出去，倒很带些挑动的意味，还签上了他的假名字。他在这信里要求她再来一封，并且毫不勉强地答应，不多几天他就会设法再去看看她；又说，他们那场相熟，虽然日子不多，但他决不

忘记彼此已经结下的那股深情。

四

现在回过来谈一谈安娜在麦尔杰司特接到了雷的来信时又是怎样的情况。

邮差送他早晨那班信的时候，就把这一封递到她自己的手里。她接过来，红了脸，一直红到颈边，把信封翻过来又翻过去。“这是我的吗？”她说。

“可不是吗？你难道不认识？”邮差说着就笑起来，因为他也猜着这封书面报道是属于什么性质，以及这位姑娘的慌张又是为了什么。

“当然认识罗！”安娜回答，望着这信微微一笑，可是笑得很勉强，脸上红得更厉害。

邮差走了以后，她依然还是一副很窘的样子。她拆开信封，吻着里面的一切，随又把信放在自己的衣袋里，呆想了一会，直待眼眶里尽是泪水。

几分钟后她到哈尔罕姆夫人的寝室里去，把一杯茶递给她。安娜的女主人看看她，接着就说：“安娜，你今天早上好象很难过，这倒是为了什么？”

“我不难过，我顶高兴；只不过我——”她停住了，差点便要哭出来。

“这又是怎么啦？”

“我接到一封信——可是我连里面的一个字也念不上

来，这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末，我来念吧，孩子，假若你觉得非如此不可的话。”

“但是这封信是从一个人那边寄来的——除了我自己，我不愿意随便什么人都来念一念！”安娜低声说。

“我念了，谁都不告诉。这信敢不就是那青年寄来的？”

“我想是他寄来的。”安娜慢慢地把信拿出来，一面说道：“那末，太太，好不好就念给我听呢？”

这就是安娜窘困慌张的秘密。她既不能念，也不能写。她有一个舅母，她就是由舅母照料长大的。那时候她们住在威塞克斯中部大平原，那里有些荒凉的村落，她们便耽在其中的一个村落里。哪怕是在以前政府曾经大兴学校，这地方也还是两英里以内连一所学校都找不到。她的舅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妇人；所以就没有谁来过问安娜的情况，也没有谁来关心她学习一些起码的东西；虽说她也和一般类似的情形一样，吃的穿的都不错，也不曾受过什么不好的待遇。自从她来到麦尔杰司特跟哈尔罕姆夫人一处生活，这夫人好心待她，对她关心，教她用正确的语法说话，她也正如一般文盲所常有的情况，表现了很大的成就；没有多久她就能够依照她女主人用字造句的方法，说话相当流利了。哈尔罕姆夫人还一定要她找本拼字和练字的簿子，开始练习。安娜在这一方面进步比较得慢一些，而正在这个当口便来了这封信。

伊迪丝·哈尔罕姆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表现她对于信里的话感到一些兴趣，但是她只能以一个通译者的身份，尽

量把一些平板被动的口吻搀在她的话里面。她将这封短信念下去，念到末了的那一句，乃是要求安娜给他一封有情有意的回信，然而这个要求未免徒然了。

“那末——你就替我写了吧，你肯不肯呢，亲爱的女主人？”安娜急着说。“你一向是会写信的，这次你就写了，好不好？因为我不能让他把我当作连这件事都干不来。倘若给他知道了，我真要羞死，只好钻到地底下去！”

哈尔罕姆夫人看到信上的某些字眼，不由得问了安娜几句话，而所得的回答就证实了她的猜疑。安娜把自己的幸福全都寄托在这新近突然发生的恋爱及其后果上，伊迪丝看出了这一点，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本来应该由自己负责教养，然而不久以前那场玩弄风情却给她种下这般严重的后果，那末如今也只有责备自己当时不曾加以干涉了。虽然以前她看见这一对搞在一起的时候，原是认为捏掉这初恋的嫩芽也不是她份内的事，但是已成的事实没法再改动，所以她作为安娜的唯一保护人，现在便不得不尽力帮助安娜了。安娜恳切地请求她的这位哈尔罕姆夫人，要给伦敦青年写回信，哈尔罕姆夫人觉得也只能义不容辞地答应这个请求，好让这青年如果可能的话，跟这姑娘继续好下去；虽然在旁的场合，她或许会透露出，这个烧饭的女佣是照她的口述笔录下来的。

于是，一封温柔亲切的回信就被设计出来，由伊迪丝·哈尔罕姆亲笔写下。这便是雷接到而心里欢喜的那封信。这信自然是当着安娜的面写的，是写在安娜的粗劣的信纸

上面的，其中还有几分是出于这年青姑娘口授的；然而讲到信里的生命、精神、个性，那就都是伊迪丝·哈尔罕姆的了。

“你要不要至少亲自写上你的名字呢？”她说。“你到现在也该勉强能够写了吧？”

“不，不，”安娜一面说，一面吓得向后退。“我写得这样坏。连他都会替我不好意思，从此就再也不要看见我了！”

这一封信写得很不错，是要他再来信，因此诚如我们在上文所见，字里行间就含着充分的力量，能赚取一封回信来。他在这回信上郑重地说，他听到她的消息感觉如此愉快，所以她必须每个星期都写信了。安娜和她的女主人因此便把这同样的做法重复一遍，而且还接连干了几个星期。每封信都由伊迪丝执笔，提供意思，这姑娘站在旁边；回信来了，也由伊迪丝念出，加以解释，安娜又站在旁边注意地听。

一个冬天的深夜里，也就是第六封信发出之后，哈尔罕姆夫人独自坐在火炉旁，炉里还有一点余烬。她丈夫已经上床就寝，她又开始在沉思，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时间，或是什么气候。她今天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影响了她的心情。原来在雷来访以后，安娜还是第一次去到平原那边，和她村里的友伴们一同耽上一两晚，而当她不在的时候，并且又不按照向来的时刻，却从雷的那边来了一封信。对于这封信，伊迪丝竟自做主张，依照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便把回信写了，也没有等女仆来共同研究一下。因为她在这封信上所要告诉他的话，原只有他的内心才能领会，所以她就极其愿

意写这封信了，写的时候自己还陶醉一番。

为什么说她是极其愿意写呢？

伊迪丝·哈尔罕姆长期过着一种寂寞的生活。她的父母也有一般英国父母的看法：女孩子宁可嫁得不好，惹起种种的恶感，也胜过自由解放，一味追求女性的权利、尊严和安逸。她就是受了这种思想影响，才在二十七岁的那一年——也就是在约莫三年以前——最后出此下策，答应嫁给这位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酒商，事后才发现自己铸成了大错。那次的婚约使她成为这么一种女子，所有蕴藏较深的真情至性从来就没有能够激动起来。

她如今认识得很清楚，自己灵魂的最深处已经有了一个男子的形象，然而在他的方面，最多只是知道她的姓名而已。一开头他的模样和说话的声音吸引了伊迪丝；再加上他那轻柔的一握；然而这些就象蒸发着的气体，连同后来一次接一次的写信，以及念着回信时所取得的温存，于是不知不觉地在她的方面感情日深，又回转来惹动他的感情；直弄到这两个通信者之间相互产生了磁石般的关系，尽管其中的一个并不是用她自己的身份、地位来写信的。伊迪丝还保持着她的女性的天真，认为雷只须两天工夫便能使另一个女子喜欢他，这便是他的高于一切的魅力，虽说雷自己未必认识到。

伊迪丝把已被激动但须禁闭的思想感情，都凝缩为极其简短的措词，放在这些签上另一个人名字的信里面，以便保持这个伪装。安娜因为阅世不深，也就很喜欢这样的写法，

而且没有旁人帮助她，她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到为了赢得对方而写出来的这些美丽的想头，即使她自己也能写的话。伊迪丝发现这位青年律师的回信，主要的是针对着她自己私自插入的一片深情。有时候安娜口中添上的少少的几句话，显然倒不曾给他什么印象。

安娜一直没有发现她不在的时候也写了信了；可是她第二天早上从大平原回来，很郑重其事地说，为了一桩事情得要立刻跟她的爱人碰面，并且央求哈尔罕姆夫人写信要他来。

说来奇怪，她的态度很是不安，这一点瞒不了哈尔罕姆夫人，而她最后竟是不可收拾，迸出一阵滔滔不绝的泪水来。她跪倒在伊迪丝的膝下，自己承认不久就必须宣布她和她爱人的关系的结果了。

伊迪丝·哈尔罕姆为人十分宽厚，决没有意思要在事体发展到了这么一个紧急的情势时，撵走安娜，使她漂泊无依。没有哪一个秉性真诚的女子会违反自己原有的观点而抱着这样的想法的；无论她的头脑怎样敏捷，也不至于趁这当口采取上面所说的步骤，来保障以后还可以进行其它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步骤。她虽然以前已经写过封信给雷，而且离开现在只有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她仍旧马上写了另一封由安娜署名的短札，把真实的情况巧妙地却又清楚地暗示出来了。

雷匆匆地回了封短信，说她这个消息如何大大感动了他；他觉得几乎是要立刻赶来看看她。

但是一个星期后，这姑娘拿着另一封信来到她的女主人的房间里，这封信给念了出来，乃是告诉她到底不能抽出工夫上这里走一趟。安娜悲伤得支持不住；哈尔罕姆夫人劝了她一番，但竭力避免一般青年妇女处于这种境遇之中所惯说的话，并没有用她们那类责骂和辛辣的口吻去攻击他。有一桩事是非做不可的：得使这青年男子对她依旧存着幻想，依旧感到兴趣。所以伊迪丝便用她的那位被保护者的名义，请雷无须为了这暗中发生的事实而苦恼，也不必急忙地赶来，给自己造成了种种麻烦。她最主要的请求，便是不要妨碍了他的事业，也不要妨碍了他正干得起劲的那些活动。她固然是要他知道这已经发生的事体；可是他呢，也不必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只须跟以前一样写那温柔体贴的信，等到春季巡回审判的期间他再来的时候，还是来得及商量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的。

我们很可以设想到，安娜自己的感情并不十分符合于这些宽宏大度的说法；然而女主人的见识已经支配着一切，于是安娜也就同意了。"我亲爱的、亲爱的女主人，我所有的要求就是，你能够把那不便开口的事情这样妥当地放在你的一封封的信里面，而我凭我自己的脑筋，便是一辈子也不能表达出来的；虽然我也有相同的意思，可是总得等你写了下来，我才觉得我自己也确是这样想过的！"

这封信发出之后，伊迪丝·哈尔罕姆独自一个的时候，竟伏在她的椅子背上，哭起来了。

"我希望这孩子是我的——我希望是我的！"她低声地

说。“但是我又怎么能够讲这样罪过的话呢！”

五

这一封信到了雷的那边，很感动他。信中这个消息固然感动他，尤其是她在这件事体上对待他的那种出于意外的态度。没有任何谴责之辞，一切都为了他的事业或志趣，自我的牺牲在每一行里表现得非常明白——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崇高性格，这种性格，乃是他在妇女品德之中连做梦都不会找到的。

“上帝宽恕我吧！”他身子战抖起来。“我已经是一个造了孽的下贱东西。我以前不曾知道她竟是这样一个可敬的人！”

他立刻再一次地使她放心；郑重表示自己当然不会抛弃她，郑重表示还要在某处地方给她准备一个住所。目前她应该耽在原来的地方，只要她的女主人允许的话。

但是情势正朝着他所希望的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忽又添上了一重不幸。究竟是不是哈尔罕姆先生微微听到了安娜的情况，这倒不能肯定，然而这姑娘却迫于无奈，离开了这里，尽管伊迪丝百般恳求，也都无用。她经过自己的选择，决定回到大平原的村舍里去。她既然做了这一安排，便不能不联想到如何继续通信的问题；因为从头一封信起便是用着她的名字，而今后通起信来，她就不能继续亲自参与其事，又因为再要象以前主仆共同商量，也很难办到，所以

这姑娘就请求哈尔罕姆夫人——也就是她在世界上唯一的有钱又有办法的朋友——以后代她收信，并且马上就回信，事后再把这些来信送到大平原，交给她自己，她在那边至少还可以找到一个邻居把这些信念给她听，只要她能够碰上一位可以信赖得过的人。接着安娜连同她的一口箱子就离开这里，上大平原去了。

于是情形就变成这样：伊迪丝·哈尔罕姆发现了她自己处于一个奇特的地位，并没有这个真正的女当事人在她旁边看着，而却要她去跟并非自己丈夫的这么一位男子通信，信里的措辞实际上又必须是一个妻子的措辞，所谈的情况也完全不是伊迪丝自己的情况；并且她主要是由于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同情对方，暗中发生好感或偏爱，这种心情诚然是非常微妙，充满想象，但又极其强烈，足以打动这个男子。她拆开每一封来信，念的时候就好象把它当作是写给她自己的，接着就按照自己而并非别人的心里话去写回信。

姑娘去后，继续通信，在这整个时期里，伊迪丝·哈尔罕姆的精神十分紧张，她的幻想弄得她神思恍惚，她便在这中间生活；她代替安娜去跟对方亲昵，产生了势如潮涌一般的热情，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厉害。伊迪丝由于良心驱使，开始的时候把他的每封信都送给安娜，还将她所写的每封回信也草草地誊了一份，一同送去；但是过了些时，所谓这类的钞本便大大地给她缩短了，而且有许多的来信和回信，竟完全没有送过去。

雷这个人虽然自私，而且从表面看来，至少也沾染了社会上虚伪的风尚，有种种纵情任性的恶习，可是他的性格基本上还有老实正直的一面。他诚然是体贴这个乡下的姑娘，而自从发现她显然能用最最简单的话表达最最深切的情怀之后，对她的体贴也就比以前细微一些。他陷入了沉思，他也起了动摇；最后才决心去跟他的姊姊商量一下。他的姊姊没有出嫁，比他的年纪大得多，精神却很活泼，富于同情，有一片好心。他为了使姊姊相信，检了几封来信给她看。

“她似乎很受过一些教育，”雷小姐提出她的看法。“并且意思也来得活泼明朗。她用来表达自己的那种风格韵致，一定是生来就有的。”

“是的。她写得很不错，真是这样的；岂不是应该感谢那些初等学校吗？”

“一个人尽管怎样克制自己，也会给她这个可爱可怜的人吸引过去。”

姊弟讨论了一番，结果是这样的。姊姊虽未当面劝告，雷却用自己的真名字写了一封信，以前从来没有的决心负起这个责任来；他在这信里大致是说，他如果没有安娜不能活下去，他要在春天上安娜那边去，和她结婚，这样就可以掩盖了她的方面隐隐出现的困难。

哈尔罕姆夫人立刻赶到大平原的那个村子里，告诉了安娜，雷如何勇敢地承认这个既成的局面。安娜喜欢得跳起来，就象个小孩子。于是她告诉伊迪丝应该怎样写一封

适当的回信，可是她的一些指示并不好，而且很浅薄。伊迪丝回到城里之后，便把这些话写得十分的热烈，算是贯彻了她的指示。

“哎呀！”她把笔丢下，叹了口气。“安娜——好可怜的小傻瓜——可是知识程度真不够去欣赏他啊！她如何够得上去欣赏他呢？至于我——偏偏他的这个孩子又不是我的！”

现在是二月间了。一总算来，两下里通信已经继续了四个月；从雷那里发出的下一封信，似乎是在无意之中附带地说明了他的处境和前途。他说，为了向她求婚，他最初曾考虑到这一步，那就是放弃一个职业——讲到这个职业，直到现在也不过给他一点不固定的、十分微薄的薪水，而将来和她结合之后，说得明白些，要是再干这个职业，据他想来，可能还会有困难。但是她一封封来信流露出来，在她可爱的天性里潜藏着使人意想不到的聪明和热情，而正是由于这种丰富的蕴藏，将使他摆脱了这个相当黯淡的前途。她既然有这些可以发展的才能，他深信倘若在他的照管之下，按着伦敦社会的方式，对她进行一个短期的私人训练，必要的话，再请一位女教师稍稍帮助一下，那末她就会成为一个有专门职业的人的妻子，而且要有多么好，她就可以多么好，哪怕有一天他高升到大法官的职位，她仍然可以当他的妻子。便是许多大法官的妻子，讲到天真诚挚这一点，又未必赶得上她。从她历次信上所表现的看来，真地一望而知是可以成为一个体面的女人的，便是许多大法官的妻子也都

还不及她呢。

“啊——这个可怜人，这个可怜人！”伊迪丝不胜感慨地说。

她的痛苦和她的那片痴情现在发展到同样的高度。就是她本人使他走到这么一个极端——去缔结这种毁灭自己的婚姻；然而她为了怜悯她的女仆，又不能对他的计划有所阻挠。就在这一个星期里，安娜上麦尔杰司特来了，可是伊迪丝几乎没法把这青年男子最近的一封回信给她看；这信里分明是对第二个人、而不是在对第一个人说话。

安娜来了，她的女主人把她带到自己房间里，好谈一点私话。安娜一开口先说婚期这样靠近，她是很高兴，不过说的时候精神有点不安。

“安娜呀！”哈尔罕姆夫人回答说。“我想我们一定得把所有的情形都告诉他——我一直在替你写信的这桩事，总该告诉他了吧？——不然的话，他要等到你做了他的妻子以后才知道这事情，那时候就会引起不和，互相怪罪——”

“太太呀，好太太——请你现在不要告诉他！”窘困的安娜嚷道。“如果你这样做，也许他就不跟我结婚了；那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我的后果将会是多么可怕啊！而且我也已经能够写点字了。你那样好心给我的习字簿，我已经随身带了来，我每天都在练字，不过尽管写字是这样地、这样地不容易，我相信只要不断的练习，我最后总是能够写好的。”

伊迪丝看一看这本习字簿。上面那些示范的字是她自

己写的，安娜如有所谓进步的话，那也只是她把她女主人所写的字一笔笔地摹成奇奇怪怪的样子罢了。不过，就算伊迪丝那手流利的书法被她复制一遍，而笔墨之间能否传出原迹的精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把信写得这么好，”安娜接着又说，“把我所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说得又比原来好了许多，因此我的确希望你不要在我目前困难的时候，把我丢开了！”

“这样子也很好，”另一个回答说。“只不过我——只不过我想我不应当再干下去了！”

“为什么呢？”

她既然极其愿意把自己的态度感情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于是伊迪丝也不能不老老实实地回答她：

“因为这样干对我是有影响的。”

“不过我看，不可能有任何影响！”

“孩子，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已经结了婚的！”安娜说，越发显得她的天真纯洁。

“自然罗，这样的影响是不可能有的，”她女主人连忙说，尽管她良心上不能这样想，可是她又觉得幸亏另有两三句真心的话搁在自己肚子里，不曾说出来。“但是你定要象我在这习字簿上所写的那样，一心把你自己的名字写好了才成。”

六

没有多久，雷来信谈到婚礼的事情。他既然已经看得很清楚，要做这桩他所怕做的事而不出一点儿岔子，那简直是妄想，而且也是愚蠢万分的，因此他对于这一个影响重大的尝试，反而兴致越发浓厚了。他为了更好地保持秘密，一心要在伦敦举行这典礼。伊迪丝·哈尔罕姆则宁愿在麦尔杰司特举行；而安娜却无所谓。雷的一番道理终于占了优势，于是哈尔罕姆夫人就用全副精神去给安娜的动身做好种种安排，她虽干得起劲，毕竟难免一番惆怅。她过去的梦想如今虽已幻灭，可是她又有了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感情，宁愿冒着一切危险也定要满足它。那就是说，她定要再去看一看这个男子，因为她觉得这个男子好象用了一种精神感应的法术，对她起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伊迪丝自动提出要陪着安娜上伦敦去，并且在婚礼的整个过程中都不离开她——伊迪丝并且勉强装出愉快的样子，说是"要去照料安娜，直到事情全都办好"。安娜十分感激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在这位绅士气派的新郎面前，她自己总得有个伴侣同时也就是一个证人，这样才好避免旁人随便就下断语，说是新郎犯了世俗所不容的一个无法补救的过失，然而除了哈尔罕姆夫人以外，她实在也没有其他的朋友可以担任这么一个角色了。

那是三月里一个气候恶劣的早晨，雷坐了一辆四轮马

车来到伦敦西南部一个婚姻登记所的门前，自己先下车，很当心地扶着安娜和她的伴侣哈尔罕姆夫人也下了车子。哈尔罕姆夫人帮她买了一身相当时髦的衣服，她穿上之后很是动人，虽然还赶不上她以前穿着乡下姑娘的长袍，骑在麦尔杰司特商场的木马背上，显得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

哈尔罕姆夫人是搭了今天早上的早班火车来到这里的，一个青年男子——雷的一位朋友——就在门口遇到了他们，于是四个人一齐进了婚姻登记所。在一个钟点之前，雷一向不知道这位酒商的太太，除掉从前和她第一次的不期而遇之外；现在呢，大家又忙着办登记的手续，他也只不过有个机会跟她初步相识罢了。登记所里的婚约手续很快就办完；可是，不知怎样的，在手续进行的期间，雷发现了他自己和安娜的朋友之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暗中发生的吸力。

婚礼的若干仪式——也可以说是一个先行结合的追认——结束之后，这四个人上了马车，来到雷的住处。这是他新近在新辟的郊区里所挑选的临时住处，还不能算作一个正式的住宅，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是很难担负住宅的一笔房租了。前天晚上雷从林肯法学院一路回来，在一家卖酸面饼的店里买了不大的一块蛋糕，现在安娜就在这所屋子里把糕切开来。然而除此以外，她就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雷的朋友弄得几乎不能不立刻就告辞，等他走了以后，真正耽在这屋子里面的只有伊迪丝和雷，她俩之间情意交流，十分活跃。事实上，屋里的谈话也只有她俩的，安娜呆若木

鸡，低声下气在旁听着，却又听不懂。等到雷自己发觉了这个情况，才似乎有些吃惊，对她的这种缺点开始感到不满意了。

最后，他觉得太失望了，但自己又不愿承认，于是他说："哈尔罕姆夫人，我的小宝贝如此着慌，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才好。我懂得这桩大事过了之后，她须要安静一会儿，才能把以前时常在她一封封信里对待我的那番温柔和智慧，一齐都放到她的谈话中间。"

他们已经计划好，就在当天下午，早点动身上圆丘海去，在那里度过他们结婚生活开始的那几天。动身的时间将要到了，雷因为他的姊姊身体有点不舒服，不能够来参加婚礼，就问他的妻子可否到隔壁屋子里的书桌上去写封短短的信儿，告诉她典礼已经举行过了，谢谢她那份小小的礼物，并且希望如今可以把查尔斯的姊姊当作自己的亲姊姊一般而相熟起来。

"你既是如此善用写诗一般的妙笔，现在就照那样把这番意思告诉她吧，"雷接着又说，"因为我希望你特别能够得到她的好感，使你俩成为好朋友。"

安娜看上去有些不自在，不过还是走开了，去担当她的这个任务，雷留在那里，跟他们这位客人谈话。安娜去了一大段的时间，后来她的丈夫忽然站起身来，到她那边去。

他发现她还伏在写字桌上，眼睛里满是泪水；跟着他就觉得有些奇怪，低头去看那张纸，想知道她在这样细致的场合，是如何伶俐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番好意。然而他大吃一惊，

原来她只写了不多的几行，那字体和拼音好象是出于一个八岁的儿童之手，而信里的意思则竟象一个呆子说的。

"安娜，"他说，一面睁着眼睛看，"这是什么？"

"这只不过说明——我不能够写得再好一点了！"她眼泪汪汪地回答。

"嘿？胡说！"

"我不能写得再好啦！"她鼓起勇气，坚持方才的意思，可是已哭得很可怜了。"我——我——不曾写过那些信，查尔斯！我只告诉她应该写些什么！不过不是常常那样的！但是我正在学着写，啊，正在这样加紧的学，我的亲爱的，亲爱的丈夫！我以前没有告诉过你，你好不好就宽恕了我吧？"她身子一滑，跪在地上，毫无办法地抱着他的腰，脸贴在他的身上。

他站着动也不动，有一会儿工夫，接着把她扶起来，忽又转过身子，把门关上，到会客室里和伊迪丝在一起去了。她知道总是那桩尴尬的事情已被发现，这时候他们两个的眼睛就互相盯着，动也不动。

"我没有猜错吧？"他问道，神气虽还安定，脸色却很苍白。"在过去这一段时光里，就是你当了她的书记吧？"

"不是这样也不行啊，"伊迪丝说。

"你以前写给我的信里，是不是每个字都由她先说呢？"

"不是每一个字都这样。"

"实际上，她说了没有几句话吧？"

"没有几句。"

“那末每个星期那许多张纸上倒有一大部分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思了，虽说用上她的名字！”

“是的。”

“在那些信里面，有好多封也许是你独自一个的时候，商量都没有跟她商量过，就写下了的吧？”

“我时常这样做。”

他走到书橱前面，俯身下去，用手捧着自己的脸；伊迪丝看见他的苦痛，自己脸上白得象张纸。

“你把我欺骗了——也把我毁掉了！”他低声说。

“啊，不要这样讲！”她哭道，心里难过到极点，便从椅上跳起来，把自己的手搁在他的肩上。“你这样的话，我怎能受得了！”

“原来是用欺骗的手段来让我高兴！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你为什么要！”

“我开始做的时候，原是为了对于安娜一番好意！我只有把这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从不幸之中拯救出来，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旁的办法呢？不过，我也要承认，我继续这样做，却又是为了满足我自己。”

雷抬起头来看：“为什么这样做下去就会满足你自己呢？”

“这，我决不能告诉你。”

他还是望着她，发现了由于自己尽在打量着她，她的嘴唇忽然开始在颤动，她的眼睛低下去，眼眶里满是泪水。她站起来，走到一旁并且说，她得上火车站去赶回去的那班

车，现在能不能立刻雇到一辆马车？

可是雷走到她身边，握着她毫无抵抗的一只手。“原来事情是如此！”他说。“那末，由于通信，你跟我是朋友——是情人——是真正要好的情人了！”

“是的；我也这样想。”

“还要超过。”

“还要超过吗？”

“显然要超过。这是事实，要想逃避也逃避不了。就法律上讲，我已和她结婚了——只希望上帝保佑我们俩！——可是在灵魂和精神上，我已娶了不是世界上别的女子，而是你！”

“不要说了吧！”

“不过我还得说下去！你既然已经对于真实的情况承认了一半，为什么还打算把它全部隐瞒起来呢？是了，情丝牵绊着的是你和我——不是我和她！现在，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但是，我的这个冤家啊，我觉得对你只有一个请求！”

她听了没说什么，于是他就把她搂过去，向着她俯下身子。“假若那许多信里全都是虚构，”他使劲地说，“你就只把你的脸给我。假若真是象你所说的那样，那末就该是你的嘴唇。你记着，这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

她把她的嘴挨上去，他吻着她有好大的工夫。“你宽恕我了？”她一面说，一面哭。

“是的。”

“不过你却被毁掉了！”

“这有什么关系！”他耸着双肩说。“我是应该这样的！”

她挣脱了，擦擦她的眼睛，进去跟安娜告别，安娜料不到她会走得这样快，所以还在跟那封信作斗争。雷随着伊迪丝下楼去，三分钟内她已坐上一辆双轮马车，赶到滑铁卢车站去了。

雷回到自己的妻子这边来。“安娜，你今天不必把这封信放在心上吧，”他很温和地说。“把你的东西理好吧。我们两人不久也就要动身啦。”

这位天真的姑娘感觉自己真的结婚了，这个感觉给她一种支持，同时她又发现真情揭露之后丈夫对她还跟以前那样好，因此心里很喜欢而且表露出来了。她哪里知道，如今丈夫一双眼睛所能看见的东西竟象是一条大船①，他这个善于挑剔的城里人已被锁在这船上，今后的日子只有去划桨、摇船，而他的身旁还锁着一个她，这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要跟他一同做苦工。

伊迪丝当天回到麦尔杰司特，在旅途中，她的脸上表示出苦闷所带来的那副恍惚的神情，她的嘴唇更因为雷的一吻而遭受了那不顾死活似的压力，直到如今还在颤抖。她所一往情深的梦想已经结束了。天黑的时候，她到达麦尔杰司特车站，她的丈夫在那里接她，但是他的冷淡敷衍和她的心不在焉，竟使两人彼此都不曾看见，于是她就独自走出

① 指一种平底大船，由奴隶或罪犯划桨；这种船始于古代奴隶社会，例如古代埃及艺术就有以此为主题的浮雕。

车站。

她便毫无生气地走回家去，也没有雇一辆有盖的、一匹马拉的马车。她一进门，觉得满屋子的寂静使她不能忍受，在黑暗中间摸到安娜以前睡觉的地方，停下来想了一会儿。跟着她又回到会客室，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便扑倒在地板上。

"我已经把他毁掉了！"她说了好几遍。"我已经把他毁掉了；正因为我不愿意对于安娜不忠诚！"

约莫在半个钟点里面，有一个人推开这个住所的门。

"哦——你是谁呀？"她问，一面站起身来，因为屋里是乌黑的。

"你的丈夫——还会有谁？"这个有身价的商人说。

"啊——我的丈夫！我竟忘了我还有一个丈夫！"她低声向着自己说。

"我在车站上不曾找到你，"他接着说。"你总看到安娜妥妥当当地出嫁了吧？我希望她能嫁得好，因为她已经到了该嫁的时候了。"

"是的——安娜出嫁了。"

正当伊迪丝转回家去的时候，安娜跟她的丈夫面对面坐在一节二等客车的两扇窗口，这班火车向着圆丘海疾驰而去。他手里是一个象书本似的皮夹，里面满是一张张带着折痕的纸，纸上密密地写了一行行的字。他把这些纸一张挨着一张都摊平了，一边默念，一边叹气。

"亲爱的查尔斯，你在做什么？"她从另一窗口向他说，

说的时候还有点儿胆怯，说了之后就挨近他一些，好象他就是一位上帝。

“我在念所有那些寄给我的签上‘安娜’名字的、甜蜜的信啊，”他回答，只好凄然地委身于命运了。

一八九一年八月

让妻高兴

一

一个冬天的午后，密云笼罩，哈文波尔镇上圣哲姆斯教堂里面慢慢阴暗下去。那是星期日：礼拜的仪式方才完毕，讲经台上，牧师双手盖着他的脸，跪下做礼拜的那群人不约而同很轻松的透了一口气，正站起身来要往外走。

这刹那间，一切如此寂静，绝没有一点声响，所以外面港口那边沙洲一带的海涛的汹涌，都能听到。接着教堂的一个事务员走向西边那扇门，要照例把门打开，好让集会的人出去，他的脚步声打破了这片沉寂。不过，他还没有走到门口，那门闩却从外面被推上去，背着亮光，出现了一个穿着水手服装的黑沉沉的人影。

事务员让过一旁，水手把背后的门轻轻关上，走进教堂，到了圣坛前面的踏步，方始站住。牧师给整个教区的人做了这么许多祷告，不免又给自己做个简短的祷告，这时候他先抬头望了一望，接着便站起身来，眼睛盯着这个闯进来的人。

“先生，对不起您，”水手对这位牧师说，他这声音，所有做礼拜的人都听得很清楚。“我遇到了海船失事，总算没有

淹死，所以上这里来表示我的感谢。我是这样想，假如您不反对的话，这种表示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牧师有半晌没作声，后来才踌躇的说，“当然啦；我不反对。平常总是在做礼拜以前，先向我们提起一下，那么就可以在《总谢文》[1]里，把适当的词句加进去。不过，假如你愿意的话，我们现在还可以把海上暴风过后所惯用的祷文[2]给你念一遍。”

“啊，就是这样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见，”水手说。

事务员于是指点着水手去看那《公祷文》里的一页，上面可以找到一段简短的感谢文[3]，这位牧师开始念这段，水手便在原来站立的地方跪下来，跟着他逐字地重念一遍，念的声音很清楚。在他们念的时候，做礼拜的人还未散去，张着口在发呆，动也不动，都不由自主的也跪下来；他们依旧去注视这水手的一副孤零零的样子，而他呢则隐约可见跪在圣坛踏步的正中间，脸朝东面，帽子放在身旁，双手合拢，倒不太觉得这些人如何在注视他的模样。

他念完感谢文，站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于是所有的人一齐出了教堂。等到水手刚走到外面，白昼剩下的那点儿光亮照在他脸上，久住在这里的一些人开始认识他原来

---

① 基督教徒做礼拜时有各项祈祷文，印成书本，例如中国的圣公会所用的印本名«公祷文»，其中有一篇一般性的«总谢文»，感谢上帝的恩赐。此地译文沿用这一名称。

② 即«公祷文»里面的«为航海者祷文»。

③ 即«公祷文»里面的«感谢日祝文»。

不是别人，就是夏得拉奇·乔立甫，在哈文波尔已有几年不曾看见的一个青年。他是这里的人，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因此他很早便到海上去，在纽芬兰这条航线上做着买卖。

他一面走，一面不是跟镇上这个人便是跟那个人谈话，告诉他们说：他自从好多年前离开他的家乡以后，曾经自己买了一条小船，自己当船长，这船有两根桅杆，靠近海岸航行，碰到了大风，总算上天保佑，船和自己都得救了。没有好久，他走近两个姑娘，她们原是走在他的前面，已出了教堂的院落。方才他进教堂的时候，她俩都坐在里面，十分留神看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又一齐走出教堂，却还在谈论着他。一个是瘦小的身材，性情温柔，另一个身材高，骨格很大，会用思想。乔立甫船长打量着她们梳得松松的、一股股的头发，她们的背影，她们的双肩，一直到她们的脚后跟，他这样仔细地看了一些时候。

“这两个姑娘可能是谁呢？”他向他身旁的人低声说。

“小的一个是爱米莉·韩宁；高的一个是约娜·菲巴得。”

“呀！不错的，此刻我记起她们两个了。”

他走上前去，挨近她们的手膀，满脸和气，偷偷看个仔细。

“爱米莉，你也许不认得我了？”这水手说，把他那放光的棕色的眼珠转向着她。

“乔立甫先生，我想我是认识你的，”爱米莉回答，害起

羞来。

另一个姑娘却把她那双深黑的眼珠笔直地对着他。

“约娜小姐的面貌，我不能记得这么清楚了，”他接着说下去。“不过我知道她小时候的情况和她的几位亲属。”

他们在一起走着谈着，乔立甫叙述他新近脱险的一些详情，直待他们到了斯罗伯巷拐弯的地方，爱米莉·韩宁就住在这里，这时候她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便离开他们。没有多久，乔立甫又和约娜分手，他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也没有约会，于是就转身上爱米莉的家里去。她跟她的父亲住在一处，这父亲管他自己叫会计师，这女儿却又开设一爿小小的文具店，父亲对他这一行业的情况多少有点拿不稳，遇到青黄不接，就靠小店做个贴补。乔立甫进得门来，看见父女俩正预备要吃茶。

“啊，我不知道是吃茶的时候了，”他说。“嘿，我倒很高兴也来喝一杯。”

他就在那里吃茶，还耽了许久，又讲些他在海上生活的故事。有几个邻居过来听故事，也都给请到屋里来。就在这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爱米莉·韩宁对这水手不免有情，以后的一两星期里他们之间便有相互爱慕的意思了。

下一个月里的一天傍晚，月亮已经上升，夏得拉奇正沿着朝东的那条又直又长的路往前走，走出这市镇，到了郊外，这是一个生活相当考究的地带，有许多比较新式的房子。倘如说靠近这个古老的港口也有可以称为新式的、时髦的事物，那便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房子。这时候，他瞧见前

面有个人，看那人回转头来的一种模样，觉得就是爱米莉。但是他走近之后，才发现她是约娜·菲巴得。他向她殷勤的道了好，便走在她身边。

“你往前走吧，”她说，“否则的话，爱米莉是会猜疑的。”

他似乎不大喜欢这样的话，于是仍旧跟她一块儿走。

这一次路上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夏得拉奇后来再也记不清楚了；但是约娜当时却用不是这样便是那样的方法，使他离开那个比自己来得温柔而又年青的情敌。从这个星期起，我们看到乔立甫跟在约娜后面的时候多，和爱米莉在一起的时候少；于是码头一带就很快的在风传，那位老乔立甫的儿子从海上归来之后，将要和前面的那个少女结婚，使后面的一个大失所望了。

这传说刚刚散播开来，便有一天早晨，约娜打扮好了，前往交叉路口爱米莉的家中去。她的这个朋友由于失去夏得拉奇心里十分苦痛，这苦痛的情况原已传到她的耳朵里，并且她的良心也在谴责着自己把夏得拉奇夺了过来。

约娜对于这水手本不是完全满意的。她喜欢他的殷勤，她一心想着结婚仪式的庄严体面；但是她从没有深切地爱着乔立甫。有一点也得说一说，她是怀着奢望的，而讲到社会地位，他也没有自己这样好，并且一个能够吸引人的妇女总有机会去嫁给一个地位比自己高得许多的男子。她心里盘算了很久，假如她的朋友爱米莉是如此地喜欢他，那末她就不必坚决反对把他仍旧还给爱米莉。为了这一层，她已经写好一封给夏得拉奇的信，表示要放弃他，她把这封信拿

在手里，亲自去观察一下爱米莉，倘若证明她的朋友确是苦恼的话，那末她就要把这信送出去。

约娜走进斯罗伯巷，又走下台阶，到了那个比行人道还要低些的文具店。白天这个时候，爱米莉的父亲从来不在家，爱米莉好象也不在家，既然店里一个人都没有，所以这位客人进来也就没有人听见。到这里来的顾客如此稀少，所以店主人出去个五分钟，也算不了一回事。于是约娜就在店里等候。店里一些卖不起价钱的货色，都给爱米莉排列得别有风致，掩蔽了店中商品的缺乏——这类的事妇女们都能做得来。约娜等了一晌，看见一个人逗留在窗前，仔细地看那些六个便士一本的书和一束束的纸，以及挂在一根绳子上的一张张画片，显然是看得出神了。那个人就是乔立甫·夏得拉奇船长，此刻正朝店中张望，要知道爱米莉是不是独自在那里。约娜好生激动，不情愿在这块沾有爱米莉的气息的地方，偏偏遇到他，于是就闪过那扇门，退到后面一间房里。她以前也时常这样做，因为凭她和爱米莉的交情，她在这所房子里尽可自由行动，没有什么拘束。

乔立甫走进店里。店里有一扇嵌着玻璃的隔间，还挂上薄薄的帘子，她透过这帘子，能够瞧见他没有找到爱米莉而感到了失望。他正打算要出去，这时候爱米莉的身影遮暗了门口，原来她是为着什么事体赶回家来的。她一见乔立甫，连忙倒退，就好象再要走出去似的。

“爱米莉，不要跑；不要跑！”他说。“你害怕什么？”

“乔立甫船长，我不是害怕。只不过——只不过我猛然

看见你，——使我吓一跳！”听她说话的声音，可以知道她的心比她身上其余的部分跳得还要厉害些。

“我不过是路过这里，进来看看你，”他说。

“你是要买几张纸吗？”她一面赶快走到柜台后面。

“不，不，爱米莉；你为什么躲到那里去？为什么不耽在我身边？你好象是恨我。”

“我不恨你。我怎么能够恨你呢？”

“那末你就走出来，好让我们斯斯文文的谈一会。”

爱米莉答应着，一面笑得不停，站到店中宽敞一点的地方来，直待重新挨近他，才把笑收住。

“这里有一个可爱的人儿，”他说。

“你千万不要那样讲，乔立甫船长；因为这些字眼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是，爱米莉，我可以拿我的性命来打赌，我直到今天早晨才知道你对我有一点儿意思，不然的话，我就不会照我以前的那样去做了。我对约娜固然感情顶好，但是我知道，从开头起她对待我的并没有超过一种朋友的情谊；而现在我才看出我所应该请求做我的妻子的这个人了。你该知道，爱米莉，当一个男人在一次长期的航行以后，从海上回到家来，他的眼睛就象一只蝙蝠的眼睛那样瞎——他不可能把妇女们一个个都认识得清清楚楚。在他看来，她们都是一样的，都是美丽的人，而他自己呢，就选择那第一位容易接近的，也不想想她爱不爱他，也不想想自己会不会很快的又爱上另一位比她还好一点的。

从开头我是最最倾向于你的，但是你总是这么退缩，这么害羞，所以我就以为你不要我来纠缠你，我这才转向着约娜。”

“不要再说啦，乔立甫先生，不要再说啦！”她说的时候，声音哽住了。“下个月你就要跟约娜结婚啦，现在更不该这样——这样——”

“啊，爱米莉，我的宝贝！”他喊道，接着便趁她还未提防，把她那小小的身体搂进怀里。

约娜，在帘子后面，脸变得苍白，想要不看吧，但是不能够。

“只有你，我才爱，因为一个男子应该爱他准备娶过来的女子；从约娜的话里，我懂得了一点，那就是她会心甘情愿的把我丢了！她要嫁得再高一些，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她以前向我说过一声‘是’，那只是出于一时的仁慈。象她那样身材高大而又动人的女孩子，倒不宜于做一个老老实实的水手的妻子：你才是最最适合的。”

他把她吻了又吻，她那柔和的身子给他抱得激动起来，不住在颤抖。

“我倒有点奇怪——你真的有把握——约娜是要和你拆开了？啊，你有把握吗？因为——”

“我知道她不愿意使我们苦痛。她会把我放弃的。”

“哎，我希望——我希望她会这样做！乔立甫船长，你别再耽在这里吧！”

然而，他还是赖着不肯走，直到一位顾客来买一个便士的火漆棒，他才退出去。

约娜见了这一幕，满怀都是新的、强烈的嫉妒。她向四下望，要找躲避的路。她必须不让爱米莉知道她曾经来过。她偷偷从后间溜到甬道，再转往门前，一声不响地就到了街上。

那一幕相偎接吻的情景，已把她所作的决定全都翻转过来。她不能放走夏得拉奇。她一到家便把信烧了，告诉她母亲，倘若乔立甫船长来找她，就说她身体很不好，不能够见他。

可是夏得拉奇并没有来。他送来一封短信，用简单的话表达他的心情：也就是说，既然她以前暗示过他，对他不曾超过朋友的情谊，那末就请求允许他趁此取消婚约吧。

他从自己的住处眺望港口和港外的海岛，等待着一个回信，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他心中挂念，越来越厉害，终于忍耐不住，就在天黑之后向大街走去。他不能不到约娜家里去探听一下自己的命运。

她的母亲说，她的女儿身体不太好，不能够见他。他追问之下，她才直说出来，那是由于接到了他的一封信，感到十分悲伤。

"菲巴得夫人，你也许知道这封信讲的是什么吧？"他说。

菲巴得夫人承认她是知道的，又说这封信使她母女处境非常苦恼。这样一来，夏得拉奇生怕自己犯下多大的罪恶，于是解释道，如果他的信使约娜难过，那末这必定是出于一种误会，因为他原想这封信是可以解除她的困难的。倘

若情形并非如此，那末他愿意履行他的前约，她呢，就当做这信从来不曾写过罢了。

第二天早晨，他得到这个年青妇女托人带来的口信，说她今天要去参加一个会，晚间散会时，要他陪同回家去。这事他照做了。当他俩从市政大厦回到她的家门口，她一只手搭在他的臂上，说道：

“我们两个还跟以前完全一样，是不是呢，夏得拉奇？你的那封信该是出于误会吧？”

“是跟以前完全一样，”他回答，“如果你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我要如此，”她低声说，脸上的表情却很刚强，因为她想到了爱米莉。

夏得拉奇是一个笃信宗教而且十分谨慎的人，他重视自己说过的话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不久以后，婚礼举行了，乔立甫并且还极其委婉地向爱米莉表示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不该把约娜的心情看做是毫无所谓的。

二

结婚后一个月，约娜的母亲死了，这对夫妇不能不把他们的注意转移到很实际的事体上面去。如今约娜既然父母双亡，不能让丈夫再去海上，而且连这一念头她都经受不了；不过问题是，让他耽在家里，他又能够作些什么呢？他们最后决定把大街上的一爿杂货店买过来，因为那时候这店

的招牌和全部生财正等着出盘。夏得拉奇对于开店，一无所知，约娜也懂得有限，但是他俩希望学一下。

现在他们用全部精力来经管这个杂货店，他们把这门生意一连搞了好多年，并没有很大的成功。他们生下两个儿子，她虽然从未热爱过她的丈夫，却非常疼爱这两个儿子，几乎把他们当作偶像来崇拜，因此就把自己将来所有的打算全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了。但是店里的生意总不好，而她对于儿子们的教育和前途本来就抱有远大的梦想，可是在现实面前，这些梦想都给冲淡了。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最最简单的一种，但是因为住在海边，他们逐渐喜欢留心他们那样的年纪所感到兴趣的东西，也就是海员们的技术和事业。

他俩结婚以后，除了自己迫切的家务以外，最大的兴趣便是关于爱米莉的婚姻。大凡那些躲在大家意料不到的角落里的人们，纵使会错过若干显著的机会，也还能有些奇特的际遇使他们终于被大家发现出来。如今便是由于这种际遇，这个温柔的女孩子才给镇上一个正在得法的商人见到，而且爱上了。这商人是个鳏夫，比她大几岁，不过还在壮年。起初爱米莉曾公开的说过，她绝对不能、绝对不能嫁给任何人；但是列士德先生一点不急躁，坚持下去，最后总算使她勉强同意了。这一个结合的果实也是两个孩子，等到他们夫妇年纪慢慢大起来，经济情况更加好起来，爱米莉又公开地说，她以前从未想到她能够是这样幸福的。

这里有许多宽敞的大房子，都用坚固的砖头砌起，一所挨一所挤在旧式的市区里，这个出色商人住的便是其中的

一所，前面正临着大街，差不多就对着乔立甫夫妇的杂货店。当初约娜完全出于贪妒，才把这个女人原来的地位夺了过来；然而这个女人如今的身份却显得这般阔绰，居高临下，望着对面一家寒伧的商店的橱窗，橱窗里面只是一些堆得象宝塔似的砂糖，砂糖上面盖满了灰尘，一堆堆的葡萄干，以及装在铁盒子里面的茶叶，而约娜自己却命中注定要来照管这些东西。因此她现在看见了这个女人，心里就难过。生意又这般清淡，约娜不得不亲自在店里张罗，尤其使她生气而又痛心的是，爱米莉·列士德坐在街对面她的宽敞的客厅里，能够亲眼看见她自己不得不带着笑脸，去欢迎那些可怜得只好花两个便士的顾客，听从他们的吩咐，在柜台后面跳上跳下。还有，她在街上遇见这些顾客，又不得不表示一番殷勤，而爱米莉却带着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女教师，跳跳蹦蹦的往前走，一面还跟镇上以及邻近那些身份顶顶高贵的人谈话。她当年对乔立甫·夏得拉奇的爱既是那样淡薄，却又不肯让他的热情转向别处，因此她所获得的便只有是今天这般的苦痛了。

夏得拉奇是一个善良而且老实的人，在内心和行动上，都是忠诚于她的。他一心为着他的孩子们的母亲，所以日子一长，他对爱米莉的旧情也就淡到没有了……他已失去当初由于一时冲动而起的幻想，在他的眼睛里，爱米莉已仅仅是一个朋友罢了。爱米莉对他的感情也是如此。假使约娜如今还真能发现一丝半毫的理由，可以引起自己的嫉妒的话，那末她可能还会感到满意一些。然而，正是由于她亲

自造成的结果，才使爱米莉和夏得拉奇都不作声，听从她的摆布，因此这种情况就越发滋长她的不满。

如果要发展零卖的生意，须得面向许多的竞争者，而使个小心眼儿、要点乖巧，更是不可缺少的；可是夏得拉奇生来就没有这套本领。一个上门兜销的商人把所谓精制的鸡蛋代用品，千方百计地要他买下来，结果就会被陈列在他店里的货色中间。如果有位顾客请这个杂货店的主人老老实实地把这个货色介绍一下，他便会这样回答："你要是没有把鸡蛋放到布丁里，那么你的布丁里又怎么会有鸡蛋的味道呢！"如果顾客又问他的所谓"真正莫加咖啡"① 是不是真的莫加货，他会吓人一跳的说，"到我们这些小店里来，也该明白这一点。"

有一年夏天，对面那座大的砖房子把太阳的一股逼人的热气，反射到这个小店里面来，店里除了丈夫和妻子，再没有一个人。约娜向着爱米莉的门口望过去，却有一个阔客的车子停在那里。从爱米莉近来的举动上很可以看出有贵人光临的迹象。

"讲句真话，夏得拉奇，你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约娜悲伤起来，低声的说。"你生来就不是开店的，而且一个人随便挑一行职业，是不会发财的，就象你挑的这一行，也是如此。"

乔立甫同意她的看法，正如关于其它每一桩事情一样。

---

① 莫加是阿拉伯的一个海港，以产咖啡著名。

“讲到发财的话，我真地丝毫不在乎，”他很开心的说。“只不过我如今已够幸福了，并且我们也照样能够活下去。”

她的眼光穿过两旁摆得象排帘子似的泡菜瓶子，又去望着那座大房子。

“活下去——不错，”她苦恼的说。“不过你看爱米莉·列士德现在有多么得法，以前却是那样穷！她的孩子将要进大学了，那还有什么问题；想想你的孩子——没有办法只好去上教区里的学校！”

当她说话的时候，夏得拉奇已经很快的想起了爱米莉。

“你以前警告过爱米莉，叫她撇开我，结束了我们之间闹着玩笑、算不了什么的那桩事，所以赶到列士德找上她的时候，她才有权回答他一个‘是’，”他一片好意的讲。“在那当口，除你以外，还有谁曾给爱米莉一个更好的机会呢？”

这番话几乎使她发狂了。

“不要再谈过去吧！”她央求，心里非常悲伤。“不过，假如不是为你而是为儿子和我的话，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比较有钱一点呢？”

“那末，”他回答，态度严肃起来，“说句老实话，我一向就觉得自己不宜干现在的这一行，虽然我从来不愿这样讲。我似乎须要较大的场面来施展我的抱负；要上一个宽敞些的地方去横冲直撞，而不是在这里的一些朋友和邻居的中间厮混。假若我试一试我自己的办法，我也能够象任何一个男人一样的阔起来。”

“我倒要你试一下！你的办法是什么呢？”

“再到海上去。”

话得说回来，当初原是她自己把他留在家里的，因为她素来讨厌水手们的妻子那种一半守寡似的生活，然而如今她的贪心却抑制了她的本性，于是她又问：

“你认为要想成功，真地就靠这个办法吗？”

“我敢说没有别的办法了。”

“夏得拉奇，那么你想不想去呢？”

“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是去的话，倒并不为了海上有什么好耍的。约娜，我在海上是不能找到象我耽在我这间后房里那般快乐的。老实说，我对海里的咸水并没有什么好感。我一向就不很喜欢。但是假如谈到给你和孩儿们弄笔钱这么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于象我这样生下来、长大了都是一个海员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挣一笔钱会不会花许多的时间呢？”

“哦，那得看情形；也许不会很久。”

第二天早晨，夏得拉奇从衣柜里拉出一件海员穿的外套，这是他海上归来头几个月里穿过的，他刷去上面的一些蛀虫，穿上身后就走到码头上去。这个港口如今还做着纽芬兰的买卖，虽然已经不及以前那般的旺盛了。

以后不久，他拿出自己所有的钱，和人家合股买来一条双桅方帆的船，他们就叫他当船长。他们先沿着海岸做了不多几个月的生意，在这几个月里，夏得拉奇把他在陆地上张罗那爿杂货店时所积下的浑身霉锈，全都洗刷掉。到了

春天，这条船便驶向纽芬兰去了。

约娜跟她的儿子在家里过日子，这两个现在已长成身体坚实的大孩子，整天在港口和码头一带干着各式各样的活儿。

“这有什么要紧?让他们多少干点活，”这个溺爱他们的母亲跟她自己说。“如今我们过的是苦日子，就不得不这样，不过夏得拉奇回家的时候，他们也还只是一个十七、一个十八，他们就该离开这港口，而他们的教育也可以完全托付一位家庭教师；并且那时候他们有了自己的那份钱，或许就象爱米莉·列士德的那两个宝贝一样，也学会了他们的代数和拉丁文，都够得上去做上等人了!”

夏得拉奇回家的日子一天天靠近，最后终于来临了，可是他却没有来。约娜相信那些帆船的归期总是这样的拿不准，所以也就没有可以焦虑的理由。她这种想法倒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过了推算出来的那个时期约略一月的光景，是一个下雨天的傍晚，报告来了，说这一条帆船就要拢岸啦，接着廊外忽然传来水手夏得拉奇拖着鞋跟走路的声响，跟着他就进来了。孩子们已经出去，所以不曾遇到他，约娜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

夫妻重聚，那阵激动的感情刚才过去，夏得拉奇便说出归期延迟的原因，是由于找到一个小小的机会，揽下一笔生意，结果倒很不坏。

“我先前就下了决心，不要使你失望，”他接着说，“我想你也会承认，我没有使你失望吧!”

他说罢，拖出一个帆布的大口袋，圆圆滚滚的，就象杰克①所杀死的那个巨人的钱口袋。他解开口袋，将里面装的东西抖出来，一齐倒在她的围裙上；她呢，就坐在炉边的一张矮椅上。一大堆的金镑和基尼②（那时候基尼还在通用）猛然间就是这么砰的一响，都落到她的围裙里，连她的长袍也给压在地板上了。

"都在这里啦！"夏得拉奇很得意的说。"亲爱的，我以前跟你说过，我要做到这一点；如今我有没有做到呢？"

她的脸上先是表现出有了钱的初次的兴奋，可是不知怎的，这个光辉没有能够保持下去。

"诚然，这是一堆黄金，"她说。"那末——是不是都在这里啦？"

"全在这里？唉，亲爱的约娜，你知道不知道，你要是数一数那堆钱的话，可以数到三百个？这是一笔财产了！"

"不错——是的。从海上来说——是一笔财产；但是就陆地上讲——"

不过，她暂时不再考虑钱的问题。没有多大工夫，孩子们进来了，于是下一个星期日，夏得拉奇到礼拜堂去感谢上帝——这一次念的是《公祷文》里斜体字所印的《总谢文》，这原是一般应用的祷告文。又过了不多几天，就谈起如何把这钱用作一笔资本的问题，他这才看出了她依旧不满足，

---

① 西洋有一著名童话，说杰克凭他的聪明杀了许多巨人，曾夺取其中某一个巨人的财富。

② 每一金镑值二十先令，每一基尼值二十一先令。

不象自己以前所希望于她的。

“夏得拉奇，你该明白，”她回答道，“我们数起钱来只是一百一百的；他们数起钱来却是一千一千的，”(她向着街对面点着头)。“你出门以后，他们撑了一辆车子还带着两匹马。”

“啊，是的吗？”

“我的好夏得拉奇，你不知道世界是怎样在变动。无论如何，我们得尽我们所能，下劲的干。然而他们阔绰，我们依旧穷！”

一年里面大部分光阴都毫无计划的度过去。她在家里同时也就是在店里，转来转去，郁郁不乐，孩子们还是上港口和附近一带去干活。

“约娜，”有一天他说，“我看你的举动，知道那笔钱是不够的了。”

“本来是不够嘛，”她说。“我的孩子不久就要去给列士德夫妇所有的那几条船掌舵来过活；可是我以前曾经一度比她高！”

乔立甫是个不会争辩的人，他只自己在咕噜，说他想要再到海上走一趟。他自己盘算了好几天，有一天下午他从码头上回到家来，忽地说道：“亲爱的，我再出一次门，就能给你做成这桩事，因为的确是这样的，如果——如果——”

“做什么事，夏得拉奇？”

“做到好让你不是成百而是成千的去数钱。”

“如果怎么样？”

"如果我可以把孩子们也带去。"

她脸色变得苍白。

"夏得拉奇，快别那样讲，"她急着回答。

"为什么？"

"我不爱听这样的话！海上有危险。我要他们都成为大户人家的孩子，危险轮不到他们。我不能够让他们到海上去赌他们的命。哎呀，我永远不能让他们去，永远不能！"

"很好，亲爱的，那末，决不这样干就是了。"

第二天，在一度沉默之后，她问了这一句：

"如果他们和你一块去，在赚钱的上面，我想是会有很大的差别吧？"

"比起我单身冒险去弄来的要大上三倍。照我看来，他们会等于再是两个象我自己这样的人。"

又过了一会，她说："把这个计划再告诉我一点。"

"好吧。我们的两个孩子驾驶起船来，几乎和老的海员一样精明，我可以拿生命来担保！在北海一带，没有一处地方比这里口岸上的沙滩再危险，容易翻船，可是他们从小就在此地搞惯了。而且他们如今已经锻炼得这般稳健。我从五六个比他们年纪大上一倍的人里面，也挑不出谁能象他们这样的能干和可靠。"

"不过海上不是十分危险吗；并且现在还谣传着要打仗？"她又问，心里很不自在。

"啊，是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不过……"

这个念头发展下去而且扩大了，母亲的心给它压得连

气都透不过来。爱米①对这小店的照顾变得太过分了；这是不能忍受的。相形之下，他们格外显得贫穷，夏得拉奇的女人因此更禁不住老是埋怨他。可是这两个年青人都象他们父亲那样的和顺，听说要航海谋生，也很情愿上船去；虽说他们也象他们父亲一样，并不怎么喜欢海，然而当详细的计划定出来了，他们也变得很起劲。

现在一切都在等着他们母亲的同意了。她抑制了许久，但是最后才说出：两个年青人可以跟他们的父亲去做伴。夏得拉奇听了异常喜欢：直到此刻为止，上天总在保持着他的性命，而且他已经表示过他对圣灵的感谢。上帝对于那些忠实于他的人，总不至于撇开不管吧。

乔立甫一家人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被投入这次的冒险事业里。杂货店里的货色也减缩到最低的程度，只够约娜在他们去后仅仅过一个温饱的生活，也就是说，在纽芬兰的商业旺盛的季节里能够应付过去。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将如何捱过这段无聊的日子，因为孩子们以前总跟她在一处；但是她鼓起勇气，来接受这个考验。

这一条船里装的是靴子，鞋子，制成的衣服，打渔用的滑车，牛油，牛酪，绳索，帆布，还有许多旁的货色；回来的时候要装油，皮货，皮革，鱼，以及其它碰巧可以买到的东西。不过，在出去和回来的途中还得弯到其它一些口岸，去做很多的生意，这样才能赚到很多的钱。

---

① 爱米莉的爱称。

三

春天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这条双桅方帆的船起航了；但约娜没有亲自去看它开出。她经不起她自己一手造成的这个场面。她丈夫也晓得这一点，前一天晚上就告诉她，他们要在明天中午以前开船；因此，第二天清早五点钟的时候，她醒了，听见他们在楼下忙来忙去，她没有赶紧下楼去，仍旧躺着，企图抑制她自己在这离别期间的伤感，可是一面又在猜想他们大概要到九点钟才动身，因为她丈夫上一次的航行也是如此。等到她真的下楼来，她看见书桌的那块斜板上有粉笔写的几个字；丈夫和两个儿子却已不见了。夏得拉奇在匆促之间写了几行潦草的字，说是他们就此去了，以免惹她一场话别的苦痛；两个儿子还在他这几行字的下面也用粉笔写着："再见吧，妈妈！"

她奔到码头上，从港口望去，一直望到海面蓝色的边缘，但是她只能看见"约娜"①的两根桅杆和被风吹得鼓了起来的双帆；人影却是没有了。"这是我把他们差走的！"她疯狂似的说，眼泪夺眶而出。家里的粉笔写下的"再见"，几乎粉碎了她的心。但是当她重新走进前面的那间房，望着对街上爱米莉的家，她又不禁揣想总有一天可以透过气来，不必再象奴婢似的处处要仰仗旁人的帮助了；这时候她那消

① 这条帆船取名"约娜"。

瘦的面庞上就显出了胜利的光芒。

这里还须替爱米莉·列士德讲句公道话，如果说她摆起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这主要还是约娜自己头脑里面的虚构。这个商人妻子的情况诚然比约娜的要阔绰得多，而且她也无法掩盖这一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两人相遇——虽说现在不常有这样的事——爱米莉却总用种种方法竭力消除她俩之间的悬殊。

第一个夏天过去了；约娜靠那小店维持着她寒伧的生活，这时候店里除了一个橱窗和一个柜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旁的东西了。爱米莉真的成为她的唯一的大主顾；这位列士德夫人真是一片好心，店里有什么就买什么，毫不犹豫，也不问它的品质如何。她这种欣然的态度，就象一根针刺进约娜的心里，因为那已经是一位保护人甚至于是一位施主的不加可否的态度了。悠长而又阴郁的冬季一天天地过去；书桌的那块斜面被调转过来向着墙，好保护面上粉笔所写的告别辞，因为约娜总不能够让她自己去擦了那些字；她时常用她的泪眼瞧着它们。爱米莉的两个漂亮的男孩子回家来欢度圣诞节；父亲和他们说起进大学的事情；可是约娜还是在那边忍气吞声照旧维持她的生活，好象一个沉在水里的人。只要再挨过一个夏天，纽芬兰商业的旺季便要完了。到夏天将尽的时候，爱米莉过来探望她旧日的朋友，因为她已听说约娜开始着慌，有几个月没有接到丈夫和儿子们的信了。爱米莉侧着身子挤进柜台的隙口，到那后面的一间屋里去，她丝质的衣服沙沙作响，显得更是身价很高，约娜

却几乎象个哑巴似地招待着她。

“你什么都是成功的，我什么都是相反的！”约娜说。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爱米莉说。“我听说他们是要赚笔钱回来的。”

“哎！他们还会回来吗？这样的提心吊胆已经不是一个女子所能经受得起。三个人都耽在一条船上——你想想看！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

“不过时候还没有到，整个情形也还没有了解，你怎么就一心以为会遇到不幸呢？”

“他们不在家，叫我好难过，这种难过是没有什么可以抵偿得了的！”

“那末你又为什么让他们去呢？我觉得你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叫他们去的！”她一时很激动，竟怪罪爱米莉。“我要把道理告诉你！我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只应该胡乱的混日子，而你们却这样的有钱，这样的得法！现在我已跟你说清楚了，你要恨我你就恨我吧！”

“约娜，我永远也不会恨你的。”

而且她以后证明了她的话的确不假。秋末来到，这条船是应该进口的了；但是没有一只象约娜的船出现在沙滩之间的那条水道里。这才真是到了要使人感觉不安的时候了。约娜·乔立甫坐在火炉旁边，可是每一阵狂风吹来她便冷得发一阵抖。她向来就怕海，讨厌海；对她说来，海是一个不守信约，性情暴躁，笑里藏刀的人，用女子的悲伤来换取

自己的光荣。“不过，”她说，“他们不应该不回来！”

她想起夏得拉奇出发之前跟她说过，假如他们这次安然无恙的回来，而且事业也很成功，那末他要照他那次船舶失事之后所干的一样，带着他的儿子到教堂里去跪下来，为了他们的生返表示衷心感谢。因此她每天早上或午后毫不间断的上教堂去，坐在顶前头的座位上，最最靠近圣坛的踏步。她一双眼睛多半是盯在那一个踏步上，在这里，青春年少的夏得拉奇曾经跪下过：她知道二十个冬天以前他的双膝曾经跪过的那一个地点，连一寸都不错；她也确切记得他跪下之后身体的轮廓，他的帽子放在旁边的踏步上。她想上帝是好心的。她的丈夫一定再要跪到这里来的：并且正如他曾经说过的，每边还有一个儿子；乔治在这一边，哲姆在那一边。她祷告的时候，老是望着这个地点，便觉得自己好象看见这三个回来的人都跪在那里；她的儿子的两个瘦弱的轮廓，在他们之间有个比较大点的形体；他们每一个都是双手合抱，他们的头朝着东面一堵墙，那模样也都很清楚。这幻想几乎发展成为一个错觉：她那双消耗过分的眼睛一望着这个踏步，总会看见他们在那里。

然而，他们没有来。上天是仁慈的，不过这时候它还不愿意去安慰她的灵魂。她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心，把他们当做奴隶一般来使唤，她现在可得要洗涤她的这番罪过了。但是，没有过多久，就已经不是什么洗涤的问题，因为她的心情一天天接近了绝望。在这条船应该回来的日子以后，又有好几个月的工夫也过去了，它还是没有回来。

约娜时常听到或者看见一些迹象，说明他们是要到来了。她站在港口后面的小山上，从那里可以望见辽阔的海峡，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有这么微微的一点东西，冲破那始终澄平宽广的海面，向南而来，于是她便觉得这的确就是“约娜”船上、桅杆顶端、挂着旗号的那个小圆板。或者她耽在家里的时候，只要从码头那边、大街口上、镇储藏窖的转角，传来任何一种喊叫或吵闹的声音，她就连忙跳起来，嚷道：“这定是他们了！”

然而依旧不是的。她幻想中的那几个人的形状，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便跪在圣坛踏步上，不过这些究竟不是真的人。她的那爿店就象已经把它自己吃空了似的。她的孤独和悲哀使她心情冷淡，连那最小数量的货色都不添，于是把她最后的那位顾客也撵走了。

在约娜这般穷困的日子里，爱米莉·列士德想尽办法来帮助这个受苦受难的妇人；不过她经常遭到了拒绝。

爱米莉进来找她，要和她接近，这时候她就哑着嗓子低声说：“我不喜欢你！我见到你就受不了！”

“但是，约娜，我要帮助你，并且安慰你，”爱米莉便这样地回答。

“你是一位贵妇人，有了阔的丈夫和顶好的儿子！象我这个什么都给抢掉的老太婆，你还要她怎么样呢！”

“约娜，我只要这一样：我要你搬过来住在我的家里，不要再独自耽在这一个凄凉的地方。”

“他们要是回来，看到我不在家里呢？你敢是要拆散我

跟我家里的人？不行，我要耽在这里。我不喜欢你，无论你对我怎样好，我也不会感谢你！”

然而，日子再往下拖，约娜什么收入都没有，付不出这店面和住房的租钱。这时候她不能不相信，夏得拉奇和他两个儿子归来的希望全都落空了，于是只好勉强答应，把列士德的家当作容身之所。他们把第二层楼的一个房间分给她，出去进来都听她高兴，和这一家人没有接触。她的头发已由灰变白，前额上深深印着一道道皱纹，她的身躯变得精瘦，背也驼了。但是她还在盼望着失踪的人，她在楼梯上碰到爱米莉，便会阴沉沉的跟她说：“我懂得为什么你把我弄到这里来！他们回来的时候，见我不在家定会失望，也许又出门去；那末你就报复了我以前把夏得拉奇从你这边夺去的仇了！”

这些谴责是出于一个满怀悲伤的人的心里，所以爱米莉·列士德也都忍受下来。她很相信——哈文波尔所有的人也都很相信——夏得拉奇和他的两个儿子不能回来了。好多年来，这条船已被断定是失踪的了。不过，约娜每当夜里给任何声响惊醒，总要从床上起来，借着那摇摆的灯光，向对面小店看一眼，要弄个明白这是不是他们的声响。

那是约娜这条船去后的第六个年头，一个十二月间又潮湿又黑暗的夜里。风从海上吹来，夹着一重雾，雾里带着鱼腥味，碰到脸上，就象给一块浸湿的法兰绒揩拭着的一般。约娜已经照例给那三个不在家的人做了祷告，自己觉得这一次的祷告比几个月以来的都要更加热诚，而且也更有信心，

大约到了十一点钟光景她才睡着。后来她忽地惊醒，这一定是一点到两点的时候。她确实听到街上的脚步声，还有夏得拉奇和她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杂货店门前的喊叫声。她从床上跳起来，也不知道拉了一件什么衣服披在身上，就冲下了爱米莉的宽大的、铺上地毡的楼梯，把蜡烛放在走廊的桌子上，拔去门闩，除下链子，开了门，跨到街上去。雾从码头那边吹到街上来，小店虽然这般近，她却看不见；仅只一刹那间她已穿过这街，到了店门前。情形是怎样呢？没有一个人站在那里。这可怜的妇人赤着脚在街上来回的走——鬼也没一个。她转身回来，使尽自己所有的气力，去敲那曾经一度是她自己的家门——门里面的人也许已经让他们进去过一夜，为了免得惊动她，要到第二天早晨再去告诉她。直到过了几分钟，照管这爿小店的那个青年从楼上的窗口往外瞧，看见了这副有些象人形的骨头架站在下边，衣服也没穿得周全。

“有什么人来过？”这个人形似的问。

“啊，乔立甫夫人，我不知道是你，”青年回答得很和蔼，因为他懂得她的那些毫无根据的期望如何在指使她的行动。“没有；刚才没有人来过。”

一八九一年六月

失魂落魄的牧师

一　他的伤风是怎样被治好的

一位威斯雷教派①的牧师因为一些事情的耽搁，迟迟不能到任，于是一个青年人来暂代他的职务。那是在一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司脱克德尔先生——便是我们所要谈的这个青年，就进了这个乡村，他此来原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不曾被人知道，也几乎不曾被人看见。村里的居民凡是自命为属于他的这个教派的，逐渐跟他相熟之后，都相当喜欢他，觉得总比没有替手来得好。不过他呢，却还没有给自已锻炼出足够坚强的性格，去影响住在涅塞—莫恩顿的一百四十个清一色的美以美教徒②，稳定他们的信仰。这里还有信仰混乱的人，他们早晨上大教堂去做早祷，晚间上小教堂去做晚祷③，或者逢到有茶可喝④一准去，也不论大、小教堂，对于这些人，他也不能进一步地予以帮助。到了冬季，去喝茶的人还要添上一百十名，连教区的书记也在内，因为天色十分晦暗，一打七点钟，究竟什么人在街上走过，这位牧师都很难看得清楚。说句并不冤枉他的话，他对于这类事情也绝对不急于想法去整顿一下子。

由于大家在宗教信仰上有着这种参差重叠、似同非同

的情况，因此在涅塞—莫恩顿附近地区人口比较稠密的底层社会中，就产生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居民分子复杂的问题：一个教区有三百个势力强大的圣公会教徒⑤和将近二百六十个十分老练的非国教者⑥，而那里面成年的总共只有四百四十名，象这样的情况真是如何得了呢？

这青年本身有些地方使人感到兴趣，因此和他接触过的人也都不愿去考虑他的资格和才能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人以为，照他这样的年龄来说，他那一双眼睛要算是富于深情的了，可是里面倒没有一点轻佻；又有人说，他的头发是鬈的，他的身材是长的；还有人说，简单一句话，他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青年，使得那些听他讲道的妇女，只须看见他，听到他说话，便给吸引住了，并且还使她们这样说，“为什么在他未来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呢？否则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一个比较热烈一点的欢迎！”

事实是这样的。这些议论着的人以及涅塞—莫恩顿的其余的那些他的信徒们，知道他只不过是临时被挑选出来

---

① 威斯雷教派是下文所说美以美教派中的主要派别之一，系威斯雷（一七〇三——一七九一年）所建立。

② 英国以安立甘会为国教，非国教的教派之一名美以美教派，威斯雷教派属此。

③ 安立甘会在大教堂举行礼拜，美以美或威斯雷教派在小教堂举行礼拜。

④ 一般情况是在下列这些日子的礼拜仪式完毕之后，举行茶会：（一）星期日，（二）复活节、圣诞节等。

⑤ 圣公会系美国名称，这里是指英国国教安立甘会。

⑥ 指美以美或威斯雷教派。

的，对于他的为人和他所宣讲的教义，原来不曾抱着什么了不起的希望，因此也就对于他的到来，几乎觉得是毫无所谓的事情，就好象他们自己都是乡间这一教区里常常上教堂去的、身心最最健全的人，而他呢，便是给他们正式委派来的一位真正的牧师。所以，司脱克德尔踏进这块地方的时候，谁也不曾给他找个住处；可是他在旅途中受了凉，头里疼得很，却还得亲自去料理这桩事。他打听了一番，知道在这村中可以找到的供给膳宿的地方，只有一位莉茜·纽蓓蕾夫人的家里，在一条大街的上手的尽头。

这一个消息是一个小伙子说出来的，接着司脱克德尔便问他纽蓓蕾夫人又是怎样一个人。

这男孩子就说：她是一个寡妇，她没有丈夫，因为他死了。这男孩还加上几句：纽蓓蕾先生顶有钱，大家都是这末说，他还是一个佃户；不过他已害病死了。此外，从有关纽蓓蕾夫人宗教信仰这方面，司脱克德尔还打量出来，她该是属于那类两面都想讨好的人，大小教堂都会去。

"我就上那儿去吧，"司脱克德尔说，因为他觉得既然这里同一教派的人并没有一个共同居住的场所，那末他也就并无别的法子可想了。

"她这个人有点儿特别，不喜欢政府的官员，或者牧师的助理书记，或者牧师的朋友，或者这一类的人，"这孩子有些踌躇地说。

"啊，这样倒也许有些希望：我就去拜望她。不过，且慢一下子；还是你先去问一问她，能不能给我找个房间。我现

在另外有点事，得去看一两个人。你等一会可以到搬运工人那边去找我。”

约莫有一刻钟的工夫，这孩子回来了，说是纽蓓蕾夫人愿意供给他膳宿，因此司脱克德尔就到她家里去。这所房子是在一个围着矮树的花园里，似乎很宽敞，而且也舒服。他首先遇见一个年纪大的妇人，就跟她商量好：当天晚上搬了进来，因为这地方并没有客店，而他希望马上就可以给他安排一个住处。这个村庄是当地的一个中心，他住下之后，便须和邻近的各个小教堂同时发生联系。他方才原是暂时歇脚在搬运工人那边，如今就立刻把自己的行李从那边拿到纽蓓蕾夫人这里来，到了晚间，他便走进他的这个临时的家。

他觉得他现在既然住在这里，也无须敲门，便不声不响地进来；他就听到自己那一阵很快的脚步声好象老鼠似地一溜烟就到了后面几个房间，这时候他心里倒很高兴。他再往前去，便是一间所谓客室，这里是石头地，上面铺了一张地毡，可是没有把地面全都盖了，只盖着走路的那个部分，而家具下面满是尘土。不过这间房倒还很隐蔽，而且舒适。炉火照得挺亮，既映在桌腿的凸出的花纹上，闪个不停，又跟房门上的铜球和铜把手在作耍，还很强烈地偷偷直射火炉架子那块铜板的底面。一张有扶手的椅子被拖来放在火炉旁边，这椅子很深，盖上一个用马鬃编成的垫子，四周扣上无数的铜钉。桌上放着茶具，茶壶的盖子揭开了，还有一只小小的手铃放在十分恰当的地点，一个人坐在这张大

椅上，便会自然而然地想伸手去摇它。

司脱克德尔坐下来，觉得他在这个房间里所已接触到的一切，都很不错，于是就摇起铃来，算是开始他那定居的生活了。在这呼唤下，一位小姑娘蹑着脚步走进来，给他冲好茶。她说自己的名字叫马塞·莎勒，又向路上和村子一带点了点头，说自己就住在那边。司脱克德尔还没有把他的茶点吃了多少，只听得背后那扇门敲了一声，他就告诉那个来人进来吧，于是一阵衣服沙沙的响声使他回过头去。他看见站在他面前的，乃是一位美丽的年青女子，身体各部都长得十分匀称，有着深色的头发，一个宽宽的富于感觉而又美好的前额，一双眼睛使他心里热起来，而自己却还不曾觉得，至于那一张嘴，对于一切具有欣赏能力的灵魂而言，它本身也就是一幅图画。

“要不要我给你弄点旁的东西来当茶点呢？”她问道，一面向前走了一两步，她的容貌带有活泼的表情，她的一只手搭在门边上，摇着那扇门。

“谢谢你，不要什么啦，”司脱克德尔说，这时候他倒很少想到自己是怎样回答的，却在研究她跟这个家庭可能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你是真的不要什么东西吗？”这年青妇人说，显然是觉察到他不曾考虑过他自己方才的回答。

他重又留心看了一下桌上的那套茶具，已是样样都全。“纽蓓蕾小姐，真的不要什么啦，”他说。

“我是纽蓓蕾夫人，”她说。“莉茜·纽蓓蕾。我以前又叫

做莉茜·新伯金司。"

"哦，纽蓓蕾夫人，请你别见怪。"他还没有机会往下说，她已离开这个房间了。

司脱克德尔心里疑惑不解，直待马塞·莎勒进来收拾桌上的东西。"我的小女孩，这所房子是谁的?"他问。

"先生，是莉茜·纽蓓蕾夫人的房子。"

"那末，我今天下午看见的那位老妇人不是纽蓓蕾夫人吗?"

"不是的。那是纽蓓蕾夫人的母亲。方才上你这里来的才是纽蓓蕾夫人，因为她要看一看你是不是生得很漂亮。"

等到天已很晚，司脱克德尔快要吃晚饭的时候，她又进来了。"司脱克德尔先生，你没有叫我，我自己就来了，"她说。牧师连忙站起，心领这种殷勤。"我恐怕小马塞说话也许你不懂。晚饭你要吃些什么呢?——有冷兔肉，还有一条没有切开的火腿。"

司脱克德尔说，要是能有这几样菜，那真好极了，于是晚饭就开出来。他才用刀子切下一片肉，这时候门上又来了两下叩弹的声响。牧师已经懂得凡是有这么一种特殊韵律的叩门声，便表示那是他的这位动人的女主妇的几个手指在叩门，接着这位命运已被注定的青年就在她的乐于容受一切的、温柔的注视之下，把自己装得满满的第一口的食物咽了下去。

"司脱克德尔先生，我们家里还有一只小鸡——我方才竟忘记告诉你。你也许高兴让马塞·莎勒把它拿来吧?"

司脱克德尔既是一个青年男子，便自有青年男子的一套艺术，便大大地使用一下。他说他不要吃这小鸡，除非她亲自把它拿了来；可是这个意思说出之后，他又觉得用这样的话去挑动未免太大胆，而且对于一个庄严的男子，一位牧师来说，也显得在措辞上未免太重了些，因此他就红了脸。三分钟里，这小鸡出现了，然而，他非常惊讶，原来是由马塞·莎勒的双手送来。司脱克德尔很失望，这也许是有意的要使他失望一下吧！

他吃完晚饭，绝没有盼望纽蓓蕾夫人当晚还会来，然而正在这时候，她又跟以前一样地敲了敲门就进来了。司脱克德尔满脸高兴，这正是说明盼望着她的时候她虽没有来，却依旧没有什么损失。这青年男子因为招凉所引起的头疼，到了晚间越发厉害起来，她还没有说话，那一连串的、来势很猛的喷嚏已向他袭来，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

纽蓓蕾夫人看上去是十分同情他的。"司脱克德尔先生，今天晚上你的伤风可不轻。"

司脱克德尔回答说这个病相当的讨厌。

"我倒有个好主意，"——她补上一句，这句话说得很伶俐，一面望着桌上那杯显得很黯淡的清水。这位牧师是个生活有节制的人，正预备把它喝下去。

"你有好主意吗，纽蓓蕾夫人？"

"我有个好主意；单靠这种冷东西是不够的，你得再吃点旁的来医好这个病。"

"好吧，"司脱克德尔说，低头望着这杯子，"既然此地又

没有饭店，村上也找不到什么再好一点的东西，那末这冷水当然也就不错啦。”

对于这句话，她回答说，“离这里不很远，虽然不在这所房子里，倒有较好的东西。我确是在想你必须试它一下子，否则的话你可能就会真的害起病来了。确是这样的，司脱克德尔先生，你会害病的。”她看见他还想说什么，便竖起自己的一个手指。“你也别问那是什么东西；你且等着，自然会明白。”

莉茜去了，司脱克德尔等着，心里真愉快。没有好久她回来了，戴着没边的软帽，披着外套，说，“我很抱歉，你得帮我去把它弄了来。母亲已经上床了。你可否披件衣服，就从这条路去？还要请你把那个杯子也带去。”

司脱克德尔原是个单身小伙子，近几个星期来老是觉得有种渴望，要找到这末一个人，可以把些过剩的感情甚至于温存，向她倾吐，因此就毫不勉强和她同去；他跟着他的这位向导出了后门，穿过花园，这时候路就愈走愈往低处去，终于到了一处最低的地方，四周有墙拦住。这墙很矮，在夜色苍茫里，司脱克德尔望见墙外有几块灰色的墓碑，还看见教堂屋顶和钟楼的轮廓。

“走这条路就容易到那边，”她说，一面踏上和墙接连的那道堤；跟着又攀登到石头建筑物的顶上，再从这里纵身一跳，就到得里面了。那地方要比外边的地面高得多，就好象一般坟地的情况。司脱克德尔也照样往里一跳，在黑暗中随着她走过崎岖不平的地带，最后他们就来到那钟楼的门

口，他们进了门，她便轻轻把门掩上。

“你能保守秘密吗？”她说，声音跟音乐一般。

“能，保管你就象一口铁箱似的！”他很兴奋地说。

这时候她从自己的外套下面拿出一盏点着了的小灯，牧师方才却一点不曾注意她带着这东西。灯光照见他们已走近教堂里面唱诗坛前的阶梯了。在台阶下面的空处，堆了各式各样的木材，大都是腐朽了的房屋的支架、教堂所用一排排的长椅、门窗的格子，以及一块块的地板，这些东西原都装配在这个大建筑物的各处地方，陆陆续续被拆除下来，换上新的了。

“你好不好把些木板拖几块到一边去？”她说，把灯举到自己的头上，给他照得亮一些。“要不然的话，你来拿着灯，我去搬这些木板，好不好？”

“我干得了，”这青年男子说，就照着她的吩咐干起来。他好生吃惊，原来他这一搬动却揭露了一排的小桶，桶上箍着木圈，每个桶约莫有笨重车轮的毂那般大。等到这些小桶都露出来，莉茜把眼睛盯着他，好象要等他说些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她看见他默不做声，便发问了。

“我知道，是些木桶，”司脱克德尔说得很简单。他是一个离开海边较远的内地的人，父母都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地位，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人，去担任牧师的职务；所以当前这个情景并没有给他什么旁的暗示，只不过是这末一桩事：有这样的东西放在此处罢了。

“你说得不错，这是些木桶，”她这时候的口气十分率

直，却又带点讽刺。

司脱克德尔望着她，忽然眼里露出疑惑和害怕的神情。“不是私贩们的酒吧？”他问。

“对啦，”她说。“这些正是一桶桶的酒，黑天幕地里从法兰西偶尔飘到这里来了。”

在这个年代里，涅塞—莫恩顿和附近一带，有些人对于一种罪行——也就是外界所谓犯法的生意，总是一笑置之；照这个地方的居民看来，一小桶一小桶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就跟萝卜一般，不足为奇。不过，司脱克德尔对于这件事原是一无所知，这固然可以说是他的天真。他也想揣测这个带点不祥的神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等到他觉察出来的时候，他的神情就恐慌起来，这一切使莉茜见了先是觉得滑稽可笑，随又觉得十分笨拙，因为这样子未免太辜负了她所想要给他的那个良好的印象了。

“此地有一些人在干着走私这个行业，”她说，声音柔和，还带点抱歉的意思。“他们干着这一行，已经有好几个世代了，他们认为这个行业是对人无害的。现在你要不要就滚一桶出去呢？”

“滚出一桶有什么用呢？”牧师说。

“好从桶里抽出一点来治你的伤风啊，”她回答。“这酒十分强烈，吃下去可以即刻驱除伤风那类的病。啊，我们拿一点也丝毫没有错。我喜欢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这些酒桶的主人跟我这样说过。我原本应当弄些到家里去，那末我就不必来找这样的麻烦；不过我自己不喝酒，所以时常忘

记把它放在家里面。"

"我猜想起来，他们准你随便拿，就是希望你不会说出他们藏酒的地方吧?"

"不是的;并不是特意为了这一点;我要的话，还是可以随便拿。那末你也拿点吧。"

"谢谢你，既然你有这样的权利，我也就拿一点，"牧师低声说;虽然他还有些顾虑，自己似乎不该参加这样的工作，可是他终于把许多桶中的一个桶，从钟楼地板的角落里滚到屋子中间。"你叫我怎样把酒取出来呢?——我想起来，该用一个螺丝钻吧?"

"用不着，我来做给你看，"他这位富有风趣的伴侣说。于是她另一只手高举起来，手里是鞋匠用的一个大锥子和一个锤儿。"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能使钻子，因为钻下来的木屑要落到桶里去的;这样一来会使买主倒出白兰地酒的时候，知道这桶已被钻开过了。锥子就不会搞出木屑来，而且锥子弄出来的缝眼，几乎可以重新紧密地合拢来。现在你就去掉桶上的一个木圈吧。"

司脱克德尔拿起锤儿，敲掉一个木圈。

"现在你就用锥子在木圈原来遮着的那块地方，戳它一个孔眼。"

他又照着弄了一个孔眼。"酒流不出来，"他说。

"哪里的话?它会流出来的，"她回答。"你用你的两个膝盖头夹住这桶，使劲去挤桶的两头;我就端着这杯子。"

司脱克德尔听她的话;压力加在桶上果然生效，这桶竟

象是很薄的，酒便同泉涌一般喷了出来。等到杯里装满酒，他就停下来不再挤，而酒也立刻止住不流了。“现在我们还得用水来填满这个小桶，”莉茜说，“不然的话，谁要是碰它一下，它就会象四十只母鸡咯咯的叫起来，也就是表示里面没装满。”

“不是他们告诉你可以随便拿些吗？”

“不错的，是走私的这些人跟我这样讲的；但是买酒的那些人决不会知道，私运的人牺牲了他们来讨我的好。”

“我明白啦，”司脱克德尔一面说一面还是在怀疑。“我很想问问这样的行为还能算是忠诚老实吗？”

然而，他还是听了莉茜的指导，夹着酒桶，让那孔眼朝着上面，他挤一会，停一会，轮流的干，同时莉茜拿出一瓶水，自己从瓶里吸满一口一口的水，每次都把美丽的嘴唇贴在桶眼上，将水送进桶里，而在桶眼那边，每当压力放松，恢复原状，那水便被吸入桶内了。等到这个桶重新装满，司脱克德尔就将眼子塞好，木圈紧紧的套回原处，把这桶照旧埋在那堆破烂的木材中间。

“那些走私的人是不是怕你说出去呢？”他问，当他俩重新穿过教堂的空地的时候。

“哪里会？他们并不耽心这一着。我也不会这样干。”

“那末，他们可把你弄得够窘啦，”司脱克德尔使劲地说。“当然罗，你也会象老实人那样，有时候一定觉得你有责任去告发——你真地应该这样想才对。”

“啊，我倒从来不曾特别感到我有这种责任；而且，我的

第一个丈夫——"她停着不说了，声调有些儿惶惑。司脱克德尔是这样的老实，世故也还不深，所以不曾立刻懂得她为什么又把话收住；但是最后他终于明白：方才那几个字乃是脱口而出的，并且没有一个妇女是会偶然之间说出"第一个丈夫"来的，除非她常常想到第二个丈夫。他同情她的惶惑，特意让她有点时间恢复镇静，好继续讲下去。"我的丈夫，"她说，这时候她已把声调改正过来，"一向知道他们做的这些事，我的父亲也知道，都给他们保守秘密。总之，我不能告发任何一个人。"

"我如今才明白情况的严重，"他接着往下说，就象一个深深考虑到道德问题的人。"你竟被弄成这样的摇摆不定了，既回溯旧事，又自问良心，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这有多么残酷。纽蓓蕾夫人，我真的希望你不久会找到你自己的一条道路，脱离这个苦痛的境地。"

"可是，我现在倒还不想这末做，"她低声说。

这时候，他俩已攀过那堵墙，回到屋子里，于是她给他拿来一个玻璃杯，还有一些热水，接着就走了，让他独自去转自己的念头。他望着她那正在消失的形影，一面问自己：既然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是一位牧师，代表一种解除疑惑的光明，虽说现在还仅仅象一根价值半个便士的蜡烛，可是究竟该不该干出这样的一桩事来呢？他打了一个喷嚏，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他发现这猛烈的酒精给掺上了两三倍的水，烈性一减之后，就要算是他所知道的那些医治伤风头痛的最美的药剂之一了，特别是在一年中间这末一个阴

寒的时候。

司脱克德尔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大约有二十分钟，慢慢啜着那药水，一面在想，想到最后，觉得周围事物都温暖起来，便期望明天可以再会看见纽蓓蕾夫人。这时候他感到虽然按照时间来说，明天跟现在只是一个短短的距离，可是在情绪上竟觉得是十分绵长，于是他在房里转来转去，走个不停。他的眼睛被一件东西吸引住，那是一块女孩子表示自己的能耐，亲手绣的花样儿，装在镜架里显得很光滑；绣的是一丛枞树和几只孔雀，虽然是种装饰的玩艺儿，却很生动活泼，毫不呆板。环绕着那些花纹有一段短而且美的格言：

玫瑰盛开，花瓣喷香，
我生在世，事业是求；
玫瑰凋谢，花瓣仍香，
我虽辞世，事业永芳。

莉茜·新伯金司。敬畏上帝。尊奉国王。
年十一岁。

“这一准是她的，”他向自己说。“天啊，我真喜欢那个名字！”

他又在想人名的头一个字母，从A想到Z，①觉得其中

① 原文是：“由 Abigail 到 Zenobia”，此处略去，译其大意。

有没有比这个名字更能适合他的年青的女主人。他还不曾想得完，轻轻的叩门声又来了；牧师正在惊愕，她的脸已再度出现了，然而她的神情却如此平淡、冷静，便是最聪明机警的人也不敢断定，她此来是要凭那对迷人的眼睛挑动他的感情的。

“司脱克德尔先生，你受了凉，要不要在你房里生个火？”

牧师方才赞助过她把水掺在酒里，至今良心上还感到一点谴责，觉得眼前倒有一条自我惩罚的道路。“谢谢你，不必啦，”他很坚定地说；“用不着生火。我对生火从来不习惯，而且生火也未免太浪费。”

“那末我也不坚持，”她说，说完立刻就不见了，弄得牧师又仓皇失措起来。

他生怕他的拒绝也许恼了她，于是又想方才原该说是要生一个火，纵使这样会把自己烤得滚热，连床上都耽不了，而且还会害得他十多天不能自修功课。然而司脱克德尔又用一个初恋者所认为难得的安慰，来安慰自己，觉得他毕竟已和莉茜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已做了她的客人，那末，事实上，这位客人也就感到“寄宿者”这个名词倒有点诗意，而且他明天还一定可以看到她。

明天来到了，司脱克德尔很早就起身，他的风寒差不多退尽了。他一辈子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急于要吃早饭。他先出去稍稍散步，看看房子和它的周围，一到八点钟，他一分也不差重新踏进住处的门口。早饭吃过了，都是马塞·莎

勒在旁照料，并没有谁象昨晚那样自动地来问他，是否还有什么旁的需要而一时不曾说出来，如果有的话，她愿意设法来满足。他感到失望了，且到外边去走走，希望在吃中饭的时候可以看见她。到了中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饭，饭吃完了，还在那里挨了整整一个小时，尽管这段时间里，有两位新来的教师曾和他约好，要在教堂门口等着他谈话。他看看再往下挨也没用，于是沿着这条巷子走去，心里依旧很兴奋，以为晚间还可以看到她，也许还可以在附近那个教堂的钟楼里再干一次有趣的勾当，去给酒桶钻个孔。只不过他抱着决心，要竭力坚持不再掺水来把酒桶装满，那就比较合于道义，虽然这样的酒桶免不了要象基督教的国家里所有的母鸡那样咯咯地响。不过这究竟是桩奇怪的行业，而且这一事实无论什么也都不能掩饰。但是他想到了自己心里对于这桩事所感到的兴趣，远远胜过他到此地来的庄严职责，这时候他的脸色就沉下来了。

然而，跟着白昼的消逝，他的悔恨也消逝了。夜晚来到，他的晚茶和晚饭的时间也来到；但是不见莉茜·纽蓓蕾，也没有那些甜蜜的诱惑。最后牧师再也忍不住了，便问他的那个古怪的小侍者，“纽蓓蕾夫人今天上哪里去了？”他说的时候，很聪明也是很适当地给了她一个便士。

“她很忙，”马塞回答。

“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吗？”他又问，又给她一个便士，同时还透露出来他有的是便士。

“啊，不是的——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她说的时候

虽很自信，却有点提心吊胆。“她现在没有什么事。她只不过是耽在楼上，躺在自己的床上——她有时候喜欢这样子。”

他是一个相当顾到体面的年青人，不愿意再往下问，心中却在假定莉茜一定害着很重的头疼症，或是什么别样的小毛病。尽管这个小女孩方才是那样讲，他还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上床去睡了，连那位年老的新伯金司夫人他也都不屑去望一望。“我昨晚说过，我今天会看到她，”他心里在暗想；“但是事情却不如此！”

第二天且不说他的命运究竟是比较好呢，或是比较坏，他一清早却在楼梯脚旁遇见了她，而且这一个白天里还承蒙她来访问了两次——一次是如同第一个晚间那样，为了很亲切地问他住得可舒服，另一次是将一束冬季的紫罗兰放在他桌上，并且还答应他等到花谢了再来换。这两次，她都在微笑中表示她是如何知道自己给对方所产生的效果，虽然也必须点明，她这种意识与其说是有所计划，还不如说是逢场作戏，并且还意味着自傲是多于虚荣。

至于司脱克德尔，也很明白自己具有无限可能去违反教义，做出堕落的事来，于是只好期望在不信国教的人们的中间也会出现一些维护神明的圣徒。他的嘴和眼睛都在戒备着，这样约有一个半钟点，后来他觉得再要挣扎下去也没有用，只好跟当前的情况妥协了。“另一个牧师一个月里就要来了，”他坐在火边向自己说。“那时候我可以离开此地，她呢也再不会弄得我心不在焉了！……那时候，我要不要永远

独自一个生活下去呢？不，我只须等到满了候补牧师的两年期限，便可居住一所带着家具的房子，这房子还有一扇油漆门和一个铜门环；那时候，我要径自回到她这里，但等最后那道菜放在食盘上面，我就直截了当地向她开口！"

年青的司脱克德尔便是这样过了两个多星期又着急又高兴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事情的进展，也正如有史以来这类事情的进展一样。有时他一天中间几次见到这恋爱的对象，第二天却完全不见她，最最想不到会遇见她的时候却偏偏遇见她，而从若干的示意和暗号看来，到了一定时刻，她几乎象约好似的应该出现在某处地方，却又偏偏看不见她。由于他们住得如此靠近，这样一种轻微的调情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而司脱克德尔也尽量用理性来克制自己，去迁就这种情况。她因为是住在自己的家里，所以能够不和他见面而使他感到苦恼或失望，随后又忽然之间使上一些小殷勤，将他包围，毫不费事又把他笼络过来；因为讲到身份，她既是他的女房东，原有权力能够给他这类的殷勤。他时常半天工夫不出门，希望能够看见她，但是等到发现她这一次是不会让他看到的了，于是就赌气出门去，特意寻一条最冷落最阴湿的路，瞎走一通，她呢便会在这天晚上以这样的话来恢复平衡的局面："司脱克德尔先生，我想你一定觉得夜晚有风从你卧室的窗缝吹进来，所以今天下午我趁你出外的时候，给你挂上了厚一些的窗帘；"或者："司脱克德尔先生，我注意到你今天早晨打了两次喷嚏。一定是风寒还在缠着你；我想准是这样的——因此我老是在惦记；你必须

让我给你做些热牛奶，里面加上葡萄酒。”

有时候他从外边回来，发现他起坐的这一间重新布置过，原来放桌子的地方却摆了几把椅子，桌上稍稍点缀这一季节里的鲜花和绿叶，使房里显得一番新。又有些时候她会站在房外一张椅子上，将冬风吹下来的月季花枝，重新钉好在墙上；他当然踱出门去帮助她，这时候他俩的手掠过碎布和细钉，也就碰到一处了。于是他们在一度不很和谐之后，重又成为朋友。遇到这类场合，她会用一种美妙以至恳求的态度，说出她不能不再来打扰他一下；而他呢，更会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愿意百倍地服侍她，如果她需要这样的话。

二 他是怎样看见另外两个男子的

事情便是处在这末一种向前发展的状态中。有一个傍晚，满天是云，司脱克德尔坐在房里，听见她在门口低声劝说一个人，这使他好生诧异。这时天色已晚，百叶窗还没有关上，蜡烛也还没有点起；司脱克德尔情不自禁把头伸到窗外。他看见门外有一个青年男子，穿着微带白色的衣服，他回想一下，断定穿这衣服的人便是住在楼下的那位体格很好、相貌很美的磨坊工人。磨坊工人说话的声音一会很低，一会又很坚决，有时竟达到了提出正面要求的地步；不过究竟讲的是些什么，司脱克德尔无法听出来。

这谈话还未终止，第二桩事又引起牧师的注意。莉茜家里的对面密密地长着一丛桂树，经常是一片浓荫。现在

有一株桂树的枝干背着天空的光亮颤动起来，而一刹那间有个人头从那里向外窥视，随又停住不动了。他好象对于门口的谈话也很感兴趣，显然是躲在那里来侦察，来偷听。倘若司脱克德尔对于莉茜不是一个情人的关系，他可能就要出去调查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虽然已经把她当作自己人，可是她究竟也还不曾以此相许，所以他只好是站起身来，背着火炉的光亮显显自己的影儿，这样一来偷听者便不见了，而莉茜和磨坊工人谈话的声响也比刚才又低了一些。

这种情况使司脱克德尔很不自在，所以等到磨坊工人一走开，他便说道，“纽蓓蕾夫人，你有没有留意方才有人在侦察你，并且把你的话都听去了？”

“什么时候？”她问。

“就是你跟那个磨坊工人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人从桂树那边望过来，那股醋劲儿就好象他可以把你吃下去。”

这桩小事原不值得怎么介意，可是她却十分介意，接着他又说，“也许你是讲的一些不愿让人听到的事情吧？”

“我讲的也不过是公事，”她回答。

“莉茜，你该坦白些！”青年说。“假如只是谈公事，为什么有人要来听你呢？”

她望着他，觉得奇怪起来。“那末，你想我所谈的还能够是什么别的事呢？”

“算了吧——只有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谈话，才或者会使一个躲在暗处的人感到兴趣咧。”

“呀，这就对了，”她笑着说，虽然心神有些不定。“我告

诉你吧，我的表哥奥列特已经向我谈到婚姻的问题，他不时在谈，这倒是真的；但是他方才谈的却不是这个。我满心希望他方才就是谈这个。因为这样便不会使我感到情形太过严重啦。”

“哎，纽蓓蕾夫人！”

“真是那样的。自然罗，这并不是说我就应该随意附和他。还是为了一些别的缘故，我才会希望他只谈婚姻，不谈其它。司脱克德尔先生，我很高兴，你告诉我那个偷听的人。这一个警告适得其时，我要再去看看我的表兄。”

“不，等我把话讲完你再走，”牧师说。“我要把话一齐都说出，不再有什么顾虑了。莉茜我俩的事成就成，不成就不成；请你干脆点！”接着他伸出他的一只手，她呢毫无拘束便让自己的手搁在他的手心里，但是没有说什么。

“你的意思该是答应了？”他等了一会便这样问。

“你可以做我的情人，如果你愿意。”

“那末为什么你不同时说，你在等着我，等我有了一所房子便能回到这里来娶你？”

“因为我在想——在想旁的一桩事，”她说的时候带着不安。“许多事情同时来，而我得一次解决一件事。”

“亲爱的莉茜，无论如何你总能够使我相信，除掉公事以外，你不应允许那磨坊工人跟你谈话了吧？你近来不曾直接地帮他一手吧？”

她有意闪避这个问题，说道，“你该懂得，他和他的那帮人已经弄惯了，有时候总把些东西搽在我的屋子里，因为我

又不曾拒绝他，这就使他得寸进尺了。”

“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

“那些桶子——我们这里管它们叫‘东西’①。”

“但是为什么你不拒绝他呢，我亲爱的莉茜？”

“我一直没有能够很好地这样做。”

“你太胆小啦。他本就不该这样欺哄你，用他走私的勾当来危害你的名誉。下一次他再要把他那些酒桶搁在这里的话，你就让我把桶子一齐滚到街心去，你可能答应我？”

她摇摇她的头。“我可不愿意这样大胆地冒犯邻居们，”她说，“我也不愿干出一些事，把这怪可怜的奥列特送到海关人员手中去。”

司脱克德尔叹了口气说，他认为莉茜的慷慨宽大是错了的，因为这样一来岂不是帮助了那些欺君妄上、不缴税款的人吗。“无论如何，你能不能让我使他不再把你当做情人来亲近？你能不能干脆告诉他，你是无意于他呢？”

“目前请你不要这样做，”她说。“我不愿得罪我的一些老邻居。这样做不仅关系着奥列特先生一个人。”

“这可太糟糕啦，”司脱克德尔很不耐烦地说。

“一句话算数，我不会惹得他把我当做情人看待就是啦，”莉茜回答得很真挚。“一个懂得道理的人听了这样的话，总该满意了吧。”

“不错，我满意了，”司脱克德尔说，脸上的不愉之色化

① 在原文里，“东西”的第一个字母 t 是大写的，表示着重的意思。

为乌有。

三　这件神秘的大衣

司脱克德尔现在开始特别注意到他这位美丽的女房东的生活有个特征，这特征他以前无意之中也曾偶尔觉察到，可是很少加以思考。那就是，她早晨起身的时刻非常不规则。有一两个星期，她还算按时间，七点半钟就到楼下来，差也差不了几分钟。跟着她便迟到中午十二点钟才露面，这样也许要接连三四天；而且有两次他又证明了一种情况，她要迟到下午三点半钟方始离开她的房间。后来有一天，他特意要跟她商量一件事，于是他再一次注意到莉茜还是起得这样迟。他也跟往常似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她招了凉，头痛，或者有些旁的小毛病，要不然便是特意不露面，可以避免碰到他，跟他谈话；不过这一点，他还不大能够自信。然而，前一种推测终于找到了反证，这是由于几天之后他俩谈到健康的问题上，她很天真地说，从去年一月起整整有一年工夫，她不曾有过片刻的不舒适，如头痛或者任何一种毛病。

“我听了很欢喜，”他说。“不过我以前从来不曾这样想。”

“什么，难道我看上去有生病的样子吗？”她问，一面向他抬起脸来，表示他怎么能瞧着这样的面容而竟会想到有病呢。

"果然一点没有生病的样子；我只不过因为你时常要耽在你的房间里，把一天最好的时光就这样度过，所以才会想到你也许是生病。"

"啊，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其实这里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司脱克德尔先生，只不过是爱睡罢了，"她低声说，那神情有人也许会以为是冷淡，但司脱克德尔最不喜欢看见她这样。

"决不会是什么爱睡！"

"的确是爱睡，我可以告诉你。每当我耽在我的房里，直到午后三点钟，你可以放心，这时候我是睡得熟极啦，要到三点钟才会醒过来，否则的话我决不耽在房里的。"

"这太可怕了，"司脱克德尔说，一面想起万一弄成习惯，每天如此，那末这样的放任对于一位牧师的家庭真会带来不良影响。

她料想他是出于一番善意，也是替将来打算，所以又说，"只是当我整夜醒着的时候才会如此。我有时不到清早五六点钟是不去睡觉的。"

"啊，那又当别论，"司脱克德尔说。"不过失眠到了这末一个惊人的程度，已是真的病了。你有没有告诉医生呢？"

"那可没有——何必这样做——我已习惯成自然了。"她不再说什么便走开了。

假如不是由于下面这桩事，司脱克德尔也许要等上一段长时间，方始了解她失眠的真正原因。那是一个墨黑的夜晚，房子里所有旁的人都已安息，他正坐在他的卧室里，

给他某一次的讲经先写些笔记，已勉强地写了许久，直到一点钟方始上床。他还没有睡着，听见前门有敲门的声音，起先倒是不大敢敲，接着才敲得响一点。屋里没人答应，于是那个人又继续在敲。由于整个屋子里的人还是没被敲门的声响所惊动，司脱克德尔便从床上爬起来，走到他的窗口，那扇窗正对着下面那扇门，他便把窗打开，问谁在门外边。

一位年青妇人的声音回答说，门外边是苏珊·华立丝，又说她是特来问纽蓓蕾夫人能否给她一些调制膏药的芥子油，因为她父亲胸口的病症很厉害。

牧师既没有呼人铃，也没有仆人，不得不亲自出马，便说，“我去招呼纽蓓蕾夫人。”他自己连衣服都不曾穿得周全，便顺着甬道走去，敲敲莉茜的门。她不曾答应，司脱克德尔想起了她睡眠的习惯原不正常，便用拳头在门上使劲捶，这一捶门便开了，他方始发现门只是虚掩着。现在既然门开了，声音便好充分传入，他于是不再敲门，用着稳重的调子说，“纽蓓蕾夫人，有人在找你。”

房里很寂静；无论哪里连呼吸和穿着衣服的声响也没有。这时候司脱克德尔朝着这门敞开的地方喊了一声“纽蓓蕾夫人！”个个字都清楚——里面仍旧没有回答或任何动作。跟着他听到对面房间，也就是莉茜母亲的房间有些声响，好象她倒给他的喊叫惊醒了，正在赶紧穿衣服，虽然莉茜是不曾被惊醒。司脱克德尔轻轻关上年青妇人的这扇门，走向对面的那一扇，可是在他到达之前，新伯金司夫人已把门开了。她穿着日间的衣服，手里拿了一个亮。

"是谁在叫来叫去?"她吃惊地问。

司脱克德尔把那女孩的口信说了一遍，还很认真地加上一句，"我没法唤醒纽蓓蕾夫人。"

"这倒没有关系，"她的母亲说。"我跟我的女儿一样，也能够给那女孩去找芥子油。"接着她便从房里出来，下楼去了。

司脱克德尔折回自己的住处，刚走到楼梯口，好象又另外想起什么似地，向着新伯金司夫人说，"方才唤不醒纽蓓蕾夫人，我想她总没有出了什么事故吧?"

"没有什么，"老妇人连忙说。"一点也没有。"

牧师仍然觉得不满意。"您可否进去看一看?"他说。"这样我才更放心。"

新伯金司夫人回到楼上，走进她女儿的房间，几乎立刻就出来。"莉茜一点也没有什么，"她说；说完又下楼去招呼那个讨油的女孩，这女孩因为看见有了光亮，所以一直站在那边安心地等候。

司脱克德尔回到他的房里，跟以前一样躺下来。他听见莉茜的母亲开开前门，让女孩进来，接着便是她俩去到碗橱那边，找寻所需要的药剂，还有彼此低低的说话声。女孩走了，门被闩上，新伯金司夫人上楼，整所房子又静下来。可是牧师依旧睡不着。这事情太奇怪了，使他不能不猜疑，并且他方才所见假若都是真的话，那末，这简直是他的经验之中所最最不能说明的事情，越发使他感到烦恼了。他不能使自己确实相信，当他在门口那样喊叫的时候，莉茜·纽蓓蕾是在房里面，尽管他以前也曾听到过，她向来总是在某个

时间上楼，走进寝室，并且照例是进去之后便不再出来。然而，他所能想到的理由都否认了她是在别的地方，因此他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原来那个很不可靠的看法，还是认为她是在房里睡得烂熟了，纵然当时喊叫和捶打声，响得那般厉害，足以惊醒七位长眠者①，而他却不曾听到房里丝毫的呼吸和动作。

他还没有作出任何的正确结论之前，自己也睡着了，直到天亮才醒过来。这时天气晴朗，他仍照平时的惯例，出门去和早晨初升的太阳打个照面，可是他在出去之前不曾看见纽蓓蕾夫人；然而因为这情形到底没有什么特别，他也就不去注意了。到了早餐的时刻，他听见厨房里有她的声响，知道她就在那边，但是因为后面这些房间和前面完全隔断，所以也就看不见她本人，只觉得她好象跟人说话，吩咐做些什么，在那壶、罐、漏勺之间忙来忙去，一切都跟平时一样，于是也就没有理由再去浪费时间作毫无结果的揣测了。

牧师为了这些事情弄得精神涣散，很是苦恼，因此他对于那种临时性的讲经，也就不能有所改进。他已经时常在讲坛上把哥林多人说成罗马人②，又把一些赞美诗唱得音节十分短促，而这类的赞美诗以前原被省略掉，因为群众所

---

① 西洋文学中的一个传说：古代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城有七个基督徒，因为遭到罗马皇帝德西阿斯（二〇一——二五一年）的迫害，藏身洞内，彼此相抱睡了两百多年，才被一个牧羊人唤醒。

② «新约圣经» 中有 «保罗达罗马人书» 和 «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 及 «后书»，司脱克德尔把“哥林多人”读成“罗马人”。

惯唱的音调本来就不够高，跟不上来。他已完全决定，但等在此逗留的几个星期将近结束的时候，便把事情简单化，自己索性向她明确地提出要订婚，假如忏悔是必要的话，留到以后有空再来忏悔吧。

他既抱着这末一个目的，于是就在她这次神秘的睡眠之后的下一个傍晚，向她建议不妨趁天黑之前一同出外去散步，他所以要建议在天黑之前，就是为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可以不被人家撞见。她答应去；他们走过围墙那边的一段坡级，来到一条有些掩蔽的小路上，就当时的情形说，这里要算一个相当理想的场合。但是，双方虽然都有意图，可是在这次散步的时候，又都提不起精神，有点心不在焉似的。她比往常似乎脸色还要苍白一些，并且不时地把头扭转去。

他们默不做声，走了一大段路之后，司脱克德尔埋怨似地说，"莉茜！"

"怎么样！"她回答。

"你方才怎么打呵欠？——难道我陪着你还没有意思吗！"他把话这样讲，但是自己心里却在揣测，她的打呵欠是不是主要由于前天夜里的身体困倦，而不是因为目前的精神困倦。莉茜向他道歉，并且承认她是很吃力，这一来给他一个机会可以针对要点往下问；但是他的拘谨还是不曾让他把这问题向她提出来；于是他很不自在地决定再要等待等待了。

二月整个过去了，这一月里是泥和霜，雨和霰，东风和大西北风的你来我去。耕好的地上有一个个空洼，就象一

处处的池塘，那里的水都来自高处，停滞下来，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浸透到土里面去。鸟儿开始活跃，每天傍晚日落之前，便飞来一只画眉，停在最最靠近纽蓓蕾夫人房子的那株大榆树上，满怀希望地歌唱。一阵阵有劲的寒风和干脆易裂的土地，已让位给无孔不入的那股潮湿，这要比风霜来得更加使人不舒服；但是它暗示着春天的到来，因此它虽使人不快，究竟还是可以忍受的。

司脱克德尔至少有过六七次，企图取得莉茜对他的谅解。因为在邻居来访的那个晚上她显然没有在家，这使他感觉事情太神秘了；此外也由于她在不该睡觉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躺在床上，所以每当他要大胆地说出口来，心里总感到有种阻力。于是他们两人便依旧象一对还没有明明白白订了婚的情人在过日子，彼此都还难以承认对方已经是可以称为理想的对象。司脱克德尔只好一心这样想：那正式委任的牧师既然展缓他到职的日期，他也就拖延了自己起程的日期，因此不免犹豫起来，没有必要急于求婚了。但是情形也许是这样的：他愈要考虑得周详，这考虑本身也就愈加显得必要，而且还在告诉他，不如把莉茜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再准备和她订下关系到自己一生的隆重的婚约。至于莉茜在这个问题上，却总象已经准备好，让对方会用比以前更进一步的企图，来向她进逼；但是她仍然保持她的自主精神，甚至于即使是一个意志还要动摇一点的男子，也不会因此而降低他的热情。

三月一日的晚间天快黑的时候，他偶然踱进他的寝室，

看到椅子上有一件大衣，一顶帽子和一条裤子。他想起不曾把自己的什么衣服擦在椅上，所以就走上去，好在朦胧的光线下看个仔细，这才发现件件都不是他自己的。他呆了一晌，心想这些东西怎么会到这里来。只有他一个男人住在这所房子里；然而这些却都不是他的，难道他一时眼花还不曾看得明白。不是的，这些的确不是他的。于是他唤马塞·莎勒前来。

“这些衣服怎么会弄到我的房里来？”他说，随手就把那使他不快的东西扔到地板上。

马塞说，方才纽蓓蕾夫人叫她把这几件衣服刷干净，她便把它们搁在这里；因为没有别人住在这里，准是司脱克德尔先生的。

“我也不怪你，”司脱克德尔说。“现在就把它们拿下楼去，交给你的太太，跟她说这是我在此地找到的，我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候门是敞着的，他听到楼下有人在谈话。“怎么这样蠢！”纽蓓蕾夫人说，声调有些个着慌。“怎么啦，马塞·莎勒，我几时关照过你把它们放到司脱克德尔先生的房里去？”

“我以为这样沾满烂泥的衣服一定是他的，”马塞低声下气地说。

“你应该把它们扔在晾衣裳的架子上，”这年青的女主人厉声地说；接着她就把这些衣服搭在她的手臂上，走上楼去，很快地经过司脱克德尔的房间，走到甬道的尽头，使劲地把它们一抛就抛进了一间耳房里。这件事到此结束，整

所房子重新寂静无声。

假若这些衣服发现在一个寡妇的家中，而且是干干净净的，那倒没有什么稀罕；或者给虫蛀了，或者满是皱纹，或者由于许久没穿而上了一层霉，这也都无所谓；然而这些衣服竟是新近才溅上污泥的，这就使得司脱克德尔大感不安了。当一位青年牧师在和情人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好象柳枝摇曳般的不稳阶段，哪怕是些细节，也足以引起波动，而目前这番光景，已是从真实的事物中显出一种冲突，因此就成为一桩使他激动的事情。不过，当时没有进一步发生什么；但他却变得很仔细了，一味地东猜西疑，老是不能忘记这一情况。

有一天早晨，他从他的窗口往外望，看见纽蓓蕾夫人亲自在刷一件褐色大衣下摆上面的泥土，这件大衣，假若他没有错认的话，就是以前曾经使他房内的椅子都显得漂亮的那一件；按照泥土的颜色来判断，该是附近的涅塞—莫恩顿那块洼地里的污泥，它们密密地溅在这件大衣背上的缝子里，太阳照着，点点的污迹都看得清楚。前一两天下过雨，因此不能不使人推想到，穿这件大衣的人新近曾在那些小巷和田野一带走过不少的路。司脱克德尔推开窗户往外看，纽蓓蕾夫人就扭转头来。她脸上慢慢泛红；她从来没有比此刻更美，或是更加不可思议了。他情不自禁向她招手，还道了早安；她呢，一看见他便停下不刷，接着扭扭怩怩地向他还了礼，就把那件只刷得一半干净的外衣卷了起来。

司脱克德尔关上窗子。关于她的行动，无疑地可以作

些简单的解释；但他自己一时却想不出来，只是希望她就在此时此地，自动地讲出一点来，不要让人白费猜疑。

然而，莉茜当时虽然不曾给他一个解释，可是下一次他俩遇见的时候，她却把这问题提出来了。她跟他闲谈到一件别的事情，说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她正在拂去几件旧衣服上面的灰尘，而这些衣服原是她那可怜的丈夫的。

“你敢是为了尊敬死去的他，特意把这些衣服弄干净？”司脱克德尔试探了一下。

“我有时候把这些衣服拿出来透透空气，拍拍灰尘。”她说话时候那种天真烂漫，是世间最足令人神思恍惚的。

“难道死去的人会从他们的坟里出来，去走在污泥里面吗？”牧师低声地说，已经给纽蓓蕾夫人涎得浑身在淌冷汗。

“你刚才说什么？”莉茜问。

“没什么，没什么，”他很悲伤地说。“只不过是几个字眼儿——下星期天我讲道时用得着这么一个短语。”很显然，莉茜不曾觉察他已看见了这件惹出是非的大衣，在下摆上面有着许多新近走路时沾上的泥迹，还以为他真地相信这件大衣是从箱子或抽屉里边取出来，不曾有人穿过。

事情的趋势简直是愈来愈暗淡了。司脱克德尔感到如此颓丧，所以也不去逼着她解释。他既不嚷着要动身，说什么宁愿到孤岛上面的异教徒中间去当一个宣教师，借此来威胁她；他也不对她作任何的责难。他只不过在她说完这番话之后就跟她分手，去过自己的狼狈的日子，逐渐变得抑郁而且拘谨，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四　在一个月初的时候

下一个星期四，气候变化不定，潮湿而又阴沉；到了晚间，又有起风的样子，使人很不舒服。这天早上，司脱克德尔到圆丘海去参加一个什么纪念仪式，回来的时候，在甬道里碰到了这位动人的莉茜。或许由于那天他心里恰巧一阵子高兴，或许由于在外边溜达了一会，或许由于原来就不大喜欢把以往的事搁在心上，司脱克德尔是就自己兴之所至，忘了大衣那件事，因此他这天晚上过得很愉快。这倒不是说他跟她在一处，而是说他听到了她说话的声音，因为她坐在后面的一间屋里和母亲谈话，一直谈到母亲上床睡觉才住口。不久之后，纽蓓蕾夫人也去睡了，跟着司脱克德尔自己也准备上楼。不过他走出房门之前，在那将熄的炉火边上站了一晌，心里想想这桩事，又想想那桩事，正想得出神的时候，他插在烛台里的那根蜡烛闪了几闪，这才把他惊醒过来，跟着这根蜡烛就忽地不济事了，终于熄灭。他知道他的寝室里有一个打火匣，有些火绳，另外还有一根蜡烛，便暗中摸索上楼去。他到得自己的房里，哪里都摸到，要找那个打火匣，可是找了好久还是找不到。最后他才发现它，于是打出一个火星；他正在燃着硫磺的当儿，觉得自己好象听到甬道里有个什么动作的声响。他更使劲地吹那火绳，火绳忽地燃着了，产生一股青蓝色的光亮，他便在这光亮的帮助下，朝着一直敞开着的那扇门往外望，这才大吃一惊，但

见一个男人的身影在楼梯口上消逝了，显然是想逃走，不让人家看到。这人就穿着莉茜曾经刷过的那套衣服，而身体的轮廓和走路的样子，却又给了这位牧师一些暗示，穿这套衣服的人原来就是莉茜她自己。

但是他对于这一点还拿不稳。司脱克德尔十分惊异，决心要去侦察这桩秘密，并且要照自己的办法去侦察。他来不及点亮蜡烛，便把火绳吹灭，到了甬道上，踮着足尖向莉茜的房间走去。当他走近的时候，从她卧室的窗口漏出一方块淡淡的灰色的光亮，这告诉他房门是开着的，也暗示他房里的人是出去了。他转回身来，他的一只拳头就落在楼梯的扶手上了："原来是她；穿了她亡夫的外衣，戴上亡夫的帽子！"

牧师发现目前这桩事没有旁人夹在里面，多少放下心来，可是仍旧觉得诧异，便偷偷下楼，轻轻穿上长统靴，披上外套，戴上帽子，去试一试前门，前门跟往常一样是锁住的；他又到后门，发现后门不曾锁，便走出后门，到了花园里。这天夜晚很温暖，没有月亮，雨刚下过，每阵风来，吹动了大树和小树，那枝上时常忽然滴下一点雨水。司脱克德尔听出在这些声响之中，花园外边的那条路上还有轻微的脚步声，他猜想该是莉茜的。他随着这声音走，当时的风向跟那位步行者所取的方向恰巧相反，这一情况对他也很有帮助，使他走到后来相当靠近她了，于是他便站住不动，免得被她听到，那就也许有些危险了。随后他仍旧跟着她经过了大街小巷，——我们说它是街或巷也都无所谓——总之如今是到了这末一个所在，路的两边，篱笆要比房屋多。这时候从

一所茅屋的门里走出一个人，朝着她的那边去。莉茜停下来；牧师踏在草上，也停下来。

“那边是纽蓓蕾夫人吗？”方才走出来的那个人问。司脱克德尔所主持的礼拜集会里有一些最最虔诚的信徒，他认识这就是某一个信徒的声音。

“正是的，”莉茜说。

“我都准备好——我到这里已经一刻钟了。”

“啊，约翰，”她说，“我听到了坏消息；我们今晚的这一场是要遇到危险的。”

“你该是已经告诉大家了！我想可能有危险。”

“不错，”她慌忙地说；“你得立刻上那些家伙守候着的地方去，告诉他们，明天晚上还是这个时候，才用得着他们。我还要去放把火，好让那小帆船躲开。”

“我就去，”他回答；立即从那边的一扇门出去了，莉茜继续走她的路。

她加快脚步往前奔，沿着这条巷子转到路上有个栅栏的地方，那里是专收货物通行税的一个关卡，她穿过栅栏，到了通往棱斯涡斯的那条小路上。她就此登上小山，一点没有什么踌躇，接着又穿过盍尔涡斯的那个孤零零的小村落，沿着山谷往下走，那已到了小山的另一边了。司脱克德尔从来不曾朝着这个方向走过很长的路，不过他知道假若莉茜再往前走上许多路，那末她便靠近海边了，那里离开涅塞一莫恩顿足足要有两三英里；而且他们动身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一刻，这样看来，她的意思似乎要在半夜到达海边。

莉茜没有好久又上了一个小山，同时司脱克德尔也很敏捷地沿着左边上去了；于是他耳边传来了一阵阵沉重而且单调的涛声。这座小山离开海边一带最高的崖石还有五十码,在日间的话,从这里显然可以望见海湾的全景。这天夜晚,天空有着足够的光亮,所以莉茜由攀登崖顶起,以至歇口气,最后坐了下来，她那乔装改扮的模样，一直都被天色反映得清清楚楚。司脱克德尔决不愿意在这个当口去吓唬她,但又极想靠近她,于是就跪了下来,用手撑着身体,往前爬,爬得再高一点之后,便停在那里。

风既冷,地又湿,他实在不愿老是保持他所处的这个位置。然而这青年人还没有决定离开那里，便听得身后有说话的声音。他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他一心害怕莉茜要遇到危险,正打算跑上前去警告她说,她这样可能会被来人瞧见，然而正在此时，莉茜已爬进一丛矮树林里，躲起来了。这原是一个毫无掩护的地带，象这末一丛矮树依旧是很不安全的;不过这些树虽还未长大,却有一个黑沉沉的轮廓，把莉茜的身影笼罩进去，就好象她已成为这轮廓的一部分了。她显然也跟他一样，听到那些人。他们很挨近他的身边走过去了,大着嗓子随便谈话,虽然海里一阵阵的浪头不停地冲洗着岸边,依旧能够听得到这些谈话,并且从那些话中还可以明白,这些人倒不是干那冒着危险的活儿的。这一点被证明是事实：他们有些话飘过空中到了他的耳朵里,使他马上忘记当时自己是耽在一个寒冷的地方。

"是怎么一种的船呢?"

“是一只帆船，约莫有五十来吨。”

“我想该是从车尔堡开来的吧？”

“不错，我也这样想。”

“不过，这一趟不是全归奥列特的吧！”

“决不是。他只有一份。里面还有旁的两个人的呢——一个种田的，还有些也是这类的人，他们的姓名我却不知道。”

说话的声音听不见了。这些人的头和肩膀向着崖石那边逐渐缩小，终于全都看不见了。

“我的宝贝准是受了那个不信神的什么奥列特的勾引，也参加了一份，”牧师埋怨地说；在这些时刻里，莉茜的身体和名誉正在危险之中，他对莉茜的诚挚的感情也就很快地发展到了顶点。“所以她会到这里来，”他跟自己说。“哎，这才真是她的毁灭！”

从莉茜藏身的地点，忽然发出一道光亮，而且逐渐增强，打断了牧师的那场慌乱。过不了几分钟，这光还没有到十分强烈的程度，这时候他却听到莉茜从他身边掠过，朝着山脚下回家的那个方向而去，她行动的迅速，就象从投石器上弹出来的一颗石子。这光现在愈加炫耀，照到的地方也很广，这就把它自己的位置表示得很清楚。原来莉茜方才是燃起一束金雀花的枯枝，把它插在矮树上，自己伏在树下面；风扇动着这火焰，跟着那枯枝爆裂的声响顶厉害，看来是要烧到枯枝和矮树一齐完了才算数。司脱克德尔停了下来，可是只看到这么一些，便又赶快去追随这少妇所走的那条路。他想追上她，报上自己的姓名，仍旧和她做朋友；

可是他尽管往前跑，却一点也看不见她。于是他飞也似地横过盍尔涡斯的空旷的原野，踏着地上意想不到的裂缝和斜坡，把自己的腿和脚跟都扭痛了，等他到了高地和平路之间的那扇栅门，才迫不得已停下来透上几口气。在他的前面或后面听不到一点儿动静，这时候他断定莉茜还没有跑在他前头，而是听到了他跟在自己的后头，满心以为他准是个收税的家伙，因此就躲在路边的什么地方，让他走过了再说。

他这时候向镇上走去，比较消停一些了。他回到住处，发现自己的推测是对的，因为栅门并没有锁，后门也不曾闩上，和他出来的时候一样。司脱克德尔进来，把门关好，便在廊下静静地等候。大约有十分钟，他听到还是方才出去时候的那个轻轻的脚步声；这声音在栅门那边停了一晌，跟着是栅门开了和轻轻地关了，是后门的门闩拔起了，终于是莉茜进来了。

司脱克德尔走上前去，一边说道，“莉茜，你别惊慌。我等候着你咧。”

她吓了一跳，虽然她已经听出是谁的声音。“是司脱克德尔先生，不错吧？”她说。

“是的，”他回答，可是现在反倒生起气来，因为她平安无事地到了屋子里，而且并不怎样紧张。“今天晚上我可发现你干的那场好事了。你穿的是男子的衣服，我真替你不好意思！”

莉茜几乎找不到什么话来回答这个意外的责难。

“我只有一部分是男子的打扮，”她有点支吾，向后退

缩，缩到了墙边。"我只用了他的外套、帽子和裤子，这原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他是我自己的丈夫；而且我这样做也只不过因为，倘使你穿上一件大斗篷，风一来把它吹得鼓鼓的，你的双手就会不得空了。我里面穿的仍旧是我自己的衣服——只是折紧一点，挤拢一点罢了！你上楼去，让我过去好吗？我不愿你在这样的时刻看见我这样的打扮！"

"但是我有权利看看你！你怎么还认为我们之间现在可以有些隔阂呢？"莉茜听了默不做声。"你是一个走私漏税的人，"他接着说下去，一股发愁的神气。

"我在这桩行业里只搭了一份，"她说。

"那倒没有什么分别。你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一直保守秘密呢？"

"我并不时常干。我只有在冬天有新月的夜里才干咧。"

"哎，我想那只是因为旁的时候不能干罢了……莉茜，你真是使我受不了。"

"这我倒很抱歉，"莉茜心平气和地回答。

"现在就算了吧，"他也说得比方才温和些，"幸亏还没有闯什么祸。你能不能为了我的缘故，完全放弃这么一个又罪过又危险的行业呢？"

"我一定尽我所能，做的时候不闯乱子，"她的喉咙有点干哑。"我不愿放弃你——这你是知道的；不过我也不愿丢了我的冒险生意。如今，我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好！至于我为什么那样地向你保守秘密，是因为怕你假如知道了会生气。"

"我是要这样的！我想倘若我不曾发现这事便和你结

婚，那末你也许会照旧干下去？”

“这我倒不知道。我从不想得这么远。我今晚只不过去燃起一把火，好让我们的人躲起来，因为我们发觉在岸上巡逻的那群家伙已经知道了酒桶是在什么地方运上岸的。”

“这可弄得一团糟啦，真是的，”这失魂落魄的年青牧师说。“那末，你现在预备怎么办呢？”

莉茜低低地说出他们的详细的计划，主要是这样：他们打算明天晚间在海边另外挑这么一个地点，来试一试他们的运气；大家在行动之前，总得同意三个登陆的地点。并且大家要有这样的谅解：倘若也象今晚那样，她在棱斯涡斯这第一个登陆地点举火为号，警告那条帆船不要拢岸，那末船上的水手们便在第二个晚上设法以息风湾作为第二个登陆地点；倘若那里仍旧受到威胁，他们便在第三个晚上试一试第三个地点，也就是再往西去，在那里陆地突出海中，形成了一个岬角。

“假定警官们照样又在那里防止他们登陆，这又怎么办呢？”他一时竟把注意全部转移到这个很有趣味的计划上，而不去担心她也参加了这个计划。

“那末我们索性就整段漆黑里任何地点都不试，——从这次月落到下次月出，我们管这段时间叫整段漆黑——也许他们会把这些酒桶一个个拴在船旁测程板的那根长索上，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将酒桶沉下水去，这样就还能够测出它们在水中的方位；等到一有机会，再从水里一个个钩出来。”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呵,这就是说,他们坐条小船到海里去,使上一个铁钩——实在就是一根四爪或五爪的铁锚——让它在水底一路拖去,直等逮着那条漂游无定的长绳。"

牧师站着心里在想;室内一无声响,除掉楼梯那边滴滴答答的钟声,以及莉茜的急促呼吸。莉茜所以如此,是由于走了许多路,而且很激动。这时候她靠墙站着,那地方倒不十分黑暗,因为司脱克德尔还能辨出掩盖着她的大衣、裤子和宽边帽一齐映在刷着白色的墙上。

"莉茜,这许多事情都是十分错误的,"牧师说。"你还记得关于税款的那番道理吗?'该撒的东西就应该交给该撒。'① 你自小到大,当然听过人家念这句话,而且听也听够了吧?"

"他② 已经死了,"她噘着嘴说。

"但是经文的精神还是照旧有效的。"

"我父亲干这行,我的祖父也一样,而且涅塞—莫恩顿这块地方几乎每一个人都靠此生活,再说,假使不是为的这一行,生活就会这般暗淡,使我不想活下去了。"

"自然罗,没有谁是愿意为我活着的,"他负气地说。"你

① 见《新约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据一九三六年上海苏格兰圣公会印发本)该撒即罗马皇帝,特指奥古斯都·恺撒(公元前六三——公元一四年)及其嫡系。

② 指说上面那句话的耶稣。

是觉得放弃这无法无天的行业，而只为了我一个人活下去，未免太不值得？”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看法。”

“那么你是不愿意答应等我，慢慢准备起来了？”

“今天晚上我不能对你发什么誓。”她朝下望，心里在想，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开了，走到隔壁那间屋里，把中间的门关上。她黑洞洞地耽在那屋里，直待司脱克德尔等得不耐烦，回到楼上自己的寝室去。

尴尬的司脱克德尔由于昨晚那些发现，第二天一整天心情十分抑郁。一点都不错，莉茜是一个使人心醉的少妇，然而作为一位牧师的太太，那就很难设想了。“假若我还只是死守住父亲那个小小的杂货买卖，不插足到牧师的这一行里来，那末她才真是跟我配得上！”他心里苦闷，老是这样说，直待他重又想起，倘使他真地守住父亲的行业，他又决不会离开遥远的家乡来到涅塞—莫恩顿，也决不会认识她了。

他们之间还没有完全疏远，但是由于这件事，彼此不来往。有一次他白天在花园的小路上遇到她，望了她一眼，带着谴责似地说，“莉茜，你答应了吗？”然而她没有回答。天慢慢黑下去，他很知道莉茜是会再来一次夜间旅行的——瞧她的态度，怒气还只消了一半，表示还没有丝毫的意思去变更她的那套计划。司脱克德尔也不情愿再去冒他自己那份的危险；可是尽管如此，他对莉茜的挂念随着白昼的消逝而越来越厉害。万一她遭到意外，而自己却偏偏不曾在场帮一手，那末他永远也不能宽恕自己了。不过，另一方面他

又好象在暗中鼓励如此无法无天的越轨行动，这种行动他也同样不喜欢。

五　他们怎样上息风湾去

果然不出他的预料，到了晚上莉茜仍旧在上次那个时间离开这所房子，这一次并不偷偷摸摸地走过他门口，她就好象已晓得他总会守在那里，并且决心要惹起他的不快，而自己一无所谓似的。他很有准备，赶紧开门，几乎跟她同时奔到后门口。

“莉茜，你还是要去？”他说，这时候他站在门口的阶石上，靠近她，她呢，如今又一度显得象个小男人，那一张脸和他的衣服完全不相称。

“我一定得去，”她说，不过他的态度如此严厉，使她抑制了自己。

“那末我也去，”他说。

“我相信你会感到兴趣的！”她高兴了，大声的说，音调比方才轻快得多。“谁要去试一下，谁就会觉得怪有趣。”

“上帝不准我喜欢这一行！”他说。“不过我还是一定要当心照料你。”

他们开了小门，并排地在路上往前走，但保持一定距离，彼此几乎不曾说句话。今天晚上不及上次晚上那样利于走私的勾当，风不大，天空往北一带又相当清爽。

“天空倒比较亮一些，”司脱克德尔说。

“是的，这可不是好事，”她说。“但是这亮只是那边几颗星星发出的。今天在四点钟的时候新月也许会上升，我盼望有些云。我希望我们可以趁今天黑夜里把事情做了，因为我们不得已才把那些东西沉到水里去，时间一久尝起来味儿就淡了，酒鬼们不会怎样欢迎的。”

他们走的路跟前一个晚上不同，他们出了小巷穿过大路之后，便立刻进入左边那条岔路，越过洛得家。司脱克德尔一路上思想很混乱，不知道应该跟她说什么。当他们到了查尔敦高阜的时候，他才决定目前还是不要打算向她提出忠告，因为她正干得起劲，不如等到事体过了，再下一番功夫使她将来能够摆脱这样的行业。他们又往前瞎撞，这时司脱克德尔有一次或者两次想起这么一个问题：万一那些预防走私的哨兵前来袭击他们，他的处境可比莉茜更糟了，因为很难证明他来到这个地点的真正动机；然而他目前只想和她在一处，如果把愿望和危险相比，危险便不值得什么考虑了。

他们现在来到一个又深又窄的山谷，是在查尔敦村镇的边缘上，距离他们所要找的岸边那个突出的地点还有两英里路。这一次是莉茜打破了沉寂：“我得在这里等候搬运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已经来了没有。我告诉过你，我们今晚要上息风湾去，过了楼斯涡斯还有两英里路。”

结果是那些男人们已经朝着这边来了；因为她说话的时候有二、三十个人的头突破斜坡的边缘，而树林中另有一伙人躺着等候他们，此时也走出树林往下面来了。这许多搬运工，是莉茜和其他几个有份的人经常雇用的，他们把

酒桶从小船上运到陆地上一个离海较远的隐匿的场所。他们都是涅塞一莫恩顿，查尔敦和邻近一带的青年，平时很安分，也不妨碍旁人，其中虽说有一些曾经拿过粗重的棒儿，可是大家如今都不过是被莉茜和她的表哥奥列特雇来搬运货物，这情形正如同他们平时愿意受雇，去从事任何旁的报酬不差的劳动一样。

他们听到她的一句话，“你们顶好现在就拿去，”就一齐围拢来。她给了每人一个小包。那里面有六个先令，也就是他们今晚工作的酬劳，是预先付给，不管成功或失败。但是在这工作胜利完成之后，他们还有权利去做这些货物的经售人。这件事刚完，她就告诉他们，“地点还照旧，是匕首墓，靠近息风湾；”她直到此刻方始告诉他们该上哪里去，其中的理由当然很明显。“奥列特先生会在那边跟你们碰头，”莉茜又加上这一句。“我就跟在后面，提防是否有人侦察我们。”

运货的人出发，司脱克德尔和纽蓓蕾夫人跟在后面，相隔约有投个石子的距离。“这些人日间干什么？”他问。

“里面有十二个或十四个是工人。有些是砖瓦匠，有些是木匠，有些是鞋匠，有些是盖草屋的。我都很知道他们。其中有九位还在你的那个教堂里听你讲道咧。”

“这我有什么办法呢，”司脱克德尔说。

“啊，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我只不过是告诉你一声。其他那些人跟教会比较接近些，因为那位牧师所要喝的酒，全是他们供给的，他们对于一位主顾总不愿表示什么不友好。”

“你们怎样挑选这些人的呢？”司脱克德尔问。

"我们就挑他们可以亲近的这一点，同时也因为他们身体好，脚步稳，能够搬着重的东西走长路，一点不吃力。"

莉西一五一十地在讲，司脱克德尔听着只叹气，因为这证明了一个女子定是深深地卷入这桩行业，才会如此熟悉它的种种情况和条件。然而他又觉得自已在这个当儿却比以前更加爱她了。也许这是由于她的熟练和一切都不在乎的那种勇气激动起了他，不能不崇拜她了。

"莉茜，你挽着我的手臂吧，"他低声说。

"我不需要这样，"她回答。"何况我们之间也许不再是以前一度有过的那样了。"

"这完全在于你，"他说，他们又照方才那样往前去。

这些雇来的搬运者沿着查尔敦高阜前进，就象在白天里一般，没有一点儿踌躇。他们特意避开大车走的路，也不穿过左边的东查尔敦村，这样便可以达到小山的顶上，那边乃是一处僻静的无路可辨的地方，离开所谓"圆形监狱"的那座古代堡垒没有多远。再是一刻钟的快步便将他们带到可以听到海涛的地界，带到那个被称为七首墓的地界，离开息风湾只不过几百码了。他们在这里停下来，莉茜和司脱克德尔也跟上他们了，于是大家一齐去到崖岸的边上。他们中间有一个现在掏出一根铁棍，把它牢牢地插入土内，离开崖边有一码，又将那盘在自已身上的绳索解下来，拴到铁棍上。他们开始全都往崖下去，有时候一步一步走，有时候顺着斜坡往下溜，不过他们都得握着那根绳子，绳子就从他们的手心里滑过。

“你总不到崖脚下去吧?”司脱克德尔急着要知道。

“不下去。我耽在这里瞧,”她说。“奥列特先生在那边。”

这些人到了崖下的岸边,就耽在那里一点不做声;在崖顶上的两个人以后所能听到的,便是沉重的桨打在水上的声音,海浪撞在船头的声音。只一刹那间船底的那根龙骨轻轻地碰到了小石头,于是司脱克德尔又听见这三十六位搬运者的脚步踏在石头上,一齐向着登陆地点奔过来。

水里有东西落下的声响,好象一群小鸭子纵身入水似的,这说明他们的腿甚至于腰全给海水浸湿了,也都不在乎;不过他们在干些什么,却不能看见,并且没有几分钟那些小石头又被践踏着了。司脱克德尔的手原先靠过的、拴着长绳的那根铁棍,如今开始有点儿歪斜,于是运货的人一个个出现了,他们都借这根作为向导的绳子来支撑自己的身体,在攀登这座倾斜的崖石,上来的时候身上滴水的声音也可听到。每个人到了崖顶,带着一对酒桶,一在背上,一在胸前,是用细绳穿过每桶的桶箍,便将两桶拴在一起,搭在肩上——这也看得很清楚。有几个人比较更强壮,一次带了三个桶,把额外的一个叠在背后那桶的上面。不过居多的人是运两桶的,这样就已够重了,走上四五英里会感觉到自己的前胸和背脊都碰在一处了。

“奥列特先生在哪里?”莉茜问其中的一个。

“他不从这条路上来,”运货的说。“他还要留在岸边,等我们都平安无事了,他才上来。”于是在最前头的那些人就

不等其余的人，先自跑过了这高阜；直到最后一个也上来了，莉茜才把绳索收起，盘在自己的臂上，又旋转这根铁棍，把它从土里拔出，于是回身去跟随那些运货的人。

“你倒是很关心奥列特的安全的，”牧师说。

“我倒不曾见过这样一个男子汉！”莉茜说。“这有什么稀罕？他不就是我的表哥吗？”

“我知道。不过这一夜的活儿可真够受，”司脱克德尔心事很重地说。“让我来给你拿这铁棍和绳索吧。”

“谢谢上帝，一直到现在那些桶儿总算没有出乱子，”她说。

司脱克德尔摇摇头，把铁棍接过来，挨着她身边，向那高阜走去；海涛的哀诉不再听到了。

“你那一天曾经提到有事要找奥列特，就是这件事吗？”这个年青男子问。

“正是这件事，”她回答。“我从来不曾为了旁的事找过他。”

“跟个年青男子合伙干这样一种的事，真是很奇怪。”

“是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开始这样干的，他们是把兄弟。”

莉茜的这位伴侣不能不看到这么一桩事实：既然莉茜和奥列特在兴趣和事业上如此相近，每件工作又都患难相共，那么就她的处境来说，她对于奥列特所经常提出的婚姻问题给予正面的答复，也更是理所当然了。这情形使得司脱克德尔很是不安，而大势所趋却又促进他的努力，他要使

这对男女尽可能地不相投合，并从夜间出没的这群人里把她争取过来，使她品行端正，离开海边，上内地某一个遥远的郡里，去耽在一所牧师的住宅中。

他们俩一直走在搬运者的行列的旁边，所以司脱克德尔能够看见这些人走到那条通往村镇的路上，便分成人数不等的两组，各走自己的方向。那人数较少的一组往教堂而去，当莉茜和司脱克德尔到达他们自己的住处时，这一组的人已经爬上教堂空地的围墙，正在一声不响地穿过墙里的草地。

“我懂得奥列特已安排好了，有一批桶儿仍旧还得放在教堂里，”莉茜解说道。“你可记得，你第一晚来到这里，我还带你到那边去过咧？”

“当然记得，”司脱克德尔说。“毫无疑问，你是得到他的许可钻开那些酒桶的——我猜想那些酒桶都是他的吧？”

“不，那许多桶酒不是他的——它们都是我的；我得到我自己的许可。第二天就都给装上一辆车子，车里面满是肥料，运往许多英里路的内地去，卖了很好的价钱。”

正在这当儿，往左面去了不多些时的那一组，开始一个一个从莉茜房子对面的矮篱上边跳下来，其中头一个人走上前来，肩上却没有酒桶。

“你不是纽蓓蕾夫人吗？”他急着问。

“是我，吉姆。什么事？”

“莉茜，我发现今晚我们不能把桶放在熊林那边了，”奥

列特说。“那边有人把守。如果时间来得及，我们必须把果园里面的那棵苹果树掘起来，扔到别处去。我已经放了几桶在教堂里那堆木材的下面，我们如今可不能再往那边放了，并且我那边的粪堆里也已经放了不少，再放可就靠不住啦。”

“很好，”她说。“得赶快去——就是这样吧。我能帮点什么忙呢？”

“用不着了。啊，这位是牧师先生吧！——你们两位干不了什么，还是请到屋里去，免得给外人撞见。”

奥列特说话的音调，充分表现他为了违禁的货品心里在着慌，却一点没有跟对方吃醋的味儿。正当此时，跟在他后面的那些人已经一个个从矮篱上跳下来，然而不幸得很，最后那一个人跳下的时候，拴捆他那两个酒桶的细绳滑脱了，结果是这两个小桶都滚落在路上，砰的一撞就将其中的一个撞了一个洞。

“早知如此，还不如全都淹在水里来得好！”奥列特说着连忙赶回去。

“我看这可要值不少钱？”司脱克德尔说。

“没什么——目前的话，大约要给我们损失两个半基尼，”莉茜说的时候很激动。“钱倒没什么——就是这股气味儿！没有掺水，它的劲头就有那般大，如今这样当街破裂开来，那气味可真不得了！这气味没有散尽的时候，我真希望拉狄莫不要经过这里。”

奥列特和旁的一两个人捧起裂了口的桶，开始把那块

地方又是刮擦，又是践踏，使流出的酒尽量往四下散开；跟着大家都走进奥列特的果圃的门，这果圃右边接连莉茜的花园。司脱克德尔不想跟着他们，因为有几个人认识他是谁，看见他也在这里，神情之间便好生奇怪，虽然不曾说什么。莉茜离开他身边，去到花园的尽头，从短篱上眺望这边的果圃，可以隐隐看见大家忙做一团，显然是在藏匿那些酒桶。一声不响，一切都做完，而且是不用一点亮；这事过了，他们便朝着不同的方向散去，至于把他们的货色弄到教堂里去的那一伙人，此刻已经各自回家了。

莉茜转回到花园的门口，司脱克德尔还靠在那里发呆。"一切都做完啦，现在我可要回到屋子里去了，"她说得很温和。"你要把门敞着，我就听你敞着吧。"

"不——你用不着这样，"司脱克德尔说，"我也要进去了。"

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走进去，便有许多匹马的噼啪的蹄声传到他们的耳边，这声响很轻微，好象来自那个交叉地点——也就是高阜上面那条小径和石子铺成的一条路相互衔接的地方。

"他们来得未免太迟了！"莉茜很高兴地说。

"谁？"司脱克德尔问。

"就是拉狄莫，那骑马的官儿，还有他的几个帮手。我们还是进屋子里去吧。"他们进去了，莉茜闩上门。"司脱克德尔先生，请你不要去点亮，"她说。

"我自然不会点，"他回答。

“我以为你也许是站在国王的一边呢，”莉茜说，带着极其轻微的讽刺。

“我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司脱克德尔说。“但是，莉茜·纽蓓蕾，我爱你，这你是十分懂得的；并且还有一点，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就应该知道，那就是最近这几天里，我为了你，自己的良心上受到怎样的责罚！”

“我何尝猜不出，”她连忙说。“可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哎，你本来就要比我好一些！”

马儿的那些快步好象又去远了，这两个倾耳细听的人就互道“晚安，”态度很冷淡，只有彼此的手指头碰了一下，因为严重的事将他们分开了。他们踏着楼梯，才只迈了三步，骑兵的脚步声忽然又响起来，几乎就在这房子的附近。莉茜转身到了楼梯边上的一扇窗口，把窗格推开约有一寸光景，将脸儿凑近那条缝。“是的，里面有一个就是拉狄莫，”她低声说。“他总是骑匹白马。在他们的那一行里，什么颜色都挑不出，才会挑到白色咧！”①

司脱克德尔往外望，当马跑过时，就看见这匹浑身白色的牲口是个什么模样；但是这些骑马的还没有往前跑上十码路，拉狄莫却勒住他的马，跟他的同伴说了一些话，司脱克德尔和莉茜都不曾听得见。但是这话的大意不久就明白，因为另一个人也停下来；而且他们都勒转马头，很当心地从原路退回来了。他们再度到了纽蓓蕾夫人的花园的对面，这

---

① 意思是笑拉狄莫夜里骑白马，容易给人家看见。

时候拉狄莫下了马，另一个骑着一匹深色马的人也下了马。

莉茜和司脱克德尔聚精会神地一面细听，一面注视事情的发展。他们极其自然地都把头尽量贴近窗口的那条缝；因此最后弄到各自半边的脸儿简直互相碰着了。他们继续在听，好象并不知道发生在他们脸上的那桩奇特的事，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这半边脸对那半边脸相互的压力，与其说是减轻，不如说是在加重。

他们能够听到这两个海关人员脚步很慢地往前走，一面嗅着空气，就象猎犬一般。当他们嗅到酒桶破裂的那个地点，他们两个立刻停下来。

"嘿，嘿，这里的味道好厉害，"这个副手说。"我们好不好敲敲这扇门？"

"也好，不过还是不要吧，"拉狄莫说。"也许这只是一条诡计，来迷乱我们侦察的方向。他们总不至于把气味弄到靠近他们窝藏的地方吧！我知道以前就有过这类的事情。"

"不过，他们准是已经把这些货色或者其中有的一些，朝着这个方向运，"另一个说。

"可不是，"拉狄莫说，心里在想。"除非存心要把我们引到错误的方向，才会这样干。我有一个主意，今天这一晚我们就一声不响各自回家，明天一早，头一桩事就是多找一些人手到这里来。我知道他们在这一带有好几个贮藏所，但是目前这样的光亮只有猫头鹰才能看得见，我们可什么都干不了。约翰，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教区巡视一下，看一看是否每一个人都已睡了；倘若一切还安静，我们就照我所说

的来进行。”

于是他们又往前去，在窗口里面的这两位能够听到他们不慌不忙地穿过了这整个村镇，穿过了镇上的那条街，这条街直通到山脚下才盘绕过来，紧紧接上设有税卡的那条路的另一头。警官们便顺着这个方向走去，他们的马蹄声这才真地去得很远了。

“你怎么办呢？”司脱克德尔说，从窗口退回来。

她懂得他的意思是指官员们将要来搜查，这样可以使她不再去想他俩方才靠在窗格上面的那段温存，因为他的意思是要把它当做一场梦，而并非做过的一桩事。“啊，没有什么，”她回答，这时候由于对他这种态度的失望，自己也尽量显出冷淡。“象这一次的风暴我们时常遇到。假若你懂得他们是些怎样的蠢汉，你便不会惊慌了。你只要想一想，骑在马背上经过这块地方；他们自己先就那样吵闹，当然不会听到一个人，看到一个人了；但是假如我们中间有些人猛然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把他们捆在门柱上，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不敢有，这样的事他们以前就干过。司脱克德尔先生，明天再会吧！”

她关上窗子，回到她的房里，眼里淌下泪水；这倒不是为了骑马的官儿们看守得严紧。

六　在涅塞一莫思顿的大搜查

司脱克德尔由于晚间的事，如此激动，徘徊在良心和爱

情之间，左右为难，以致不曾入睡，甚至连个盹儿都没有打，他竟象在日中的时候，张着眼睛醒在那里。一等到灰色的光开始微微地照在卧室里面颜色比较白一些的东西上，他立刻起来，穿好衣服，走下楼梯，到了街上。

村子里已有人行动。有几个运货的人昨晚在暗地里解衣就寝的当儿，已经听到那个听熟了的拉狄莫的马蹄声，而且已经把这桩事相互传达，也告诉了奥列特。他们所担心的，似乎只是关于藏在教堂走廊的扶梯下面的那些酒桶的安全问题。大家在磨坊的角上，作了一次短短的讨论之后，就同意趁天色微明之前，应该把它们搬走，藏在邻近田边上的两排矮树林中。可是，他们还来不及实行，他们已听到许多人的脚步声从大路上进入小巷，朝着这边来了。

"该死的，他们竟上这边来啦，"奥列特说。这时候，他已经拉开闸门，磨开始转动，白天的工作开始了，他自己站在磨旁发呆，那磨口上盖满了面粉。他好象全副精神都集中在那环绕着他的播摇晃晃的围墙之内了。

跟他曾经谈过话的那两三个人也散开了，去做他们日常的工作。镇上的交叉路口有个十字架①，就在磨坊和纽蓓蕾夫人的房子的中间，等到海关官员和他们所雇用的那群可怕的家伙到了那边，整个镇上呈现着往常的景象，大家都开始了早晨的劳动。

---

① 欧洲的市镇的中心地点或交叉路口，很多竖着十字架，以便人们路过的时候向它礼拜或用手划十字。下文有时译做"十字路口"。

“现在，”拉狄莫向他全体十三个同僚说，“照我所知道，那些东西大概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我们有的是一整天的工夫，如果我们在天黑之前还无缘碰到它们，把它们送到芽口的海关上去，那可就太说不过去啦。首先，我们要试一试堆放燃料的地方，其次我们一路找到烟囱里面去，随后再上干草堆和马房里去，就是这样慢慢地，偷偷地四处都得寻到。你们除了自己的鼻子外，没有别的来做你们的向导，记住这一点，所以今天就使用你们的鼻子吧，假若你们生平从来没有使用过。”

于是搜查开始了。在早先的一段里，奥列特从他磨坊的窗口往外瞧，莉茜从她家里的门口往外瞧，神情很镇静。窗口下面还有一个农夫，这一次也有他的份，他就骑着马跑来跑去，一只眼望田里，一只眼盯牢拉狄莫和他所雇用的那群凶汉，假如他们要问到他的话，准备使他们迷失方向。司脱克德尔，虽然绝对不是一个走私漏税的人，却比这许多人中间顶会担心的一个还要担心。他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在做他的功课，不时到门口去问莉茜这样或那样，万一桶儿被发现，对她的后果又会怎么样。

“后果么，”她很安详地回答，“很简单，我丢掉它们不就完了，我的家中或花园里一桶也没有，他们就不能碰我这个人。”

“可是你有几桶在果圃里？”

“那是奥列特向我租去又转借给别人的。所以假如这几桶被找到，就很难说是谁放在那里的。”

这一天在涅塞—莫恩顿教区和它的附近，举行了一次鼻吸运动，规模之大可算空前。一切做得有方法，有次序，并且居多是手脚并用的。在一天不同的时辰里，他们有不同的计划。从黎明到吃早饭的时候，官员们仅仅直截了当地使用他们的嗅觉，并且只限于可能在那当口窝藏着酒桶而下一晚上还得搬走的一些地方，此外的地方，他们并不停留。这类须加试验和检查的地方有：

空心的树　　装碗碟的橱　　阴沟

冬天藏马铃薯的地穴　放钟的框架　一行行的围拢来的小树

堆煤的屋子　　烟囱管　　干柴堆

寝室　　改盛雨水的大酒桶　　干草堆

堆放苹果的顶楼　　猪圈　　铜罐铜锅和炉灶

吃过早饭，他们精神复振，重新开始，另找一条路线；那就是说，把注意转向着这一类的衣服——即酒桶从岸边起运之后可能接触到的衣服，特别是穿在外面的，因为酒时常会从酒桶的板缝里慢慢地漏出，沾在外衣上。因此他们现在就去嗅——

农民下田工作所穿的外衣　　铁匠和鞋匠所围的帷裙

旧衬衫和外罩的背心　　绒布的短外套和镶着绒边的手套

上衣和高顶帽　　水手所用的防水衣帽

短裤和绑腿布　　在市场上做买卖所穿的大衣

妇女的围巾和长袍　　田里面披着旧衣吓退鸦雀的草

人

等到中饭刚刚吃过，他们又把搜查的范围推广到这类由于惊慌失措而可能把酒倒下去的地方：——

马饮水的池塘　　粪堆　　院落里排去污水的沟渠

马厩或牛栏里的水道　有水的壕沟　路边刮起的泥和炭渣堆

污水池　　后门口污水积成的沟

但是这些不辞勤劳的海关人员所能发现的，依旧不曾超过莉茜房子对面街上原已泄漏了的那股气味，这气味直到现在还没有散去。

"伙计们，我来告诉你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拉狄莫说，时候约莫是下午三点钟，"我们一定要重新再来过。我一定要找那些酒桶。"

这些家伙，雇来的时候原是要做一整天的，如今他们望望自己的双手和膝盖，上面满是污泥，这是因为过于不断地用四肢爬来爬去；他们又用手去擦鼻头，好象他们几乎已经嗅得很够了，因为那钻进每人鼻孔的大量的浊恶空气，已使鼻孔如烟囱管一般失去了知觉。然而他们踌躇了一会之后，准备大家重来一遍，可是有三个人除外，他们由于整天的过分的磨折和消耗，嗅觉能力已经完全丧失了。

到得这般时候，教区里看不见一个男的村民。奥列特不在他的磨坊里，农民不在他们的田里，牧师也不在他的花园里，铁匠离开他的熔炉，做车轮的店里寂静无声。

"老百姓到底都上哪里去了？"拉狄莫发现了他们不在

的这桩事实，就四下里望。“我要他们出来一齐干！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这一带除了美以美会的牧师，连一个人都没有，而他又简直是个老太婆。我是奉了官厅的命令来要求协助的。”

“我们得先找到地方上，然后才能提出那样的要求，”他的副手说。

“罢啦，罢啦，他们不来，我们会做得更好些，”拉狄莫说。然而他对当时情况注意了一下，他的想法就改变了，“这样的静，这样的躲得一个不见，真是大可怀疑，我得牢牢记住这一点。现在我们要穿过马路，上奥列特的果圃去，看我们能够在那里找到些什么。”

司脱克德尔靠在花园的栅门上，听到这番讨论，好生着慌，心想村子里的人太不对啦，不该躲得这样一干二净。他在过去的半点钟里，也跟这些巡逻的人一样，一直在纳闷，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下力的人必需到远处的田里去干活，但是工人里面的那些头头应该留在此地；他们方才明明在他们的铺子里，这显然是要躲上一整天了。他进去看看莉茜；莉茜坐在后窗边上缝衣服，他就问道，“莉茜，人都上哪里去了？”

莉茜笑起来。“大概总是上那个地方去了，既然有人要跟他们这样地硬干。”她两眼望着天。“就在那一边，”她说。

司脱克德尔抬头望。“什么——难道在教堂钟楼的顶上吗？”他看见莉茜眼睛一瞥的方向，便这样地问。

“正是。”

“那末，我看他们不久还得下来的，”他说的时候态度很严肃。“我方才一直在细听那些警官的谈话，他们将要再去搜查果圃，跟着还要搜查教堂里的每个角落。”

莉茜第一次表示惊慌了。“你好不好去告诉我们的人？”她说。“这是应该让他们知道的。”这时候她发现司脱克德尔内心挣扎就象一壶滚水，于是又说，“不啦，不要怕，我自己去就是了。”

她出去，走下花园的斜坡，攀登教堂空地的围墙，正在这时候，那些巡逻的人也走到通往果圃的那条路上来。司脱克德尔只好跟在她后面。她到了钟楼门口，同时他也到了她身边，于是两人一同进去了。

涅塞—莫恩顿的教堂和许多村里的教堂一样，它的钟楼没有尖塔，唯一上去的路是先到安放唱诗班的楼座那边，再从这里攀登一个梯子，到了一扇方形的活门，这门就装在钟楼的地板上，地板上面更装置了一个固定的梯子，梯子上端伸进钟楼顶上的一个洞里，梯子周围挂着许多钟。莉茜和司脱克德尔到了楼座那边，往上一望，只看见这扇活门和五个小洞，拉钟的绳子就从洞口通过。那梯子已经不在了。

“这可没法上去啊，”司脱克德尔说。

“自然有啊，这不就是，”她说。“活门上有个拴绳打结的洞口，此刻就有一只眼睛正从洞口望着我们咧。”

正在她说话的时候，活门开开了，但见那梯子映着粉白的墙，象一股黑色绳索似的正由上边垂下来。等到梯子触了地，莉茜便将它拉过来，安放好了，一面说，“倘若你上

去的话，我也跟上去。”

这年青人踏着梯子往上去，不久就发觉自己四周全都是些“被祝成圣”的钟①，他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这类的东西，因为在司脱克德尔的血统里，倒有好几代都不是信仰国教的。他的眼睛碰到这些钟，就感到不舒服，于是四下里望，要找莉茜。奥列特也站在那里，扶住梯子的顶端。

“怎么啦，你真地也算我们的人了？”磨坊工人说。

“好象是这样吧，”司脱克德尔很苦闷地说。

“他不是的，”莉茜听到这话了。“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们。他不会害我们。”

她走上几步，到了他们身边，于是大家又登上第二层，在这一段里他们先得爬过那些盖满灰尘的钟架子，再往上去便很容易，是对着楼顶那个洞，从洞里透出惨白的天空，最后就到了露天的地方。奥列特留在后面有一会工夫，为了把下半截的梯子收上来。

他们刚把脚踏上钟楼的平顶，便有一个人的声音说，“你们把头低下来。”

司脱克德尔在这里看到了教区里所有失踪的人，他们都伏在钟楼的屋顶上，其中只有不多的几个用手撑起身体，或跪了起来，正从楼顶矮墙的洞孔往下窥视。司脱克德尔

① 国教术语有“祝堂成圣”、“祝钟成圣”等，意思是对于教堂或教堂所用的钟，认为应该祝它成圣，因此被祝成圣的钟跟平常的钟应有区别；但非国教者并无此种看法。国教《公祷文》里有《祝堂成圣文》，这里照此译成“被祝成圣”的钟。

也去看看，只见这个镇市就象一幅地图似的在他下面展开，海关人员的形象在地图上移动，每人都缩成象螃蟹一般的东西，高顶帽儿的那个尖顶成了一个圆盘，位置在这戴帽人身体的中心。当青年宣教师的独特模样在他们的中间露了出来，有几个人回转头来。

“什么，司脱克德尔先生吗？”马特·格雷说的时候是一副吃惊的调子。

“我希望顶好不是他，”吉姆·克拉克说。“万一教区长发现青年牧师也在这里，侵犯到他所管的钟楼，这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他也知道我平日就恨专上小教堂去的那些人。此后他会连一桶酒都绝对不向我们买，可是他原是我们在窝麦尔这一带所能找到的一位好主顾。”

“教区长在哪里？”莉茜问。

“准是在他的家里，他可能还一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事情闹大了，更不知道我们这群好宝贝跟这位青年男子该是躲到哪里去了。”

“可不是，他已经带来一些消息了，”莉茜说。“他们现在正去搜查果圃和教堂；假如他们真地找到了，又该怎么办？”

“是的，”她的表哥奥列特说。“我们一直就在谈这个，我们已把我们的防线布置好。好吧，就让他们吓得昏过去吧！”

奥列特这样叫起来，是因为他看见有些搜查的人进了果圃之后，开始不是在这里便是在那里，弯下身子，手脚乱爬，爬到了果圃的中央便停止下来，那地方长着一株树，比其余的树要小一点。搜查的人都挤拢来，一个个身子比以前

更弯了，更加贴近地面了。

“啊呀，我的桶儿！”莉茜从短墙的洞里盯着那些人，轻轻地说。

“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奥列特说。

大家如此关心官员们的行动，所以没有一只眼睛朝着任何别的方向；然而正在这当儿，从下面的教堂那边忽然来了一声喊叫，把这些运私货的人以及果圃里的那一帮人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了去。那帮人连忙从地上站起来，奔向教堂广场的围墙。可是走私的人不曾注意到，就在这个时候，另有一些政府的人员早已进入教堂，大声嚷道，“原来有些，最后是在这里了。”

这些运私货的惘然若失，默不做声，因为他们还没有把握，所谓“有些”是指酒桶还是指人；他们又一次从钟楼边上仔细地向外偷看，这才懂得给这帮人找出来的东西乃是酒桶；不久之后，这些已被决定了命运的东西，一个一个地从走廊梯下隐蔽的场所被搬到教堂广场的中间。

“他们准备先把这些桶儿一齐放在兴登地窖的圆顶上面，①一直要到把其余的全都弄了出来才罢手！”莉茜失望地说。事实上海关人员已经开始把这些酒桶堆在嵌好在那里的一块大石板上；等到钟楼里所有的酒桶都搬出来，他们便留下两三个人站在酒桶旁边，其余的人又出发上果圃去了。

---

① 这个地窖的顶是拱形的，但顶上铺了一块大石板，跟地面相平，即下文所指的那一块。这时候海关人员还不知地下有这个窖。

这些走私者密切注意敌人下一步的策略，结果使他们大叫其苦。原来只不过三十来桶藏在钟楼下面的木材堆里，可是还有七十桶藏在果圃里，这就是他们已经运上岸来的总数，其余的都被他们绑在一个沉重的铁器上，一齐抛下水，预备再干一个夜晚的打捞工作。这些巡逻者再度进入果圃，看他们的举动就好象他们确信不移，其余的酒桶都在这里了，因而决定在天黑之前把它们全部找出来。他们把自己的队伍散布在果圃的各处，象以前一样，使着两手两脚向前爬，把围墙里面每株苹果树都重新检查一次。在中间的比较细小的那一株，又引得他们停下来，最后全班人马都聚集在此，那股神气说明了这第二次所进行的一连串推论，导向了和第一次相同的结果。

他们把这一带的草皮检查了几分钟，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站起来，跑到教堂里一处空着不用、只放些器具的地方，回来时带了教堂里挖坟的人① 所使的尖嘴锄头和铲子。有了这些东西，他们便开始工作。

"它们真的是被埋在那里吗？"牧师说，因为草是这般绿，而且一点也没有遭到损坏，很难相信这地方曾被翻动过。这时候走私者全神注意下边，哪里还去回答他，隔不了好久，他们感到十分失望和痛心，原来他们看见这树的每边都站了几个警官，俯下身子，把手伸进土内，将整棵树和四围的草皮和泥土一古脑儿拔起来。现在这株苹果树才露出

① 教堂附设坟地，教堂雇用的挖坟的人兼做打钟和打扫教堂、照看教堂的工作。

自己的真相，原来是长在一口浅浅的箱子里，箱子四面都装上一个便于提携的手柄。而在这棵树的下面，露出一个洞来，便有一个官员走上去，从洞口往下看。

“现在真是全部完蛋啦，”奥列特说，但是很镇静。“现在趁他们还不曾看出我们在这里，大家赶紧下楼；去准备下一个行动。我还是留在这里等天黑，比较妥当些，不然的话，他们可能疑心到我，因为事情就出在我的园地上。但等天色刚刚暗下去，我准跟你们在一起。”

“我怎么呢？”莉茜问。

“请你先去照料一下那些车子上面的栓子和螺钉吧；随后就回家，什么都别管啦。剩下的事情，小伙子们都会做。”

梯子又放回原处，除掉奥列特，所有的人都下来，一个个走过教堂的背后，接着便不见了，都分头去干各人的事体。莉茜一点不怕在路上走，后面紧紧跟着这牧师。

“纽蓓蕾夫人，你是回家吗？”他问。

她从“纽蓓蕾夫人”这几个字上知道他们俩之间的鸿沟又扩展了一步。

“我不回家，”她说。“我还有点小事做了再回去。马塞·莎勒会给你把茶准备好。”

“啊，我倒不是为了要喝茶才催着你回家，”司脱克德尔说。“这真是一场亵渎神圣的事件，你难道还能再干出一些什么来吗？”

“只再干一点点，”她说。

“干的是什么呢？我要和你一起去。”

“不用啦，我自己去就成。好不好请你还是进门去？不到一个钟头，我也就回来啦。”

“莉茜，你不是去冒什么危险吧？”这年青人说，一股体贴之情又表露出来了。

“没有什么——值得罗嗦的，”她回答过了便向交叉路口的十字架那边走去。

司脱克德尔进了花园的栅门，站在门后往外看，那些巡逻的人还在果圃里忙得不停，后来他有些耐不住，也想走进果圃去看看他们的行动。等他进去并且走拢一点，他才发现那个秘密的地窖上面，从这头到那头横铺着一块块的木板，每块板离地面约有一尺，板上盖着草，可是他以前却完全不曾知道这里有个地窖。

官员们抬起头来望望司脱克德尔，看到他那美好而又温良柔弱的面貌，显然认为他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于是又继续他们的工作。等到所有的酒桶都从窖里取了出来，他们开始翻开草皮，把一块块木板拉出来，把四壁都捣毁，一直弄到这地窖一无遮盖，不成个样子，只有这株苹果树躺在那里，树根高高翘在空中。这个洞穴当年容纳过如此之多的违禁商品，从此以后便不再填满，于是草皮也就陷下去，成了一个窝，直到今天这个窝还是原址的标志。

七　走到窝麦尔的十字路口以及后来的事情

这些货物当晚必须全部带到巴德茅斯去，海关官员们

的下一个目的就是去找上路的马匹和大车，因此他们把镇上都跑到了。拉狄莫骑着马东撞西撞。手里是一把粉笔，他遇到每一辆车子和每一套马具便这般起劲地画上个镞形的记号①，连短墙和路上，都似乎要用粉笔去画些宽宽的箭头了。每个交通工具被画上这末一个记号之后，它的主人便有义务把它交出来，给政府去当差。司脱克德尔看够了这番景象，回到屋子里，心中纳闷，精神沮丧。莉茜却已经在屋里，原来是从后门进来的，不过还来不及摘下她的无边小帽。她样子疲倦了，她的心情也不见得比他好多少。他俩彼此没有什么可说的；牧师走开，想要去念念书；但是他没有能够这样做，于是摇着小铃，要点茶喝。

莉茜亲自捧进茶盘，原来马塞那个女孩子这天午后奔到镇上去，见了那些举动，过于兴奋，竟忘了自己活着是该做什么的。可是差不多在这对愁苦的情人彼此就要说话之前，马塞进来了，神情十分紧张。

"啊呀，纽蓓書夫人和司脱克德尔先生，外边闹得这样翻天覆地！那些皇家老爷弄不到一辆能使的大车！他们把多马士·安特纳儿的货车、还有威廉·罗哲儿的、还有斯悌芬·斯不拉克的，全都拖到街上，可是车轮马上脱了轴，车身就倒下来；他们发现车轴两头的栓子不见了；跟着他们又去试一试散缪儿·协恩的四轮大车，发现螺丝钉也都不在上面了，最后他们去看一看卖牛奶的那辆送货车，可是他的

---

① 英国官方产业上面所印的镞形记号，如↑。

车上的钉子也没有！此刻他们又上铁匠铺里去，要现做几个钉子，可是铁匠也不知哪里去了！”

司脱克德尔望着莉茜，莉茜脸上微微泛红，走到房外去，马塞·莎勒跟在她后面。但是她俩还没有穿过甬道，前门上有敲门的声响，司脱克德尔认得是拉狄莫的喉咙，跟纽蓓蕾夫人在说话，她呢已经回转身来。

“纽蓓蕾夫人，务必请你告诉我，你可曾见到铁匠哈德门从这里经过吗？如果我们逮着他，我们可就不客气啦，要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拖到他的那个铁砧的旁边，他原是应该在那里的。”

“拉狄莫先生，他是一个懒汉，”莉茜说得很伶俐。“你找他干吗呢？”

“干吗，这地方没有一匹马不是只剩下三块马蹄铁的，有的还只有两块。大车轮子上的铁箍也不见了，货车上又没有螺丝钉。这还有什么用？并且顶顶恼人的是每副马具都给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不到天黑休想动身——真地我们动不了身。纽蓓蕾夫人，你住在这样的地方，日子可也不好过；可是他们要这样的鬼把戏一定不止这一趟，他们该留心我这句话！这个教区里没有一个男人不是应当吃鞭子的。”

事情倒很碰巧，这当儿哈德门正耽在这巷子里没有好远的地方，在一丛冬青树的后面吸他的烟斗。拉狄莫把话说完，就朝着这一个方向去，哈德门听到这个官员的马蹄声响，觉得是太奇怪了，一时也顾不得小心提防。在拉狄莫向这丛树瞥了一眼的当儿，他却正从树后向外窥视，于是他别

无他法，只好一切置之度外，挺身而出了。

“我从方才到现在足足找了你一个钟点！”拉狄莫说，瞪了他一眼。

“你这话使我听了真抱歉，”哈德门说。“我出来东跑西跑，要再搜出一些窝藏的酒桶，好把它们交给政府。”

“不错，哈德门，我们知道这一点，”拉狄莫说的时候一副冷言冷语的味儿使人受不了。“我们知道你是会把酒桶交给政府的。我们知道整个教区都在协助我们，而且整天都在干！现在就请你跟我们一起上你的店里去，好好地让我们用国王的名义雇用你。”

于是他们一同走出这巷子；过不了多少时候，从打铁铺子那边送来一阵铁锤的声响，不过那锤儿打得并不十分轻快活泼。不管怎样，大车和马匹总算装配起来，预备出发，然而这时候已是六点钟，傍晚的阳光已和地面相平，闪耀在泥泞的路上了。这些被私运到此的一桶桶的酒，很快地都给装在车子里，拉狄莫跟他的三个助手便慢慢地赶着车子出了这个村庄，向巴德穆斯港口而去，那地方离开此地还有许多英里路。至于这巡逻队中其他的人员都留下来，一面看守那些还未运走的货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是埋在楼斯涡斯和息风湾之间的水里，一面还想捕获奥列特，因为由于地窖的发现，他们认为他是唯一的与这桩案子有关的人。

他们用那叉干草的叉子蘸些白粉，在每辆大车上画了记号。这些车子在逐渐增强的暮色之中一辆一辆地过去，妇女和孩子们都站在门口看；他们望着这笔被没收了的财

产，满脸是忧郁的表情，这只不过毫无隐藏地说明了他们跟这场私运的交易有着怎样的关系。

当这辚辚的车声几乎听不见了，司脱克德尔说，“算了吧，莉茜，你的冒险能够如此结束，也就不错了。我真得要感谢上苍，你已经安然无事，不曾受到嫌疑，你的损失只不过是一些酒。你好不好坐下来让我跟你谈一谈？”

“等一会再谈吧，”她说。“此刻我得马上出去一下子。”

“不是再上那个可怕的岸边去吧？”他惘然若失地问。

“不，不上那里去。我只不过出去看看今天这一天的事情是怎样结束的。”

他对这句话不曾再说什么，她呢便慢慢地向门口走，好象在等候着他也许还有什么话说。

“你没有自动表示要陪我一同去，”她最后又说。“我想这是因为在这么许多事情发生之后，你是恨我了？”

“莉茜，你如果懂得我只不过要把你从这种勾当中挽救出来，那末你又怎能这样说呢？要我跟你一同去！——我当然应该这样做，假如一起去是为了当心你。不过你究竟为什么再要出去呢？”

“因为我不能不闻不问地耽在屋子里。外边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必须知道。现在你就跟我走吧！”于是他们一齐走进苍然的暮色中。

他们到了设有关卡的那条路上，她向右手拐，他不久就明白他们是随着巡逻队和装走的东西所去的方向。

他用手臂挽着她，她呢不时地突然拖住他的手臂，间他

示意应该停一会，听一听动静。他们足足走了一英里路，那头上四分之一的路走得相当快，而当第二次或第三次站住的时候，她说，“我听见他们在前面了——你可听见吗？”

“听见的，”他说，“我听见车轮的声响。不过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只是要知道他们有没有完全离开我们的邻近地区。”

“哎呀，”他突然明白了。“他们是打算拚个你死我活了！——我这才想起我们离开村里的时候，村里到处不见一个人。”

“听着！”她低声说。这时候车轮的声响已经停了，却换上了另一种声响。

“那是一场殴打吧！”司脱克德尔说。“要进行杀害了吧！莉茜，你快撒开我的手臂；我要上前去。良心驱使着我，决不能够停在这里什么都不干。”

“哪里就会杀人咧，连头都不会打开的，”她说。“讲到人数，我们跟他们是三十和四的比例，绝不会闯出祸来的。”

“那末就是来它一个袭击！”司脱克德尔吃惊地说，“以前也曾有过，这你是知道的。这些人象这样地破坏法律，你为什么还要偏袒他们？”

“我们这些在乡下做生意的人老老实实地用自己的钱从法国买来的东西，却被他们拿了去，那末你又为什么要偏袒他们呢？”她说得很坚决。

“这些东西并非老老实实地买来的，”他说。

"是老老实实地买来的，"她反驳道。"我跟奥列特还有旁的一些人都先付了每桶三十个先令的代价，这才一桶桶在车尔堡装上船，再说，假如一位国王原来跟我们毫不相干，竟派遣他的人来偷去我们的财产，那末我们也就有权再把它偷回来。"

司脱克德尔并没有停下步来辩论这个问题，却朝着这个新的声响赶快走，莉茜依旧在他的身旁。"亲爱的理查，你可不要管闲事了，好不好？"她很担心地说，这时候他俩已经靠近那声响。"我们不要再往前去啦；此刻已经到了窝麦尔的十字路口了，他们正在捉拿那些人。你上前去是徒然无益的，可能还会结结实实地挨顿揍！"

"让我们先看一看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但是他们还没有向前走几步，车轮的声响又开始了；司脱克德尔随即发现那些人正朝着他来了。再是一个刹那，三辆大车已来到了，司脱克德尔和莉茜站到沟里去，让车子走过。

以前这些车马走出村子时原是由四个人护送的，如今却有一堆人同行，数目是二十到三十，司脱克德尔见了更觉吃惊的是他们一个个都怒形于色。其中还走着六个或者八个身材高大，女性模样的人，司脱克德尔看见他们迈着阔步，揣想起来该是男扮女装，这一堆人一见莉茜和她的同伴，便有四五个人倒退了几步，等到车子驶过，就走近这对男女。

"现在不准向着这个方向走，"那些面目狰狞的妇女中间有一个这样说，她戴着尺把长的鬈发，垂到她面庞的两边，不住在摆晃，这倒是时髦的打扮。司脱克德尔认出这位

妇人的声音原来是奥列特的声音。

"为什么不准走？"司脱克德尔问。"这原是条公路。"

"小伙子，你听我的，"奥列特说。"呀，原来是美以美会的牧师！——怎么啦，纽蓓蕾夫人也在这里！莉茜，好吧，你最好还是别朝那个方向去。那些家伙都已经溜掉了，我们的人重新得到自己的东西了。"

这位磨坊工人跟着便向前面赶，再跟他的伙伴在一起。司脱克德尔和莉茜也回转去了。"我原希望他们不会逼得我们这样干，"她有些抱歉似地说。"可是，假如那些海边纠察队方才真地把一桶桶的酒都带走，那么教区的人民下一两个月便没法生活了。"

司脱克德尔不曾怎样注意她的话，所以就说，"我想我不能就这样地回去。照我看来，那四个可怜的巡逻队员可能已被杀害了。"

"被杀害了吗！"莉茜不耐烦地说。"在这里我们是不干杀人的勾当的。"

"那末也好，我且往前去，走到那边去看一看，"司脱克德尔说得很坚决；也来不及向她表示"一路平安回到家"或类似的希望，这位牧师转身就走。莉茜停下来看着他，直待他的影子消失在四周的黑暗中；于是她带着悲伤向涅塞—莫恩顿那个方向去了。

牧师走的这条路是冷清的，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天黑之后，常常是好几个钟点里没有一个行人。司脱克德尔一路而去，除掉自己的脚步，听不到一点儿声响；他走了一会，便

到达窝麦尔十字路口四周的种植场，在那些新种的树木下面穿过。他还未走到两条路交叉的地点，听到一丛树里有人声。

“嗳唷！嗳唷！嗳唷！救命呀，救命！”

这片声音一点也不脆弱或者带着绝望，而是明明白白地表示殷切的期望。司脱克德尔没有武器，他先从矮树编成的篱笆上折了一根粗粗的棒儿，一头尖尖的，以便必要的时候好使用，这才走进了种植场的那片漆黑的树林。他到了树林中，便大声地喊——“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哪里？”

“在这里，”那片声音回答；他朝着那个方向，拔开荆棘往前推进，走近了他所寻找的目的物。

“你们为什么不走出来呢？”司脱克德尔问。

“我们都给绑在树上了！”

“你们是谁？”

“可怜的海关官员威尔·拉狄莫，”有一个人回答得很凄惋。“总该有个好人吧？就请赶快过来，割断这些细绳子。我们方才还在担心，今天夜里总不会有人从这里经过了。”

司脱克德尔很快地给他们松了绑，于是他们各自伸伸手脚，重新自由自在地站了起来。

“这一伙流氓！”拉狄莫说，这才开始生起气来，可是司脱克德尔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却似乎很和顺。“还是那一帮人干的。我晓得他们都是莫恩顿的人，那地方没有一个好东西。”

“不过我们也不能够一口咬定就是他们干的，”另一个

说。"我们又不曾听到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开口说过话。"

"那末你预备怎样呢？"司脱克德尔问。

"假如能够的话，我情愿回到莫恩顿，再跟他们较量一下！"拉狄莫说。

"我们也是这样想！"他的同事们说。

"一直打到我们死了算数！"拉狄莫说。

"我们情愿，我们情愿！"他的那些人说。

"但是，"拉狄莫说，又比方才愈加没有劲了，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出这片新辟的园地，"我们不知道这些涂着黑脸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莫恩顿的人啊？要拿出证据却也不容易。"

"情形原是这样的，"其余的人说。

"所以我们大家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拉狄莫说的时候已经是完全心平气和了。"至于我，宁可早点去做他们的那一行，也比我们这行强。那两位个儿顶大的女人，用绳子把我的两个胳膊肘绑得如今还疼得跟火烧的一般。我的意见是——也可以说到了现在我才有工夫想到这一点——那就是你们给政府当差，付的代价也许太多了。这两天来，我日夜都不曾休息过一点钟；那末假如上帝高兴的话，我们就此各自回府去吧。"

其他的警官们都从心里同意这个办法，大家向司脱克德尔这个恰得其时的帮助表示了谢意，便在十字路口跟他分手，走上西边那条路，司脱克德尔折回涅塞—莫恩顿。

这牧师一路上神思恍惚，十分痛苦。他刚踏进这所房子，且不回到自己的几间屋里，却去敲后面那个小间的门，

因为莉茜时常跟她母亲一块儿坐在这里。他看见她独自一个，便上前去，象做梦似地低头望着那张放在他和少妇之间的桌子，少妇的软帽和大衣都还没有脱下来。因为他默然不语，她便坐在椅上望着他，她的眼神表示着疑惑不安。

"他们都上哪里去了？"他随即没精打采地问。

"你问的是谁？——我哪里知道？我后来就不曾见到他们了。我一直回家来。"

"我想如果你的这帮人能够设法把那一桶桶的酒都脱手了，对你总有顶大的好处吧？"

"那里面有一份该是我的，一份是我表哥奥列特的，一份是那两个农民的，他们一家一半，还有一份由帮助我们的那些人自己去分。"

"你还是在打算这些，"他慢慢地说，"不愿放弃这一行吗？"

莉茜站起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不要问我那样的话吧，"她低声说。"你何尝懂得你这样的问法真地是个什么意思。我得告诉你，虽然我实在不愿说出来。我母亲跟我自己的生活全都依靠我这个生意挣来的钱。"

他吃了一惊。"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这样的事，"他说。"我要是你的话，宁可去做清道夫，金钱比起一个纯洁的良心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我的母亲，我是了解的，国王，我可从来也不曾看见过。他的税收跟我不相干。我的母亲和我都得活下去，在我这是一桩大事情。"

"你嫁给我，答应我放弃这一行。你母亲的生活就由我负责。"

"这是你的一番好意，"她说，心里有一点感动。"让我自己想一想。现在我不愿回答你。"

她把她的答复一直保留到第二天；这时候她脸上很严肃，走进他的房里。"我不能照你的希望做！"她很动感情地说。"你就不该向我提出要求。我整个生命就是这样过着的。"她的这番话和态度，表示她进来之前曾经过自我斗争，而且斗争得还很激烈。

司脱克德尔脸色变得苍白，但是还很镇静地说，"那末，莉茜，我们必须拆开啦。我不能在这一件事上违反我的一些原则，而且，我也不能跟我自己的职业开玩笑。你知道我怎样爱你，以及我愿意替你做的事；但是只有这一件我可不能做。"

"然而你为什么偏偏要干那末一种职业呢？"她忽然火起来。"我有着这末一所大房子；为什么你就不能跟我结婚，和我们一起住在此地，不再去当一个美以美会的宣教师呢？理查，我请你放心，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害处的，我希望你只要能够跟我一样看到这一点！我们一向只有冬天才干一下，夏天是从来不干的。一年里头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人的生活好不黯淡，干一下就可以振奋起来，得到一些刺激，对于这种刺激如今我已这样地习惯了，所以要是没有它我竟不知道怎样才好咧。到了夜晚起风的时候，你的精神便不至于那样沉郁，那样无聊，而且不去管它刮风不刮风，会把

全副精神转到田野上，即使你自己并没有上那边去；你会起了好奇心，要亟于知道大家是怎样在进行；于是你就在房里踱来踱去，又望望窗外边，接着你就自己跑出去，虽是夜里却和白天一样认识你的路，千钧一发地躲开了拉狄莫那个老家伙跟他的一干子人；他们着实太蠢啦，不曾真地吓倒过我们，却只是让我们的手脚稍许灵活一下儿罢了。"

"不过，昨晚他总有点吓着你了：我还是奉劝你在事情恶化之前，撒手别干了吧。"

她摇摇头。"不，我既然已经开始，就必须干下去。我生来便是干这一行的。连我的血里面都有它，医也医不好的。嗳，理查啊，你就不能想一想自己要求于人的是桩怎样使人为难的事！要我在我的这行和对你的爱之间选择一个，这简直是折磨我！"

司脱克德尔正把一个臂肘靠在壁炉的架子上，双手盖着眼睛。"我们当初原不该碰面的，莉茜，"他说。"那碰面的一天对我们来说真是个不祥的日子！我以前极少想到世间竟有象我们婚约这样的使人失望，这样的难以实现。算啦，如今要懊悔这样的后果，也来不及啦。不过无论如何，我至少遇见了你而且认识了你，这总是我的幸福。"

"你去背叛教会，我去背叛国家，"她说。"我倒不懂为什么我们就不会成为很好的配偶。"

他在苦笑，莉茜依旧低头朝下看，眼里的泪水开始流出来了。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这是一个很不愉快的晚上，接着下

来的几天也是不愉快的。她和他都很机械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在这村子里面凡是他所接触到的那些属于他这一教派的人，倒不止一个看出他的抑郁。但是莉茜有好多天都耽在家里，不曾出去，也就没有人怀疑她是造成他这抑郁的原因：因为一般都认为她和她的表哥奥列特已经一声不响地订下婚约，而且已经有了一些时候了。

就是这样地在动荡不定的情势之下，过了一个星期；直到一天早晨司脱克德尔跟她说："莉茜，我接到了一封信。我在动身之前，我还是应该这样称呼你。"

"动身吗？"她惘然若失了。

"是的，"他说。"我要离开此地。我觉得在那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我不应该还耽在这里，这一走对我们都比较好一些。事实上我也不能耽在这里，天天只睁着眼睛望着你，而不会削弱、不会动摇我自己的事业。我方才已经得到消息，知道事情已安排好了，大约一个星期里，另外一位牧师便能来到这里；我就可以上旁的地方去。"

他许多天来一直是把他的主意拿得如此之稳，这一点倒使她感到惊异而且悲哀。

"你从未爱过我！"她沉痛地说。

"我也许可以说这同样的话，"他回她这末一句；"但是我却不要这样说。现在你该答应我的一个请求。在我临走的前一天来听听我最后一次的讲道。"

莉茜原来每星期日的早晨总上礼拜堂去，傍晚也时常和其余那些没有一定的宗教信仰的人，一同参加司脱克德

尔所主持的晚祷仪式；所以她便答应了这个请求。

司脱克德尔将要离开此地的消息传播出去，有许多不属于他这一教派的人听了也很难过。剩下的几天飞快地过去了，在星期日的傍晚，也就在他动身的那个早晨之前，莉茜坐在礼拜堂里听他最后一次的讲道。这所小小的建筑物里面挤满了人，他讲的题目不出大家所料，是关于他们中间干得这样普遍的那行私运的生意。他们全副精神听他讲话，倒不曾觉得那是特意针对莉茜而发的，直到愈讲愈起劲，司脱克德尔终于感情激动得几乎不能支持了。说句真话，他自己有着一番热忱，再加上莉茜那双悲伤的眼睛老是抬起来望着他，就使他没法保持镇静了。他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结束的。他就象透过一重雾，看见莉茜转过身子，和其余的人一同散去；过了一会他便跟在她的后面回家去了。

她邀他吃晚饭，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她的母亲也和每个星期日晚上一样，很早就睡了。

“我们要做到虽然分手，依旧是朋友，是不是这样的？莉茜装做高兴的样子说，也绝不提到方才的讲道；这是一种缄默，很使他失望。

“我们应该是这样，”他说，在他一方面也是强为欢笑；接着他们就坐下。这样的一同吃饭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次，也许就是末一次。饭吃完了，那不着边际的谈话委实不能再拖下去。他站起身来，握着她的手。“莉茜，”他说，“你是说我们必须分手吗？——你是这样说的吗？”

“是你这样说的，”她的态度很严肃。“那末我也就无话

可讲啦。”

“我也没有话讲了，”他说。“假如这就是你的答复，那末我们再会吧！”

司脱克德尔俯身就着她，吻了她，她不由自主，也还了他一吻。“我动身得早，”他匆匆地说。“我打算不再来看你了。”

他确是很早就动身。他踏进熹微的晨光里，登上将他带走的那辆小小的运货车，这时候他好象觉得自己看见有一个面庞在莉茜窗上那副左右分开的窗帘中间，不过光线很微弱，窗上的玻璃又闪着一层湿气，所以他不能自信没有看错。司脱克德尔上了车子，就此去了；下一个星期日新来的牧师便在莫恩顿的礼拜堂里布道。

有一天，是在别后的两年，司脱克德尔如今住在英格兰中部平原的一个镇上，他照旧坐运货的小车来到涅塞—莫恩顿。那天下午车子慢慢往前走，他问了车夫一些话，车夫的回答引起这位牧师很大的兴趣。这番问答的结果便是他毫不迟疑去到他原先住处的门口。那时将近傍晚的六点钟，他当年离开此地也在这个季节；此外，也象当年一样，潮湿的地面闪着光，西方还是顶亮的，在墙脚下的花坛里，莉茜所种的一朵朵的雪花正抬起头来。

莉茜一定是已经从窗里看见他了，因为他到得门前，她已在那里把门打开：接着就是她把身子向后退，好象不曾充分考虑自己实际上是已经走出来了。她带点拘束，说了

一声“司脱克德尔先生!”

“你已经知道我来啦,”司脱克德尔一面说,一面握着她的手。“我信上跟你说我要来找你。”

“是的,不过你不曾说什么时候来,”她回答。

“我不曾说。我没有把握,什么时候我会因公上这一带地方来。”

“你只是因办公地点挨近这里吗?”

“哎,事实是如此;不过我也时常想到,我是愿意专诚来看你……然而直到现在,一切的一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告诉过你,结果将会怎样的,莉茜,而你总不听从我的话。”

“我不愿听从你的话,”她悲哀地说。“不过我生来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它已经成了我的第二天性。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一切全都过去了。这些警官们只要抓着一个人,也不论他的死活,便弄到一笔血腥钱,而且我们的这行生意也就快要完蛋啦。我们象耗子一般,一个一个都给捕杀了。”

“我听说,奥列特逃到很远的地方了。”

“不错。他如今在美洲。他们几次要抓他,最后那一次的斗争太可怕了。他却不曾死,那真是一桩奇迹;我不曾被杀死,这也是一件怪事。我手上中了一枪。这一枪倒不是向我瞄准的;原来是要打我的表哥的;不过我在他的后面跟平时一样在眺望,子弹就向我射来。血流得可怕,但我回到家里不曾晕倒;过了些时创口才好。你知道他是怎样受罪吗?”

"不知道，"司脱克德尔说。"我只听说他只逃出一条命，什么都完啦。"

"他背上给枪打中；一根肋骨却将枪子弹回去。他受了重伤。我们可不让他就此被逮住。我们的人抬着他，一夜工夫穿过许多牧场，到了金斯比尔，把他藏在一个谷仓里，大家用尽力量医治他的创口，直待他完全恢复，走动如常。后来他还是被捉去，和旁的一些人经过几次巡回裁判所的审问；不过他们终于全被释放了。他已有一些时候不干他的磨坊；最后他到了布里斯它尔，从这里搭船上美洲去，就在那边住下了。"

"你现在觉得走私是怎么样呢？"牧师严肃地问。

"我承认我们过去是错了，"她说。"可是我已为了走私受了苦。如今我可穷极了，母亲已经死了一年……不过，司脱克德尔先生，你好不好进屋子里来？"

司脱克德尔便进去；我们可以假定他俩已经有了谅解；因为两星期后莉茜的家具出卖了，以后便是在一个邻近镇上的礼拜堂里举行了婚礼。

他使她离开以前她所时常往来的那些人，将她带到自己家里，这家就在他的家乡所属的那个郡里。她时刻留意，要学着如何去当一位能够称职的牧师太太，因此还受到一番夸奖。据说在以后的几年里，她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叫做《还给该撒》；又名《悔过的村民们》，在那里面她用假名写下自己的经验，作为故事的开端。司脱克德尔修改了一些地方，又放进不多的自己认为有力的句子，还印刷出来；他

俩在婚后的那段日子里，曾将这本小书分送了好几百本。

一八七九年四月

作者附注 以前在写这篇小说的结尾的时候，得让莉茜去和牧师结婚，这对于一个英国的刊物是几乎必要的。不过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按照作者的意思而不遵守上面所说的那种社会习惯来写结尾，也许没有什么不可以。还有一点，这篇故事原只不过是若干真事所映出的一个模糊而又动颤的影子，所以不照当时习惯来写，也比较更切近真事一些。事实上，莉茜不曾嫁给牧师，而是——照作者的意见，使她更有声名和威望——对于那位私运货物的吉姆恋恋不舍，结婚之后，跟他一同离开英国，因为他的一番冒险的经历逼着他采取了去国的步骤。所以，照作者看来，莉茜还是有很好的声誉。他们于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〇年之间都死在威司康辛。（一九一二年五月）

作者原序 （摘译）把私运的货物藏在地洞和地窖里，也有许多的方法，其中绝妙无双的一法，我认为便是把一棵苹果树种在一个浅浅的筐子或一口箱子里，放在地窖的口上。我在《失魂落魄的牧师》里，是完全按照一个搬运酒桶的老手向我所描写的，加以详细的叙述。这人后来给我父亲当了三十年的雇工，我一直不能从他所谈的那些经历里面推断出来，当时是采用什么方法把树拔了起来，因为这带根的树，泥土，以及那口箱子，一定有相当的重量。不过，要种这样的一棵树，无疑是经过许多年的工夫。我的那位报告者也时常提到，胸前和背后吊上两桶酒是够重的，

加上黑夜里在崎岖不平的地方跌跌撞撞走上好几英里，必然产生气都透不过来的一种可怕的感觉。他又说，虽然他从幼年到壮年的光阴都花在这种不合正规的事业里，可是他从这个上面赚到的钱，总共算来，还抵不上他在一个情况稳定的雇用之下平均可能挣到的工资，同时疲乏和危险却太厉害了。

我也可以补充一点，这故事所讲到的那桩活动是根据一八二五年与一八三〇年之间所发生的某几次私运的杰作。就在一八三〇年，私运者们把一船的酒运上岸时，对海关官员进行武装抵抗，他们中的主要角色被提到巡回裁判的法庭上，由卜兰男爵加以审问。故事所记叙的若干行动，都发生在这次审问的不久以前，他们在受审时所供出的一些事件，也都具体表现在这篇故事里面了。

在这次顶顶激烈的斗争中，所谓奥列特的这一角色受伤很重，私运者人数众多，远远超过巡逻队，因此，假如不是私运者们有着大丈夫的气概，不以多胜少，而饶了这些家伙，巡逻队里有几个人几乎丢了他们的性命。这一点，在受审的时候倒对他们有些好处，判决下来是对小埃尔斯克恩提起上诉，还指定陀尔①当他们的辩护律师。卜兰男爵所作的结论对于他们很有利；只令他们在庭上具结，以后改邪归正，接着就释放了。（关于实情，也可以看故事末尾的注。）

---

① 威廉·陀尔爵士（一七九三——一八八〇年），英国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一八一九年以后曾参加英国西部的巡回裁判。

一支插曲罢了

一

这个教了许多年的书而又阅历很深的人讲出下面这篇故事。他讲的时候，用着十分枯燥的音调来保证讲得准确不错，还时常为了增加这故事的真实性，一开头总要很严格地批评故事里面这位女主角的性格。他郑重地说，大家要是怀疑到巴白蒂丝塔·都鲁森是一个几乎没有感情或品格的妇人，那就错误了。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引起我们的爱或憎——一般人的意见就是如此。诚然，她很少流露什么正面的品质。变化多端的事情会在那一类活泼爱动的女性的脸上画了种种颜色和调子，然而实际上却不能在她的面部找到这样的色调。她在年纪顶青的时候不曾遭遇什么重大事故，所以也就象矿里的金属似地无从表露她内里藏着什么；然而我们知道平静的水流总是很深的水流。

她是尼昂尼斯群岛中圣玛利亚岛上一家小农的女儿。岛上的人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小农为她的教育花过一大笔钱，送她到大陆上去读过两年书。她十九岁进了普通师范学校，二十一岁被指派往海岩附近一处乡村学校里去工作，她是在圣诞节考试完毕放假之后方始动身上那里去

的。

从冬季到春季又到夏季，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巴白蒂丝塔尽量地把全副精神都放在一件接着一件的新任务上，直待平安无事度过整整的一年。跟着她每天两次在路上来回，举止之间却满是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而且还流露出象个满怀心事的人。当地有一寡妇叫做魏斯夫人，她就在这夫人的屋子里暂时租了一间房，起坐睡眠都在那边，要等校舍落成再迁入校内。这位夫人发现她的年青房客态度有些变化，终于大着胆子向她提出一些问题，使她不能不回答。

“这和我的住处没有关系，也和你没有关系，”巴白蒂丝塔小姐说。

“那末是薪水的问题啦？”

“不，也不是为了薪水。”

“那末是你听到家里的一些事情了，我的亲爱的。”

巴白蒂丝塔半晌没做声，后来才低声说，“是为了赫德甘先生，当他还没有钱的时候他们总是管他叫大卫·赫德甘。”

“他们唤他做大卫的这位赫德甘先生究竟是谁呢？”

“就是一个年纪很大的独身者，任何亲属都没有，住在圣玛利亚岛的巨人镇上，离开我父亲的地方近得很，只有扔一颗石子那末远，我在小孩子的时候，他常常把我抱去放在膝盖上，并且说，有一天他会跟我结婚。如今我是一个妇人了，以前的玩笑认起真来，他急着要做到这一点。加上父亲和母亲都说，我除了嫁给他就没有更好的出路了。”

“他的景况很好吗？”

“是的——他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和邻居中间一位最阔的人。”

“你方才说的他的年纪比你大多少？”

“我以前没说过。至少要大二十岁。”

“除此以外，也许还是一个趣味索然的人吧？”

“不——他倒不是毫无趣味的。”

“孩子，这样看来我只能说这末一句话：假如这样订了婚，不合你的意，我可是要反对的。我希望你在这里，屋子虽小，也还过得很舒服。教区里的人又都喜欢你；你来做我的房客，使我很快乐，我自从可怜的丈夫丢我去了之后，还没有比这更使我快乐的事情了。”

这位女教师向她的女房东保证，准能报答她的这份情谊。“不过我的为难就在此，”她说。“我不喜欢老干学校的工作。呀，你听了会要感到惊讶——你以前不曾怀疑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一向隐藏我的真情。不错，我就是不喜欢学校。我对儿童们没有兴趣——他们这些小东西使人感到不是快乐，而是麻烦，最能够让他们高兴的事就是听到你已经累得快死了。不过我对他们也还可以忍耐下去，假使不是为了那位督学。在他来校访问之前，我已有三个月不曾好好地睡觉。还有校董会老是在那里修改章程，弄得你不知道什么是应该教的，什么是应该省略不教的。我想起父亲和母亲是对的。他们说我倘若如此地不喜欢这工作，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女教师，因此我应该嫁给赫德甘

先生，才可以从此安定下来。在我俩之间，我喜欢他诚然胜过我喜欢学校；但是我还没有喜欢他到了要嫁他的地步。”

这些谈话一经开始之后，便一天天地继续下去；直到最后，这少女的那位年长的朋友也就是女房东，把她自己的意见和都鲁森小姐的双亲的意见一致起来。她郑重地表示：她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例如学校的不安定、学校工作的辛苦、巴白蒂丝塔的天性不爱教书，所以认为索性就顺从命运，尽量利用情况的发展去嫁给她父亲的这位老邻居和发财的朋友；这样做可能也是很好的。

复活节的假日到了，巴白蒂丝塔照旧到她家乡的岛上去度过这几天，她要尽可能坐火车，并且从下塞佛尔那里搭条邮务局的船渡过海。四月中旬她又回来，这时候脸上的神色比较以前安定多了。

“你好吗？”盼她很切的魏斯夫人问。

“我已经同意要他做我的丈夫了，”巴白蒂丝塔脱口而出地回答。“天晓得这结合将来会变成最好还是最坏。不过我既然已经同意，那末事情也就解决了。”

魏斯夫人称赞她一番；但是巴白蒂丝塔并不喜欢老谈这个题目；所以她俩之间以后很少提到它。然而有时讲到旁的一些事情，她却常常三言两语向这寡妇重新说起：婚礼真地快要举行了；日期安排在夏天，并且她已通知学校要在八月的假期中离开那里。过了些时，她比以前更加明确地宣布，她要在八月初回家以后立刻结婚。

她现在和赫德甘先生经常通信。他给她的那些信，至

少是信封，也还有一部分是内容，都被魏斯夫人看见了。倘若她能多念到一点信的内容而不止是巴白蒂丝塔给她看的零散句子，那末她就会懂得，都鲁森小姐以身相许的那个人在他潦草难辨的笔迹里，只不过报告了一些他们将来家居度日的细节，以及他如今怎样在准备，而且为了表现他的深情，字里行间还散布着难以数计的“我的爱”，这些称呼虽和文意无关，但总算还没有妨碍到句法。

二

那是七月的尾上——气候很干燥，就按季节来说，也是太干燥了，甚至于在英国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带，土壤特别丰腴，而许多嫩绿的草本植物和蔬菜所尝到的，是喷水壶的滋味，而不是沾了天空清新的水气。巴白蒂丝塔把行装整理好了，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坐上一辆游行马车，离开这里往火车站去，再从车站乘火车到卞塞佛尔，从这港口她将同往常一样，渡过海一直就好到家，并且在下星期三便是赫德甘夫人了。

她原可提早一个星期回去。虽然眼见婚期这般迫近，而且礼拜堂又已经预先公布了她俩的结婚，可是她却把行期一直延缓到这最后一刻，认为她没有必要老早就到家。因为她说，赫德甘先生年纪比她大一些，所以在举行婚礼时她只须戴她那顶夏天寻常都戴的软帽，穿那件夏天常穿的灰色丝质长袍，而且应该准备的许多事项都由她的父母和她

的未婚夫充分地做好了。

她经过一段又热又使人厌烦的旅行，不迟不早地到达了卞塞佛尔。她在这里吃了一些东西，便向码头走去。她在码头上听说，那条往来于家乡和这群小岛之间的小汽船十一点钟的时候已经开走了，她不免有点诧异；原来近几天傍晚都有雾，在蒙眬之中航行很危险，所以一向下午开出的那个时间被提早了。

这天是星期六，不到星期二没有旁的船，显然她得在这里逗留三天，除非她的朋友们会想到挑一只岛里的帆船，给它装配好布帆和绳索，特意开到这里把她带过去——这是一桩不大可能实现的事，此地的海面几乎阔到十英里。

不过巴白蒂丝塔以前倒也不止一次被留在卞塞佛尔，或者由于气候恶劣，或者由于类如现在这样的原因，因此她自己并不感到惊慌。但是，她既然须要在星期三结婚，这一次拖延所引起的不方便当然超过了平常的程度，因为势将使她在到家和结婚之间，还不够一天的距离。

除了这个麻烦，她对于这桩偶然事件倒还不十分介意。而且谁要看见了她是怎样的不在乎，谁都会感到奇特的。虽然她很情愿预备去做她生命之中这一具有关键性的事体，可是她却为了可以迟一点去和赫德甘见面，而感到一个无法解释的宽慰——也许这样说不算过分吧。但是她在发现这个阻碍之后，态度是宁静的，强行抑制，甚至近于一声不响听其自然了；例如她在得到汽船开走的这个消息的顷间，便向那搬运行李的工人这样冷淡地说了一声“啊”，以致这

工人对她的并不失望，也几乎感到了失望。

现在的问题是，她再回到下威塞克斯乡村里魏斯夫人那边去呢，还是就在她已来到的这个市镇上等候小汽船。她情愿再回去，但是这距离太远了；况且既然已经和那处地方永别了，而此去又多少有点戏剧性似地变成一位新娘，那末回去一次纵然只在那边耽搁这末短短的时间，也毕竟是有些难乎为情的。

于是她把行李留在车站上，跟着还有一件急于要做的事。在她面前便是那个热闹的海水浴场，她要在这一带找个体面一点的或者高尚一点的住处。因此她在这镇上寻了一阵，不过她对于这地方实在很陌生，虽然她已经路过六七次了。

巴白蒂丝塔在一家水果店的楼上寻着一个合意的房间；这里她不受拘束，可以在旅程告一段落之后给自己料理一番。她提早把茶吃了，恢复了精神，就到外面去看看。

她因为是个女教师，所以避免去看学校，又因为和书籍打过交道，她也避免去看书店；但是对于其它的商店又都很腻味，她就只好细细地赏玩几座礼拜堂了。她一向并不关心教会的伟大的建筑物，但是游客们都得看一下这些东西，所以她也看一下——这一个行动不会使人认为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创造性，例如她后来表现她自己所有的那样。这些礼拜堂不久就使她受不了。她试一下博物院，可是进去就出来，因为这里又使她感到冷清和厌烦。

不过这个市镇是出产杨梅的地带，也是英格兰那些阜

开花早结实的植物的一个大本营，所以不仅八月里，便是一年四季上这市镇来走走，都会觉得动人心目的。她从几条更加富于画意的街道走到镇上的几处公园，又到了码头，到了船坞，看看在那里干着活的人装货卸货，就如当年腓尼基人一般。①

"不是巴白蒂丝塔吗？不错，正是巴白蒂丝塔！"

这话是从她身后传来的。她回转身去，吃了一惊，慌乱起来，甚至激动了一晌。跟着她用她平常那种无甚表情的态度说，"啊——原来真地是你，查尔斯？"

这位刚到此地的人并没有接着再说什么，却在微笑中把她周身打量一番。瞧他的眼神，便知道他喜欢论长论短，又带些怨愤——甚至还有点脾气。

"我要回家去，"她接着说。"但是我误了船期。"

他一味地打量她，要挑她的错，所以似乎不很懂得她方才这番解释是什么意思。"还在教书吗？巴白蒂丝塔，我相信你是怎样一位好教师！"他说的时候略带讥讽的味道，这一点她倒没有漏过去。

"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可以自傲的，"她回答。"所以我已经不干了。"

"啊——不干了吗？你这一下倒使我吃一惊。"

"我恨这一行。"

---

① 指古代地中海东岸腓尼基人，他们的手工业很发展，如紫色颜料、金属、彩色玻璃等，他们也以航海贸易著名。

"也许是因为我也干着这一行。"

"哎，哪里，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因为我将要踏进完全另一种的生活罢了。我将要在下星期和大卫·赫德甘先生结婚。"

这青年人——生来喜欢冷讥热嘲，而且骄傲任性，以此作为随身的防御——对于这一个出乎意外的回答却有些承当不住，畏缩起来了。

"谁是大卫·赫德甘先生？"他问，问的时候竭力表示一股冷淡的神气。

她告诉他所谓赫德甘先生乃是圣玛利亚岛上巨人镇的一个普通商人——是她父亲最亲密的邻居和最老的朋友。

"那末我们在大陆上从此看不到你的踪迹了？"男教师问。

"啊，这我可不知道了，"都鲁森小姐回答。

"你的父亲真够傻，竟把你送到公立学校去当校花，可是现在这一来，你这种日子就此告终了。尼昂尼斯群岛上一个'普通商人'的夫人。你们卖不卖一磅一磅的肥皂和一个辨士一堆的平头锡皮小钉子呢？卖不卖一大条一大条的肥皂和十个辨士一堆的大钉子呢？"

"他不是象那样的一种小派头，"她几乎要争辩了。"他有许多船，虽说是些小船！"

"哎，不错，这还不是一样。来吧，我们一起走两步；老站着不动岂不怪腻的。我看你在教育工作上没有干得好，"他接着往下说，这时候她听从他的话，向前踱去。"照你过

去那样子决不会显出你的能力的。你确是使我想起那一类的妇女，她们因为长了漂亮面孔，就以为自己倘若到舞台上面去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女演员，而忘记了我们所要求的是表演。不过你已发现你的错误了，是不是呢？”

“不要挖苦我吧，查尔斯。”这青年男教师那种口吻不曾惹起她生气，或者反感，这一点是可以看出的；而且还远不止此：她的眼里有一点眼泪。“你怎么会在卞塞佛尔呢？”她问。

“我不会挖苦你。我说的是真话，是纯粹出于友谊的，正如我跟任何一个使我发生好感的人说话一样。至于在方才那件事情上就算我挖苦了你，不过我也可能有些理由的。你竟会这样地迫不及待。我就恨一个如此迫不及待的女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然罗——总得嫁一个人——嫁了总比不嫁好。可是你偏偏就是不能等候着我。哎，就是不能等。算了吧，谢谢上帝，所有这些都不能再来苦恼我了！”

“你是怎样地不能原谅人！”她埋怨地说。“等候你？那是什么意思，查尔斯？你从来不曾表示——要我等候着什么——对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哎，得啦，亲爱的巴白蒂丝塔；得了吧！”

“我的意思是你不曾有过明确的表示。”她在分辩，不过还是很客气。“我想你过去只不过有点喜欢我；我当时以为在你的方面这只是一种消遣，从来没有意思要正正经经地订婚约。”

"对呀，问题就在这里了！你们女孩子希望一个男子第一次见面就要谈正经。没有一个男子初次对于一个女子发生兴趣，就想到什么明确的订婚计划，准备要结婚，除非他的意思是要一个可鄙的、唯利是图的婚姻。不过讲到最后，我的意思确是正如你所说的，要一个正正经经的订婚，如果讲到这方面的话。"

"不过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并且要知道，凡是追求一个终身的伴侣而用情不专，那就会很快地损害了一个女人的地位和名誉，比你所料想到的还要来得快。"

"巴白蒂丝塔，我此刻就庄严地宣布，要在六个月里面请求你嫁给我。"

她没有做声，向前走着，眼睛望着地面，样子很不舒服。忽然之间他又问，"假使你知道我要这样做，你会等待我吗？"对于这一问她很苦痛地低声说，"我会！"

他俩不做声再往前走——沿着这镇外一条美丽的路走过去，却无心观看路上的景物或情况。她的肩和他的肩紧紧相靠，他的手指搭在她的下半节的手臂上——很轻地握着，没使一点劲；但是这一动作都象似在说，"我如今掌握着你了，我的志愿便必须成为你的志愿。"

他重又回到她方才所问的那句话上说，"我的学校靠近图鲁弗尔，我离开那边到这里来耽搁一两天，再往北面去度完我的假期。我新近已在列德鲁丁会到我的那些亲属，所以这一趟我就不预备再去看他们。我事前真想不到会碰见你！我也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地变化，假如我们不是半个

多钟点就分手或者永远地分手，而是你现在成了我的妻子，跟我一同去蜜月旅行。哈——哈——是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变化不测！”

她忽然停下来。“我现在一定要回去了——查理，这样子真是使我太苦痛啦！你今天的心肠真是一点都不好。”

“我并不是要使你苦痛——你知道我不会这样的，”他说得比以前又温柔了一些。“只不过这事使我太激动了——你竟要去做这一件事。我希望你还是不做吧。”

“什么事？”

“和他结婚。请你注意，我现在已把我的真心向你表白了。”

“这桩事我现在非做不可了，”她说。

“为什么？”他问，这时候他把以前说话的那种轻率而又专横的口气都去掉了，变得很诚恳；不过，他仍旧握着她的手臂，就好象她已成为他的一笔活动的财产，可以随意拿起或者放下。“你要解除一个不合你口胃的婚约，如今也还来得及。现在我要讲一点，而且那是真理：我希望你便是迟到此刻，也就是到了这最后的顷间，还是和我结婚，不要和他结婚，虽然你方才对我是那样地不好。”

“哎呀，我不能做这样的打算！”她连忙回答，一面摇着头。“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什么都会准备好——就是现在，一切也都已齐全了——关于宴会所用的东西、家具、赫德甘先生的那套新衣服，还有一切的东西。我除非鼓起象一个热带的雄狮那般的勇气，才能回去跟大家说，我不履行我的

诺言了。”

“那末，你就这样做，上天保佑你！不过你也没有必要亲自回家去和他们对抗。倘若我们结婚的话，那就必须是马上结婚，立刻结婚；否则就不必结婚。你得同意今晚和我一起回到图鲁弗尔，在那里我们能够弄到结婚许可证，就在星期一的上午结婚，不然的话，你对我的一番情好也就不值得我来承受了。我们这样地做了，便不会有什么大卫·赫德甘先生或任何别人把你从我这里夺去了。”

“我得搭星期二的船回家去，”她踌躇地说。“如果我不回去，他们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你还是一样能够搭那条船回去。所不同的就是我得和你一块去。到了那边，你可以把我撇在码头上，让我吸上一支烟，你就私自去看你的父亲和母亲；你可以告诉他们你已经做了的事情，告诉他们我还在不远的地方等候你；你还可以告诉他们我是一位教师，地位很不错，是你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早已认识的一个青年。那时候我会大胆地站出来；他们便会明白局面已成，没法更动，于是你也就不会成为你所一点都不喜欢的那个可怜的乡下老头儿的太太，而受一辈子的苦了。现在讲句老实话吧；你是顶顶喜欢我的，是这样的吗，巴白蒂丝塔？”

“是的。”

“那末我俩就照我所说的做。”

她并没有一个明白的正面的表示。但是从那不久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显然是她在散步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当

儿，已答应了这新奇的建议了。

三

既然是一个如此重要的企图，就得少说话，多考虑。他们为了实现这个企图，第一桩要做的事便是回到火车站，在那里，巴白蒂丝塔从她的行李中取出一只小皮箱，里面盛着日用必需品，这原是预备误了船期之后可以随时应用的。就在当天午后他俩乘着这条铁路的火车，往图鲁弗尔去了。

查尔斯·司多（这是他的名字）待人接物诚然傲慢而又随便，外表上却很小心谨慎，这次虽和她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却仍算是独自一个在旅行。他先告诉她，到了图鲁弗尔可以上哪里去找食宿的地方；随后他只隔得远远地向她匆匆点了点头，便走到自己的坐处，盘算结婚许可证的问题了。

星期日的上午，她看见他穿过那所主教礼拜堂①的中部。到了下午他俩一起在田野里散步，他就告诉她明天可以拿到结婚许可证，后天便好使用，如果他们愿意提早举行婚礼的话，也可以早到上午八点钟。

他隔了一段两年的时间重新向她求婚，所以表现得很急躁，甚至于来势猛了一些，同时也就不能不是速战速决

① 主教和牧师所管辖的区域里各设礼拜堂，但新主教管辖区也有把牧师管辖区的礼拜堂当作主教管辖区的礼拜堂，此处便是指的这一种，即“准主教礼拜堂”的意思，译文从简，仍作“主教礼拜堂”。

了。第二天来到，又很快地过去了，但最后的安排全都做了。他们同意明天早晨尽可能地赶快举行婚礼，以便立刻动身上卞塞佛尔去，并且要当天到达，可以赶上开船的时间。司多因为依了巴白蒂丝塔恳切的请求，才答应水陆并进，一口气到了尼昂尼斯群岛，在卞塞佛尔都不停留。她好象畏惧不堪，任何地方都不耽搁；她既干出违背父母的这么一桩空前未有的伟大行动，心事当然沉重，因为这事一旦揭穿，她全家必然要大为震动。巴白蒂丝塔造成重重困难之后，接着自己又得马上渡过海去，面向这些困难，然而她却比她的爱人还要情愿走这么一条道路，而这一回，他总算依顺了她。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暖，和前几天一样。才只六点钟就几乎象似中午一样，英格兰那一带在夏季常是如此的。九点钟的时候他俩成为夫妇。他们做完仪式，就整理行装，搭顶早那班火车离开这里；一路上详细研究她见了她父母应该说些什么。查理口授给她每段话该如何措词。由于她着急，他们动身得这样早，所以到了卞塞佛尔才知道几乎还有两个钟头才开船，他们尽可任意安排这段时间。

巴白蒂丝塔知道这料想不到的事变，势必由她亲口去告诉巨人镇上的家里的人，可是她极不情愿在说出之前给旁人撞见和她丈夫在这海水浴场一带的街上闲逛；并且尼昂尼斯会有人在此闲逛，或者专诚过海来找她，这种情况假如不在意料之中，便是真有可能。她原想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宣布那个已经计划得妥善的结婚的消息，然而目

前却很有可能遇到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于是就得回答人家关于自己身边这位陌生青年男子的一些问题，这时候，就非常叫人窘困了。她盘算着这样的事情，心里不能保持镇静。因此他俩只沿着海岸走了一些路，没有浏览那些商店和港口的景物。

到了这时，早晨的空气已经很热。他们爬上海边那几块岩石，就坐了下来，眺望圣米丘尔山一带和四周的风景，这时候查尔斯跟她说，想要跑到这些岩石脚下的海边去，并且跳进海水里凉快一下子。

巴白蒂丝塔不很喜欢一个人留在这里，她说这可使她闷得慌。但是他向她担保离开的时间至多不会超过一刻钟，于是她只好同意。

他下去了，不见了，随后又出现了，并且还回过头来望。接着他又往前去，他消失了，直到她看见他就象一个蜡制的小东西，先是海岸的一角遮蔽了他，随后他又出现了。她又看见他穿过一道海水的泡沫，跨进那动荡着的一大片的蓝色里面去了。后来，他好象有一次不象以前游得那么快；他停留了许久；这时候他离开她很远，她已无从欣赏他的游泳的本领，或者看出他原来没有这项本领，于是她就把视线从这个地点转移开去，她注视着圣米丘尔山的沉静的轮廓——这座山现在很美丽地浸在银灰的色调中。

她挂念着动身的时刻，同时又急于要尽力设法去应付那即将到来的事件，所以就陷入了沉思。今天是星期二；在傍晚她才能到家——他们会说她回来得太晚了；但是，由于

这样的迟延纯粹出于一种偶然的事故，他们也许认为她和赫德甘先生明天再结婚，而且仍旧是可以办得到的。那末她就不能不把查尔斯从幕后捧出来了。她想到自己承揽下来的这件事，真觉得可怕，她几乎懊悔今天早晨心粗胆壮，竟如此匆匆地嫁了自己。她父亲的忿怒和她母亲的种种责备将会这样的厉害；也许查尔斯还要回答得很粗暴，也许就此弄到彼此之间都疏远起来，到死方休。在圣玛利亚显然还没有关于她的什么惊人的消息，否则那边就会有人渡海来找她了。她在这个星期的头上，已经去信提到什么时候她打算离开她的那个乡村学校；她的朋友们可能从这封信里料到她既然把时间这样地安排，那末她就未免太冒险，会脱了星期六的那班船。事实上，她果然已经脱了船期，结果她成为坐在海边的查尔斯·司多夫人了。

这就使她处于目前的情况了：她又丢开圣米丘尔山的轮廓去寻觅她丈夫的踪影；照她所能发现的，丈夫已不在海里了，那末他该是正在穿衣服；她往前再走几步，还能看到他的衣服所在的地方，可是他并不在衣服的旁边。

巴白蒂丝塔再向水面看，她可给迷惑住了，好象她的感官被什么戏法瞒过去了。任何地方也没有露出一斑一点，象个人头或者人脸。到了这时候她才惊慌起来，接着她的惊慌更加厉害了，因为她看到离开丈夫洗浴的场所不多远有这么一小片白水，那水面却不同于它周围的广阔的水面，就象一个牧场上有这末一块污浊的地面，长了些粗劣的草木，反而损坏了周围那片美丽的绿色。再看水面上，旁的地方

都是些长纹细络，荡漾自然，独有这个地方却是起伏不平，如同给鱼虫搅过似的。她原有些海上的生活经验，于是一下子就想到在这地方必有两股水流汇合，激成不停的翻腾骚动。

她四肢颤抖，使尽气力赶紧奔下山去。这条下山的路长得可怕，她还没有赶到放着那堆衣服的地方，忽又想起顶好还是先去找些人来帮助她。她走一条横头的路，向镇上奔去，直到遇见一个男子，不久又遇见了两个。她向他们高声喊道，"有位先生方才在洗海水浴，我想他此刻正遇到了危险。我本来看到他，现在却看不见他了。你们好不好跑去救救他，赶快去，我恳求你们！"

她没有想到，应该转身指点他们那出事的地点究竟在哪里，却只用手约莫地指了一下子，便又往前奔，要多找几个帮手。等到她跑得身体疲乏，她才觉得她是未免过分惊慌了，于是转过身来一步挨一步地又走回去。她还没有回到这个使她如今感到畏惧的地点，却遇见那些男子中间的一个，这一个说，"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她好容易走到了海滩边上，却发现正在涨潮，连查理的衣服都不见了。她方才请来帮忙的几个男子也不见了，他们一定走的另一条路，离开这地方，因为她一路而来，并没有撞见他们。他们既然找不到什么，也许以为她的惊慌不过是出于胡乱的揣测，因而也就不再追问究竟了。

巴白蒂丝塔身子站不住，倒在邻近的几块石头上。查理以前脱下衣服的地方现在已经是海了。毫无可疑他淹在水里，身体被浪潮冲激，往下沉了；同时，他脱下的衣服因为恰

巧是在海潮上涨所达到的地界，大概已被卷去了。

她神思恍惚好几分钟，直待她除了前面所说那种认识之外又有一个新的感觉，这使她的头脑愈加迷惑，她的身体几乎动弹不得。由于他这个人的失踪，以致她和他共同度过的那最后三天的生活也好象化为乌有，并且在她的心灵上他的形象也很奇怪地给冲淡了，远远地离开她，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真实。他们的碰面和结婚是如此突然，如此出乎意外，如此冒险，所以她很难相信自己曾经参加演出这出不顾一切的惊险的戏剧。在她和查尔斯共同生活的所有的短短几小时里，那最最使她无法忘却的部分，便是上星期六他们的偶然相遇，以及他向她进攻时所提出的责难，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进攻，然而那责难却曾使她的忿怒达到过一个预想不到的高度。

甚至于在热情之中还有着一种冷酷、横暴，这是查尔斯·司多独特的性格。作为一个情侣，他有点象专制的暴君；如果说他先狠狠地刺痛她，最后才使她和自己结婚，这话也是不错的。她的这些回溯，使她觉得司多更是她生命以外的一个人；接着便有一段时间的痛哭和疯狂般的悔恨，给她把这回忆又驱逐掉了。最后，这位年青夫人错乱的头脑重又想起她是在回家的途中，那条邮船还有三刻钟就要开出了。

除掉手中那顶阳伞，她所有的东西都在车站上等候她继续她的旅程。

她朝着那个方向看；她此后所要进行的节目，在她看来

也很平常，乃是那些没精打采的节目之中的一个，于是她悄悄地又向前走。

起先她直向着火车轨道走；但是忽然她转了方向，去到一家店铺里，写了一封不具名的短信给她曾经听到查尔斯提起过的一个亲戚，报告他查尔斯淹死在水里。她很害怕地四下望了一望，偷偷把信寄了，此刻她似乎对于方才发生的那些事情感到恐怖，就好象有个魔鬼跟着她走向车站。

她到了办公室，要了星期六留在这里的行李以及他在方才过去的早晨所留下的那只箱子。这些东西都放在小船上，她也跟着下了船。一切都很快就做好，可是这整个过程在巴白蒂丝塔方面来说，几乎是自发的，直待她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到了一个明确的终局。

正在铃响之前，她听见码头上有人谈话。假如她最后还在顾虑自己是查尔斯·司多的寡妇的话，那末这谈话就将顾虑解除了。虽然谈的那些话只是片段的，但是她能够很容易把它们连串起来。

“一个人淹在水里——游泳的时候离开海岸太远了——此地谁也不认识这个人——小船里的人——看见他沉下去——没有能够及时赶到那边去。”

到现在为止，没有比这再明确的消息了；然而最后也可以这样说：上面那些讲法是很真实的。查理，由于他那过于自信的性格，不顾自己的力量去冒太大的危险，到了紧急关头又没有援助，因此只有一死，他那个生命已经终止的身体当时飘在海湾当中透明的深水里。至于他的衣服，却给上

涨的潮水只轻轻一卷便飘到一处邻近的角落里，跟着也就留在那边，路过的人们直到一两天后才看到。

四

十分钟里这一船的乘客离开港口，开始他们的四五个钟点的航程，在这航程结束时她便要宣告她的这段奇怪的经历了。

当下塞佛尔和四周景物都消逝在鼠洞和圣克列门岛的背后，巴白蒂丝塔短命的、如同流星般的丈夫所给她的印象便也更象一个幻影了。她还是这样的魂不附体，以致在这船上耽了一个钟点以后，方始注意到一桩使人激动的事件，原来赫德甘先生是和她同在这船上。她不由自主地从左手上轻轻取下她已经做了太太的那个标记。①

“咦！咦！我就是为了不要打搅你。方才我跟自己说，‘我以为她没有看见我，或者不愿意看见我；并且何必这么着急呢？她等一下就会把我看个够的！’亲爱的，我祝你一路上都好？”

他是一个身体壮健、景况很好、年约五十五岁的男子，有着那些在海洋岛上悬崖险滩之间久经岁月的人们所共有的肤色。在他整个脸上堆满和蔼的笑容，他的手伸了出来也产生使人愉快的影响。于是她也伸出了自己的手，这时

① 即结婚戒指。

候连她自已都暗里吃惊，怎么会变得这般的顺从；接着他又往下说：

“我不能不过海来会你。你竟误了船期，星期六没有能够来！这是多么不幸的事！他们原想让你知道时间改动了，可是到了最后竟又忘记这样做。照理我该把这情形告诉你，但是我上星期就忙着赶完了一桩工作，为了好把这个星期的时间完全挪出来，同时我又拜托你的父亲去料理那些零碎的事情。不过一切既然都这样简便这样顺当，即使我亲自来办，结果也还是一样，所以我希望你不会因此而感到不高兴。现在如果你不愿意看见我跟你讲话——如果你觉得在陌生人面前很不好意思——你就向我说明。我可以一路上让你独自行动，直到我们回到家。”

“多谢你。我真的有些疲倦了，赫德甘先生。”

他点头同意，很是和蔼，随即踱开了，只向着船的烟囱外面的铁皮看个仔细，后来便有些巨人镇上女乘客在那边偷笑，也许这是她们所认为应该这样拒绝的——因为圣玛利亚岛上已经有许多人知道这个即将举行的婚礼，虽然旁的地方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巴白蒂丝塔听得她们在嘲笑，脸上泛红，又把他喊回来，硬着头皮跟他交谈，然而也只是一般友谊的态度，而且很机械。

目前正在展开的变动，因此和她所预期的又不同了，她不能想象将会发生什么，以及如何应付。她突然受了这样的惊骇，只好听任发展的情势象掌舵的人一般来领她前进；而她就这样走完了她的航程。

将近黄昏他们到达巨人镇的码头，几个朋友和邻居站在那里等候他们。她的父亲手里拿着个灯笼。她的母亲也在那里，一边责备一边高兴，因为虽然延误，最后总算不曾发生什么意外。都鲁森夫人和她的女儿一起，走在赫德甘先生、女儿的丈夫的前面，沿着巨人路的散步广场向着家里去，赫德甘先生高声谈话，那声音掠过母女的肩头而送进她们的耳朵里。

有人也许会说都鲁森夫人是一位好母亲；不过她虽存心善良，却很笨拙，虽遇事留心，却不中肯。这可能一部分由于她患着轻微的耳聋症。现在也正如平常一样，主要的谈话都出自她的口中。

"啊，是的，我这样喜欢的孩子，平安地来到这里了。一切已经准备好，每件事体都安排得这样妥贴，除掉恶运再不会有什么来阻挡你，不让你蒙受上帝的恩赐，过着对你最最适当的安定生活了。你住得这样靠近你母亲，我相信对你会是很大的幸福；从你几次来信里知道你把自己的话看得很重，这也使我十分欢喜，你总照你所说的做，这样是很对的。魏斯夫人似乎是个通达情理的妇人。我希望上帝会照顾她，正如上帝不久以后也要照顾你。还有，你是怎样挨过从海岩到下塞佛尔这段可怕的路途呢？当然罗，你一旦坐完了火车，你就如同在家里一般了。好吧，巴白蒂丝塔，只要你会得过日子，一切都会不错的。"

巴白蒂丝塔受了这番训诫之后，便走进家门，他的父亲和赫德甘先生紧跟在她的背后。她的母亲呢，既然这样喜

欢教训人，所以就感到自己绝无能力吐露心中要说的一些话了。

这个在她是很熟悉的房间，以及里面晦暗的天花板，铺陈得很好的桌子，几把古老的椅子，从来也不曾象今天这般有力地说出了她在知道或曾经听人说起查尔斯·司多以前，是过着怎样的岁月。她走上楼去把她带来的东西安放好，她的母亲留在楼下，准备好晚餐，还料理明天该吃的东西，那都是些有馅儿的面饼，从鱼馅到萝卜馅，象这末一堆丰盛的食品，除了西公国① 以外，还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巴白蒂丝塔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便坐了下来，一无所事；她还没有除下她的无边软帽，就有人在唤她。

“我来了，”她嚷着，从椅上跳起，赶快脱了外面的衣服，梳了几下头发，便下楼去。

赫德甘先生的两三位朋友，还有她父亲的一些朋友，一个个走过来，对她在路上迫不得已的耽搁都表示关怀。大家都觉得这晚餐是一次很愉快的晚餐，只有巴白蒂丝塔是例外。她本想找个隐蔽的地方好吐露一下，可是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并且要把那桩奇事说出来也比起初更加困难了。她周围的每件事物不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大的和小的，都在坚持着她是为了结婚才回家来的；她不能找到一个机会说她不要结婚了。

有一两个人唱起歌来，作为明天的美好乐曲的前奏，他

① 某一公爵领地的西部。

们一直唱到就寝的时间方始散去，不过她的母亲又比大家早一点告退。巴白蒂丝塔又一次独自一人在寝室里，这时候情形和以前一样：她原是要回家来说许多话的，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连她自己现在也明白查尔斯是死了，她诚然没有充分的决心去透露自己已经结婚的消息，可是假如查尔斯还是活着的话，这消息也总有一天会自行宣布出来的。因此午夜的钟声一响，形势就起了变化；那就是她的这段故事只该保留，不该说出。这倒不是由于她全盘考虑之后以为最好还是不作说出的打算，而是为了她确实担当不起这样地一发而不可收的事体。现在停止举行这个婚礼吧，又将在巨人镇上引起一场仅仅次于火山爆发似的震动。由于白天的那些出乎意外的事情，她已是软弱疲倦而又充满畏惧，她真地没有能力再让自己去写戏剧收场的那一幕了。然而不把真情吐露吧，又如何可以拒绝赫德甘呢？照她看来，她和赫德甘先生的婚礼竟象马上就要举行，没有什么事情会来加以阻碍了。

早晨到了。环境的发展和她感情上的反应便将前几天的事件从她现在的生命中分割开来，并且分割得比以前愈加彻底。查尔斯·司多已经成为很特别的一个人，他的性格使她回忆起来只觉得他可怕，而没有什么可爱。她醒来时听到她的父母已在楼下忙个不停。但是直待她母亲相当粗的嗓音，象昨晚一样，从楼梯那边传送上来，她方始起床。

“巴白蒂丝塔！快下来，时间快到了！上天保佑，那人

在三刻钟里就要上这儿来啦。他已来过，张望了几分钟——并且说他马上要到教堂去看看一切事情有没有准备好。”

巴白蒂丝塔起床，向窗外看，接着随随便便打扮一下。她从楼上下来，穿的是她那件新的丝质长袍和最好的袜子，为了吃早餐，长袍上面还罩了一件亚麻的背心，同时又因为这住处周围崎岖不平，特意穿着一双平常的拖鞋，免得损坏这双新袜子。

关于上午若干程序中间的这一个部分，我们没有必要花上很多的篇幅。她没有表示什么；她照她以前的诺言做去，在那约定好了的八月里的某一天嫁给了赫德甘。

五

赫德甘先生对新夫人在婚礼举行的时候和完了以后的冷淡的态度，都予以宽恕，因为他完全知道对于这种彼此是邻居便可结婚的办法，她是很勉强同意的。他又象一位资格很老的哲学家似的，相信不管巴白蒂丝塔现在的态度如何，六个月以后的情形就可能和旁的一对对结了婚的男女所处的情形无甚区别了。

巴白蒂丝塔原已心神漠然，不料婚礼举行之后约有一个钟点，又给她来了一次绝对出于意外的激动。他俩快要吃完午饭，如今已是丈夫的赫德甘向她父亲说，“我们打算在两点钟左右就动身。既有这样温和的好风，我们至迟在六点钟光景就可以赶到下塞佛尔的新码头了。”

"什么——我们还要上卞塞佛尔去吗?"巴白蒂丝塔说。"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你难道方才没有告诉她吗?"她的父亲问赫德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她的耽搁，这个建议也和其它一些事情一样，仓促之间不曾向她提出，只不过不久之前他曾做了一个原则性提议，说他俩不妨到什么地方去走一趟。赫德甘以前认为，短期旅行一次，总是快乐的，而到大陆上去旅行更是最最快乐的。

她丈夫已有整整一年工夫不曾离开这岛，去度一天的假日，可是他却表示愿意自动放弃大陆的旅行，这使她的神情十分沮丧。接着她心里又踌躇耽在巨人岛很是不方便，因为那里所有居民，由于实际情况，好象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谈话随便，于是认为当着他俩新婚的时节也不妨大发议论，而且还相互鼓励去发议论。他们这样一来，将使那些新近结婚的女孩子没法过平静的生活，而处境新奇的巴白蒂丝塔尤其感到优虑了。因此她自已都料想不到会终于同意她的丈夫，不去搅乱他的那个婚后还得逍遥一下的计划，于是他俩就照原来那样，坐上一位邻人的帆船，向着这一带的热闹地区出发了。

他俩就是这样地到达卞塞佛尔，一路上没有困难，也很平安。他俩告别了送他们来的哲铿和他的助手，就手挽着手走出码头，巴白蒂丝塔默不做声，很冷淡，一味顺从。赫德甘已经安排好，要带着她上远处去玩玩，一直到普里穆斯，然后再回来，不过当天上岸以后，却不再往前去。他们第一桩事

是找一家旅馆；然而这桩事却给他们带来意外的困难，因为由于某些缘故——可能是天气好——附近许多旅馆都住满了游客和来往的商人。他带着她往前去，一直到了一家，是兼卖酒饭的，设备虽比较朴素，却和镇上任何旅馆一样位置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点；不过他们发现这一家显然是空着，没有什么旅客，和方才经历的情况比较起来，多少使人有些诧异。这位谨慎的老人想到巴白蒂丝塔是受过教育具有艺术观点的，虽然他自己欠缺这方面的修养，于是就认定，象现在这当口倘能弄到一个"能够眺望美景"的房间，真是再好不过了(他以前常从游客们那边听到过"能够眺望美景"这个说法)；他因此要了第一层楼上他所中意的一间，那里有一扇弓形的窗子向外伸出，显然是为了便于眺望景色的。

店主妇踌躇了一会方才说出，她很抱歉，独独是那一间已经给人定去了；不过隔壁的一间或店里任何一间都是空着的。

"住在这最好的一间的那位先生明天就要把它退了，那时候你们可以搬进去，"她接着说，因为赫德甘先生正在犹豫，要不要把隔壁的、望出去比较差点的那一间租下来。

"我们明天就要走的，用不着掉换了，"他说。

这主妇不愿放走旅客，热忱地又往下讲，说是既然他想要这最好的一间，另外那位先生也许不会反对立刻搬进他们所不大中意的那一间，因为虽然从窗口望出去不能看见什么，可是房间倒是一般大。

"就是这样吧，假如他并不在乎窗外的景致，"赫德甘先

生说，一个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说到这类话的时候，便有这副神气。

“决不会——我相信他不在乎这一点，”她说。“我可以保证你们能住在你们所要的那一间。你们好不好先去散步半点钟，让我好收拾这房间，把你们的东西搬进去？你们回来的时候，一份很好的茶点也就安放在弓形窗口那边了。”

这位喜欢忙于琐事的老年商人认为这个建议倒不错，于是他俩就出去了。巴白蒂丝塔给他引路，却有些胆怯，所走的方向是跟前天她和另一个人散步的方向恰巧相反。假若他注意的话，便会看到她那张苍白的脸开始露出非常懊悔的神情，那天早晨不该为了息事宁人便牺牲了自己。

她趁着丈夫转过身子的那一刹那间，装着毫不在意似地问一家店铺，有没有听到一位先生洗澡的时候被卷没在一股逆流里。

店里的人回答说，“有的，他的身体又被冲到岸上来了，”跟着就递给巴白蒂丝塔一张报纸，她看见上面有这么一个标题，“一位教师洗澡淹死”，正在这当儿丈夫又转身回到她的这边来。她原可以追问这桩事而不引起什么怀疑，但是她究竟有着一般人的感情和弱点，因此不能再追问下去，她买好一点东西，几乎带着跑步出了这店铺。

“你怎么这样急，我的亲爱的？”赫德甘说，在她后面赶上来。

“我也不知道——我不喜欢在店铺里多耽搁，”她喘着气说。

“那末我们就出去，”他说。“这种天气店里总是闷得透不过气来。我们还是回去吃茶吧！”

他们看见他们顶喜欢的那间房已经收拾好，等着他们进去。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格式，卧室跟起坐间在一处，那弓形窗口安放一张桌子，桌上很漂亮地摆着茶点，里面还有肉类的点心，桌子中间是一束花，每边放了一把最考究的客厅里面用的椅子。这时正在落下的太阳射入鲜艳的红光，他们便在夕照中共进这顿美餐。这样不顾费用来欣赏景致，完全是为了要使巴白蒂丝塔高兴，然而她却不曾仔细注意过窗外。她一双眼睛只是不断地望着房间里的地板和周围的墙壁以及其它的所在，望着桌子和其它的东西，可是却又没有看见什么。

然而一个变化来了。正对着她的座位有一扇门，她的一双眼睛忽然盯牢这扇门，就象一只小鸟的眼睛盯牢一条蛇。因为在这扇门的背后的一个木钉上挂着一顶帽子；的确地，从它独特的制法和式样来说，正是查尔斯曾经戴过的那一顶。等到她看到这帽子的箍带上还插着一张火车票，于是她方才所确信的就成为真的事实了。查尔斯曾把火车票放在那里——她当时注意到这件事。

她的牙齿震颤，几乎发出响声；她低声讲了些不相连续的话。她丈夫跳起来说，“你身体不舒服！是什么病？我得给你弄点什么药？”

“去弄点嗅盐① 来吧！”她说得很快，一副无可奈何的神

① 即碳酸铵嗅剂。

气；“就在刚才你到过的那家药剂师的店铺里。”

他连忙站起来；他原是一个容易感到不安的老人，此刻完全就是那副模样，从身后一张桌上拿了他自己的帽子，也不看一看这另一个人是怎么样啦，便跨出房门下楼去了。

她被撇下独自一个盯着门背后看了又看，接着就一阵抽筋似地去按那个呼人铃。一个样子很老实的乡下女佣应声出现在她的面前。

“一顶帽子！”她低声说，一边用她的手指点着。“那不是我们的。”

“不错，我把它拿走就是啦，”这年青妇女有点慌忙地说。“这是别一位先生的。”

她说的时候很不自然，跟着就把这顶帽子拿到房外去。巴白蒂丝塔表面上又镇静下来。“别一位先生？”她说。“这别一位先生在哪里呢？”

“他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太太。他是接受了你们的要求从这里搬过去的。”

“你怎么这样讲？如果他在隔壁的话，我应该听到他的声响，”巴白蒂丝塔说，这时候已相当地恢复正常，所以要驳斥这个很明显的谎话。

“他是在那里，”这个女孩说，态度满坚定。

“这就奇怪啦，他可一点没做声，”赫德甘夫人说，看了这女孩一眼，意思是要戳穿她的虚伪。

“他不做声；可是这也不奇怪，”仆人又说。

骤然间这位新娘满心恐怖，好象一只冰冷的手搁在她

心上；因为她忽地明白过来，这女孩的一番话和她自己关于这些事实的了解大有趋于一致的可能。

"为什么他不做声呢？"她有气无力地问。

女侍者沉默了一晌，望着这向她发问的人，随后又在她的耳边低声说，"如果我告诉了你，太太，你可不要告诉女主人。"

巴白蒂丝塔答应了。

"因为他已死了，躺在那边！"女孩说。"他就是昨天淹死在水里的那个教书先生。"

"哎呀！"新娘忙把两眼盖起。"那末他一直都在这间房里吗？"

"是的，"女佣说，觉得这年青妇人的激动也很自然。"我还跟女主人说过，她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关系到死的问题，那末这样一味地瞒着客人们是很不对的；可是她说这位先生又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而死的；她又说，她自己是一个饭店老板的又穷又老实的妻子，所以就得抓住挣钱的机会，正如把草晒干，须趁太阳出来的时候。① 她还说，因为这淹死在水里的先生被带到这里来，就赶走了这末许多客人，弄得我们店里空空的，虽然所有别家都住满。所以她说，你的先生既然中意这个房间，倘若弄不到手，她岂不就错过了一位肯花钱的贵客，因此在这当口，她就不应该让什么事情来阻挠你先生的意思。你可不要说我告诉了你，千

① 不要错过生意经的意思。

万不要，太太！床上铺盖的东西都已换过了，并且明天你们走后才验尸，她想你们都不是此地人，你们一点也不会知道的。”

她的丈夫回来了，脚步声打断了话头。巴白蒂丝塔摇她的手，因为她不能说什么。这女侍赶紧退出去，赫德甘先生进来，拿着嗅药还有一些别的所谓秘传的特效药。

“好一些了吧？”他问。

“我不喜欢这旅店，”她没有等他的话说完就嚷道。“我在这里受不了——这里不合我的意思！”

“就是为了这一点吗？”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这是他第一次露出这样的心情）。“巴白蒂丝塔，我说句老实话，偏偏来了这样琐碎的事情，这原就是要磨练任何人的耐性的！你方才把我从这里差到那里，如今我回来了，你又说是不喜欢我花了这么许多金钱和唇舌给你找到的地方。这真糟糕，也够人受的——可是我的亲爱的，我目前也不再多说啦，只不过马上就想要离开这里，也未免太过分了吧！已经是傍晚了，此刻我们怎能另找一处清静的地方——在这镇上，旁的旅馆每家都有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喜欢胡闹的家伙在那里吵个不停，此地却安静得象坟里一般——才真地有乡间的风味，我倒要这样讲。所以还是再忍耐一下吧，你听见没有，明天我们一起离开这个镇就是啦——你爱多早离开就多早。”

总之，赫德甘上了年纪，固执是在所不免的，而且他的固执战胜了随和，于是这年青妇人也不再说什么。要去告诉他，隔壁房间停了一具尸体，并且它不久以前还占据过他

俩的房间，这原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且似乎可以这样做，也不至于泄露什么秘密，但是赫德甘的年青妻子究竟没有力量能够提起那一件事，即使是加上一番掩饰的话。恐怖摧毁了她。她的感觉麻痹了，然而她处在这个未能逆料的境遇里，心中却还明白一件事——那便是她被注定逗留在此地，十分可怕地去接近那死了的丈夫和活着的丈夫。她这样揣测，而事实上这揣测也给它自己证明是不错的。那天晚上她躺卧在她所嫁给的两个男子的中间——这边是赫德甘，那边是床所挨着的那堵墙壁的另一面——查尔斯·司多。

六

时间对待巴白蒂丝塔·赫德甘倒还算仁慈，已把上面的那桩事故给她搁在一边去了，如今已是第三天了。那是上午十点钟；她已病了些时，这倒不是通常所谓的病，或者可以肯定说是得了病，而是处于一种没精打采、昏迷恍惚的状态之中，因此要她打起精神来说一两句话都有困难。可是问到她的时候，她又回答说身体倒顶好。

他俩的旅行既然弄到这般光景，也就近于失败了。他们最远到了福尔穆斯，但是由于她几次三番的恳求，他不再坚持就转回家去。他们回家不能不再度经过卞塞佛尔，所以现在他们又到达这个地方。

她在火车里曾看见一份当地的周刊，读到一篇关于检

验查尔斯尸体的详细记载，里面还说将于星期五在他的家乡列德鲁丁举行葬礼。

她读了之后，倒没有流露出什么意思，表示不愿再去发生悲剧的不幸的地带，她只要求不住第一次住过的地方就行啦。目前她的精神虽说比较振作也比较安定——但比起以前在镇上所表现的，却愈加显得是一个漠然无动于中的人了。她向大卫说，既然他们有的是时间，她要出去走一走。

“我的亲爱的，你可是照旧要去逛逛商店吗？”

“有几分是去逛商店，”她说。“亲爱的，你赶了这么许多路，不妨趁我出去的时候耽在屋里好好地歇一会。”

他同意；于是巴白蒂丝塔急急忙忙出去了。正如她方才所说，她首先去到一家商店，乃是一家布店。没有经过很多的挑选，她便买了一顶黑色无边的软帽和一个黑色的面纱，还有一件黑色的毛织的长袍；她身上本已披着一件黑外套。女店员把这些东西包好，要帮着送去，她的主顾却说自己带去就行了。她把这包衣帽挟在臂间，转身向着铁路走去，在车站上买了一张到列德鲁丁的车票。

她已恢复正常，没有前一天那样麻痹。这时候她决定不要说出死者的来历，以免把她现在这个丈夫的幸福全部摧毁；由于她这样在打算，她似乎又决定要多少有点对人无损的女性的伤感，方才是做人的态度，虽然这样的感情是不可明说的，是前后不一致的。到了列德鲁丁，她从车厢里出来，身上已穿着在那店里所买的一身黑衣服，这是因为她在中途特意挑了车上一个空着的房间，把衣服都换好。换下

的衣服如今已搁在纸箱和包裹里。她把这些东西寄在站上的衣帽间里，就往前走，她细心地在寻找路径，走了些时方始到了一座小山的边上，从那里可以望见安葬的地方。

现在马上就要到两点钟。当巴白蒂丝塔在等待的时候，一个送殡的行列沿着一条路走上山来。巴白蒂丝塔赶快穿过这条路，等到这行列进了墓地的几扇门，她已悄悄地参加到行列中去。

除了这教师自己的亲属们（也不算少），还有许多邻近的人、和他相熟的人以至看热闹的人，他们都是受了报上关于他淹死的那段消息的吸引而来的。她走进这群人的中间，谁也不曾注意她，随后她又蹑着脚走完一条曲折的小路，这条路是通往那座礼拜堂的，最后她到了坟前。等到一切完毕，亲属们和闲人们都已退出，她走到坟坑的边上。她从她的外套里面拔出一小束的相思草，散在棺材的面上。不多几分钟她也转身离开墓地。五分钟后，她又在卞塞佛尔了。

"你去了好大的工夫！"她的丈夫说，样子很不高兴。"我的亲爱的，我原来只许你最多一点钟。"

"哪知道会耽搁久了一些呢，"她回答。

"好啦——我想埋怨也只是白费唇舌，就此不谈吧。你看来这样疲倦，这样不开心，叫我连要说的话也不想说了。"

"大卫，我可——真的累了；真的——。我盼望明天我们准能到家了吧？"

"我们准能够。只要上帝允许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到家！"赫德甘先生说得恳切，好象他也厌倦他这短短的蜜月

旅行了。"我还得再去做我的生意，最迟是星期一的早晨。"

他俩搭第二天上午的那班船离开这里，当天下午就在巨人镇上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安顿下来。

巴白蒂丝塔一到这个岛，肩上就象卸了一个重大的负担。她丈夫认为这一变化是由于脱离了大陆上温室般的空气，而受到此地柔和的微风的影响。丈夫的看法可能是对的，然而她在此地安定下来，隔开母亲的住处只有几个门口，所以没有好久便恢复她向来的态度，只不过这种态度原就不很明显罢了。她安于她的地位，她的邻居们也逐渐习惯喊她做赫德甘夫人，还说她似乎很可以领导巨人镇的上流社会的风尚，这时候她微微露出笑容来。

她的丈夫是一个善于经商赚钱的人，比她父亲赚得还要多；她的物质生活比以前好得多，这或许对她不是没有影响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过去了；因为她是一位遇事喜欢听其自然的少妇，所以就不曾采取任何步骤去透露或隐蔽她第一次结婚的那些痕迹；也不去研究一下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无疑地是存在着的——因而会在任何一个预想不到的当口，把那一次匆匆订下的婚约向她周围的那些人泄露出来。

那还是在她新婚的第一个月里，正当日落之前一个黄昏的时候，巴白蒂丝塔站在屋子旁边她的那个花园里，她看见一个人在路上走，穿着一件起了油腻的黑色上衣，戴着一顶已经走了样子的高顶帽子，象这样的帽子在一个城里的贫民窟中时常见到，但是出现在圣玛利亚这一带便显得奇

怪了。这个人好象是个流浪者，立刻就注意到她——而她呢，因为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围颈巾，整个面庞可以认识清楚——于是这人便带着熟人相遇的那番惊喜，就走了过来靠着墙边，一面说道，“嘿！你还认得我吗？”

她隐约记起他的面孔，不过她说认不得他是谁了。

“怎末啦，太太，我是你婚礼的见证人，这还会错吗？你和你未婚夫一同走着去举行婚礼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修理教堂的窗子，你如今还想得起那个人吗？牧师把我从梯子上喊下来，我就下来，跟大家一样，也写下我的名字和职业。”

巴白蒂丝塔连忙四下瞥了一眼；她丈夫离得还远，听不到方才那段话。这话原没有多大要紧，假如不是因为这个人所亲眼见到的并非她和赫德甘先生这一次的婚礼，而是在这天以前的那一次。

“自从那天起，我一直在倒霉，就此爬不起来，”她的朋友接着说。“可是不要让我一五一十地讲，免得减少你新婚的欢乐。真的，我已看见了以后的那些变化；虽说只是不久以前的事——让我想想看，或者到了下一个星期就满一个月了吧；因为那是八月头上的一两天。”

“不错——正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人在说。这是一个水手，嘴里衔着一个烟斗，踱了过来，觉得该来凑凑热闹（巴白蒂丝塔已经缩回去，免得再要说什么）。“那时候我初次来到巨人镇；就在同一天她的丈夫娶了她。”

于是这两人便在墙外边谈开来了，巴白蒂丝塔要想不

听又不成。

“可不是，我还在簿子上签了名，我的名字签了，她的婚礼才算完成呢，”这个身体衰弱的镶嵌玻璃的工人又说。“她的丈夫如今在哪里？”

“大概就在这一带的花园住宅里吧；可是不曾见过他俩在一起，”水手低声回答。“你是知道的，他比她年纪大。”

“比她年纪大吗？照我看来，我倒还不会想到这一点，”工人说。“那一次我看见他，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子。”

“漂亮吗？啊，他就在那边——你我自己去看个明白吧。”

真的，大卫·赫德甘恰巧已经出现在花园里的那一头；这工人给呆住了，他从丈夫看到妻子，发现她的脸上变得苍白。

原来这衰弱的工人很有眼光而且狡猾——太有眼光也太狡猾了，所以不情愿用简单老实的方法去挣钱——他嘴里不做声，心里却要把此中的奥妙弄得更加清楚，于是只随意添上了这末一句，“啊——可不是，结婚的确把一个人变了样。我竟一点都认不出来了。”

他跟着就一副怪样地把眼睛盯着这仓皇失措的巴白蒂丝塔，又挨近一些，好再跟她谈话，说是要她帮一个忙，因为他已经有过一次帮了她的忙。她懂得这是指的钱，就给了他一点，他谢过之后立刻走开了。

七

这一次她总算逃过了，不曾被戳穿；但是这毕竟是桩麻烦的事，而且也提醒她秘密迟早要泄漏。事实既然如此，所以她很忧虑这工人无论如何还会向她提起往事的。

这岛的另一头还保留着一部分旧日的市容。过了一两天她丈夫因事上那边去，忽地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接着她第一次结婚时那位出色的见证就再度出现了。

"为了把这桩怪事摸出一个底来，花了我不少的时间——不少的时间！"他一面说一面注视她，眼里含着很深的意思，要想跟她订一个共守秘密的联盟，这可大大地触犯了她的尊严。"毕竟得多谢我这个出色的头脑，我到底摸清楚了。哦，太太，我又不是一个爱讲故事的人，哪怕象这样了不起的故事，我也不会去讲的。不过我现在便要回到大陆上去，小小的一些帮助就象干燥的地上下了一场雨。"

"两天前我已帮助过你了，"巴白蒂丝塔开始说。

"是的——不过那又算得什么，我的好太太？还不够我开销上下塞佛尔的路费咧。我老是在想什么地方有着一桩怪事。因此我是给你打算，才上这里来的。如今我可不能不回转来给我自已也打算打算了。不过你得注意这一点——倘若你那老家伙真地知道了的话，对你可就很麻烦啦。他是个古怪脾气，尽管他会疼爱你。"

她和她的这位客人一样清楚，这桩事会是多么地尴尬；

于是这一天她所付出的暗中收买的钱却是很可观了。然而她亲眼望着这人往汽船那边去，又看见他的影子消逝了，心里究竟还满意。但是巴白蒂丝塔也懂得她因为给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才使用了一套这样的收买缄默的办法，而对她精神的安静来说，毕竟是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这情形要再继续下去的话。

后来她不再听到这镶嵌玻璃的工人的消息，她满怀希望困难从此过去。可是刚刚才过了一个星期，当她正在巨人大道(巨人镇上散步广场的别名)慢慢走着的时候，她遇见还是这个人和挟着一个包裹的胖女人在一起。

“我的亲爱的，这就是那位太太，”他跟他的伴侣说。“这一位，太太，就是我的女人。我俩要到这镇上来住些时，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一些机会咧。”

“不会找到的，”她说。“要是没有特别关系，谁也不能在这里过活。”

“我这一行手艺，”这工人说，“就是我的特别关系。”

巴白蒂丝塔往前走，但是到得午后这人的妻子来看她了。这一位老实的妇人开始把继续保持秘密的必要描写一番，说话之中还大加渲染。

“太太，我还要劝劝我的丈夫不要那样子，”她说。“他原是个真心眼的人，如果你把他弄得好好的；我会要求他考虑你的地位的。你这里住的真是一所漂亮的房子，”她接着说下去，四处地打量，“要住这样的房子也值得稍微牺牲一点。”

不幸的巴白蒂丝塔也象以前两次那样，第三次挡开了危险。但是她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如果进攻竟会再来一次的话，她要大胆地吐出真情——虽然现在说来，这样做要比她以前用贿赂去买得缄默的办法更要糟一些。那两个使她苦痛的人万想不到她竟能够照着这末一个意思去做，于是他们又来了；而她呢就当着他们的面砰地把门关上。他们退出去，私下讲了些什么；而她也就上房子的背后去，大卫·赫德甘正在那里。

她望着他，而他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情况是严重的；她心里很明白；而尤其严重的乃是她现在跟起初不同，比较地喜欢他了。然而她自己开始懂得，这桩秘密必然会将它自己泄漏出来的。她的名字和查尔斯的名字都已写在婚姻登记簿上，没法消除掉；而且虽说到了今天只不过仅仅一个月的工夫，但是他和她的秘密结婚还不曾被他的朋友发现，真可算做一件怪事。她便是这样地刺激着自己去干那不可避免的一着：向赫德甘道破一切。

“大卫，你进屋里来。我有点事情要告诉你。”

他起初几乎没有留意她。她本已发现上一两个星期他似乎心神不定，好象有什么私事纠缠住他。于是她又唤他。他一面透了口气，一面回答，“是啦，一定来，我爱。”

他俩到了起坐间关上门，这时候她有气无力地重复她的话，“大卫，我有点事情要告诉你——告诉你我一向隐瞒着的那件带着几分悲剧的事情。我老是在蒙蔽你，你会恨我的；但是我自动地告诉了你，你也许就会把我看得稍为好

一点。”

“悲剧吗？”他说，感到了兴趣。“你在世上才活了这样短的时间，我的亲爱的，你就能懂得多少的悲剧！”

她见他毫不怀疑，可是这倒反而使她更难开口了。不过她还坚持着往下讲。“我要讲的是关于我们结婚以前就发生了的事情，”她说。

“真的吗！”

“不久以前——离现在很短的时间。而且是关于一个情人的事，”她说到这里便踌躇起来。

“我倒不在乎这类的事，”他说得很和蔼。“说句老实话，我倒希望他不仅是情人。”

“你这样地希望！”

“不错，是的。”

这一下可就鼓起她的勇气，去作必要的努力。“我碰到过我的旧情人。他挖苦我，责骂我，挑动我，后来我依从，就嫁了他。我们原要直接到这里来，告诉你我们所作的一切；但是他淹死在水里；我想我不该提到他的任何事情；大卫，为的是免得惹起风波，我就和你结婚了。我打算把这事瞒着你，可是发现不能这样做。好了——实情就是如此，无疑的，你决不能宽恕我，决不能宽恕我！”

她不顾一切地说了。但是这老人既没有气得脸上黑一阵青一阵，也没有怒不可遏要把她杀了，他突然从他的椅上站起来，开始绕着房里东跳西蹦，满是喜极欲狂的感情。

“哎呀，妙极啦！这一下有多么好啊！”他嚷道，把手

举在头上，弹那指尖。“哈——哈——这一个结总算解开了——我看见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了——哈——哈！”

她老是望着他，一声也响不出，他呢，还是高兴得笑个不停，于是她说，“哦——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使我难过吗？”

“不——不！啊，我的爱，我这一个可怜人陷在顶顶痛心的绝境里，你的这段身世却把我救了出来！你知道吧，就是这末一回事——我也有一个悲剧；要不是你先说了出来，我永无办法说出我的一个来！”

“你的一个是什么——它是怎样的？”她问道，这时她完全用新的眼光去看事物了。

“我就告诉你吧——那是一个大场面的；我的悲剧是个大场面的！”他说的时候望着地上，揩他的眼泪。

“总不会比我的更坏吧？”

“哦——那得看你是怎样的看法了。你的一个仅仅是和过去有关；因此我就不计较了。你想，我俩结婚已经一个月了，便是退一步说，我俩结婚只有一两天，你的这桩事情也不致引起我的苦痛。然而我的一个却关系到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

“过去，现在，和将来，”她低声说。“我决不曾想到你也有一个悲剧。”

“可是我就有！”他说，摇摇他的头。“事实上，有四个悲剧。”

“那末就把它们说出来吧！”少妇嚷起来了。

“我要说——我要说。但是，我的亲爱的，你得体谅我，

我请求你。我跟你说——和你结婚的时候我已不是一个未娶者，正如你不是一个未嫁者。也正如同你是一个寡妇，我是一个鳏夫。”

“哦！”她有些惊异起来。“只是这些吗？——那末我们倒很相称，”她补上一句，松了一口气。

“不——还不止此。焦点就在此。我还不仅是个鳏夫。”

“呀，大卫！”

“我是一个有着四个悲剧的鳏夫——也就是说，有着四个高大强壮的女孩——顶大的比你还要高。你听了，别这样吃惊——话都说不出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卞塞佛尔认识这可怜的女人、四个女孩的母亲，已有好几年了；并且——把这长篇故事说得简短点——我最后就在她死之前私下娶了她。我对这事严守秘密，但是此地的人慢慢都知道了。我一向同情这些孩子——我的责任就是把她们弄到这里来，替她们做点事。我总没有勇气向你说破，但是近来我知道这事不久会要传到你的耳朵里，我所以老是在担心。”

“她们是在念书吗？”这位前任的女教师说。

“没有念。我很抱歉，她们被我大大地耽误了；说句真话，她们几乎连字都不识。因此我想过如果娶了一位女教师，那末我家里就有个人能够教她们，让她们都懂得礼貌，文雅一些，而且也不用花一个钱。你该明白，她们长得太高了，不好再送到学校里去了。”

“呀，多么可怜啊！”她几乎要哭了。“四个大女孩都得从

头教起，要我整天在家里盘她们的书本子，我恨的就是教书，这要把我磨死的。我受到了残酷的惩罚——我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

“亲爱的，你会慢慢习惯的，况且我俩各有秘密——我的已经抵销了你的——这样你就会觉得公平合理，心里也感到安慰了。这个星期我可以叫她们来，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我就这末办吧！真的话，我今天就能够叫她们来。巴白蒂丝塔，你已经给我解除了我的一切困难了。”

关于这件事情的谈话就此终止。巴白蒂丝塔给弄得六神无主，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她走开，回到自己的房中，想想赫德甘先生的两面做人，好不悔恨，于是哭起来了。教育，这原就是她所厌恶的；这样来哄骗一位年青的夫人，真是可耻。

吃饭的时候又到了。他俩坐下来，巴白蒂丝塔不让自己的眼睛转向着赫德甘。他呢也不打算问一问她心里还有什么话，却不时往桌子下面看，认为情形倒使人满意，竟不觉露出微笑来。“我们这一对配得有多好！”他说，感到很愉快。

第二天，当汽船进港的时候，巴白蒂丝塔看见丈夫连忙去接船；过不了多久，在她门前出现了四位身材很高、臀部削平、没有肩膀的女孩子，如果从年纪最大的看到年纪最小的，便显得身材和高度逐渐在缩减，就象一排箫管；在这一排的顶前头站着赫德甘。他的灰色胡子从上唇蔓延到两颊，并从其中露出得意的笑容，跟着他回过头去向着女孩子说，“上前来吧，和你们的后母好好地握手。”

于是她和她们认识了，他随即走出去，让她们在一起。

她仔细地了解一下，原来这些女孩子不仅长得丑——对于这点她倒也无所谓，而且知识竟贫乏到这般可怜的地步，真是无可药救，自己实在没法把她们当作伴侣，相处下去。就连那最大的一个几乎和她自己一样年纪，也只不过认识一些两音节的字，而且还显得很费力；讲到服装的美丑，更是她们所不能理会的了。她想起将来日子还长得很，竟是前途黯淡，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再干她所痛恨的那一行，凄凉寂寞地做苦工，更休想有什么好的报酬。

以后的几天里她随便走到哪里都是心灰意懒，对于一个结婚不满六个星期的女人说，这样的心境真不好受，也真不幸。她在父母跟前隐瞒了一切。赫德甘的交游本来不广，他们以前都不知道他的秘密，巴白蒂丝塔的父母也是如此。他们如今看见这末一堆现成的家眷糊里糊涂地要来跟他们唯一的孩子共同生活，是真够生气的。但是她并不支持父母的抗议。

"不要这样，你们还不曾懂得咧，"她说。

巴白蒂丝塔也已经充分见到，这争端所引起的后果将是够瞧的。她和赫德甘之间常常无话可谈，即使偶然谈起来，她总这样讲，"我好可怜，你是知道的。可是我也不想改换这个局面了。"

但是有一天当他问道，"现在你觉得她们怎末样？"她的回答却出乎意外。"比以前好得多了，"她说的时候神情很安静。"总有一天我会很喜欢她们的。"

如果说是为了巴白蒂丝塔·赫德甘的精神的锻炼，那

来这种回答倒是一个比较明朗的季节的开端。事实上，她发现她那些不请自来的女儿们由于过去那种穴居生活，变得呆木蠢笨，而且说起话来连发音都没有气力，可是她们的外表尽管如此，她们却有着大公无私，几乎可以说是崇高的品质。在她们的母亲的过错获得纠正之前，她们的幼年生活所受的坚苦的锻炼与其说是压垮了她们，不如说是把她们提高，摆脱了个人的野心。她们很客观地考虑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并且她们自己的遭遇也只象似其余的人中间某些人的遭遇那样，在影响着她们，这些人的苦痛，她们虽然未必亲自受到，却已体会到了。

对于象巴白蒂丝塔那种气质的妇人来说，这样来对待人生，乃是如此崭新的一种方法，所以她的注意自从一开始便被吸引住了，以后这注意更变成十分深切。她心房的跳动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却扩大了她对她们的同情。关于她的悲喜剧也就是关于她的一生的看法或评判，一向是混乱的，现在却一天比一天清楚了。这些女孩子可作例证，说明人与人之间原无可憎之事，只有可以同情的可怜之事，她有了她们做伴，一个一个星期过去之后，便使她懂得了上面那番道理。她慢慢地喜欢这些外表平凡的女孩子，而由于喜欢她们，她又不能不爱她们了；终于她们预想不到结合了她和丈夫两方的旨趣，使他俩之间至少产生了一个真正的友谊，然而他俩以前的生活却真是可怕，既没有友谊，也没有爱情。

一八八五年十月

译 后 记

现代英国小说家、诗人托马斯·哈代(1840—1928)在他的作品中揭露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群众，因此被保守顽固的批评界加上了两大罪状："扯起反抗一切社会礼法的旗帜，""掀起推翻一切神圣道德的风潮。"他发表了长篇杰作《德伯家的苔斯》(1891)和《无名的裘德》(1896)之后，不得不把全副精力注入史诗剧《列王》(1903—1908)以及抒情诗中。

哈代爱好音乐，学过建筑学，自习拉丁文、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希腊文本《圣经》，并专攻法语，还涉猎哲学名著，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穆勒的《论自由》更引起他的深思。他于1859年开始写诗与散文。1861年曾以论文《彩砖和赤土建筑》获得英国建筑师皇家学会奖。1870年由于英国善写心理小说并以《利己主义者》成名的梅瑞狄斯(1828—1909)的劝议，哈代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终于赢得了"维多利亚王朝最后一位伟大作家"的称号。英国里兹大学英国文学教授阿贝克朗贝曾这样评述这位伟大作家。"哈代看到了女性的品质对于一切善和恶都不负责，看到了她的头脑和意志所认为毫无价值的一切，看到了她的变化多端所与的一

切诱惑。"也就是说，哈代考察女性的本能和气质，塑造多种典型，进而探讨当代生活的意义，结果爱情成为他的主要题材。一般看来，阿氏的论点抓住了基本情况。不错，哈代的每篇小说，无论长、短，都离不开爱情，而且总是以悲剧收场。另一位评论家艾德文·穆埃关于这个特征的分析，也还恰当。"哈代把生命、人生归纳为这么一个公式：给作品人物排除悲剧的主要障碍，并取消他避免悲剧的自然倾向。于是小说人物无不处于被动，个个委身于命运了。他不相信人的性格和行为可以决定人的命运，却在人的行为之上高置着决定行为的力量，其名曰'不幸'，而男男女女都受它的制约。"这段话是对哈代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批判，只不过没有触及他的思想根源罢了。

我们可以说，哈代对于生命是抱有热情的，加上学识的深度和文字的修养，就大有助于深化作家的感受和表现，遂使散文往往带有诗味，这也许可以说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哈代的一大特色。论者每每称道哈代描写爱情与悲剧，感人至深，刻划景物，而景与人化，其实就是一身而兼诗人与小说家，并使知(识)、情(感)齐头并进的必然产物；尤其是感情深至，方能带来诗境、诗意，唤起读者无限低徊，久久难忘。这一点恐怕是哈代的崇拜者都能体会到的吧！

本书选译哈代的几个著名短篇，俱载于他的《威塞克斯故事集》中。有人说他的短篇不及长篇，"不甚重要"，而且"非成功之作"，但是我们读了这几篇，也许就不作如是观

了。哈代正是在这些短篇中，对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恶习以及法律与教会的虚伪、残酷，大加鞭笞，无情揭露，使我们看到了教会牧师、大学学生、法庭律师等人的丑恶面貌与肮脏灵魂；而把满腔热情寄于“下流”社会的女佣、园丁等的悲惨遭遇。每篇情节都环绕爱情而展开，而爱情则有真有假，又无不以悲剧告终，其中偶然性常常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宿命观点相当严重，但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这也并非哈代独家所专有。

译者在修改旧译时，写下一些随想，试分述如下，以就正于读者，至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则留待将来。

《儿子的否决权》：

儿子朗多尔甫对母亲索菲的改嫁，使用否决权，这权究竟从何而来呢？索菲为什么始终没有反抗权，饮恨而死呢？索菲的情人山姆为什么不能出面和朗多尔甫展开斗争呢？哈代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作品感人深处也正在此。

毫无疑义，我们是同情索菲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清晨空气新鲜；大豆、豌豆、白萝卜与水果，色彩丰富；再加上马身蒸汗，发出光亮——这一切充满了生意，使身残、守寡、孤寂的索菲看了精神一振；还有，旧日的情人山姆经过她面前，往事又历历在目，恢复了她对生命的热爱。此外，我们还愉快地接触爱情真挚的场景：天真、纯朴的山姆在蔬果堆上铺了一个大口袋，抱起索菲让她坐在口袋上，自己跟在车旁，于波光反映中一同缓缓前进——这里，生命的火花射出了。而且在这个早晨之前，还有一段关于他俩重修旧好的

生动描写：楼头相望、窗口话旧、从楼上滑下、锁了房门，在对方搀扶下来到街上。作者次第写来，于悲剧的苦海中激起爱的波澜，直到索菲脸上开始有了血色，两颊微红，甚至“艳丽”，给予读者莫大安慰。然而他俩的爱情也就到此为止，再要向前发展，便须听候儿子朗多尔甫的批准了。但是牛津大学的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夺去学生的“仁爱”之心，朗多尔甫不能不把上流社会的道德枷锁套在母亲的颈项上；他的否决权将悲剧推向高峰。

我们或者感到哈代以“仁爱”来要求朗多尔甫，是停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说教，这种批评诚然不错。然而今天在我们的新社会中，缺少这“仁爱”的儿子也还偶有所闻，因此哈代这一短篇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啊！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哈代以非常愤怒的心情，描写这个大学生，揭露造成索菲的悲剧的英国上流社会，而且由愤怒转为怨恨了，犹如英国语义学派批评家瑞恰兹（1893—1980）所说：“如果相信上帝还有公道，悲剧英雄就毁灭了。”

《两个野心家的共同悲剧》：

牧师的职责是讲经，是宣扬耶稣基督的教义，照理说来，他首应内心深处具备自我牺牲、为人类造福这条崇高的道德原则。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教会本身原是一个剥削机构，再加上它的内部又是组织森严，等级差别，待遇悬殊，俨然是自成体系的一座大阶梯。因此“向上爬”必然先于教义而控制各级教会人士的头脑，上面所说那番大道理全被挤掉了。他们在攀登之际，大可不择手段，

名利心、势利眼、刁猾、刻薄以至残忍都油然而生；一言以蔽之，走到耶稣基督的反面了。

小说中的哈尔波洛兄弟便是千千万万牧师中的两个典型。他俩不能不苦心攻读艰涩乏味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以及四福音书等等，好捞取讲经骗人的资本，然而单凭钻研本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飞黄腾达。于是乎必须脚踏实地，先从自己家里打好算盘，要研究一下父亲和妹妹对他俩的影响。当磨工、爱喝酒的父亲，地位与名声都不很好，对他俩的前途，无疑是个绊脚石，而美丽、天真的妹妹却可起裙带作用，乃是大有用场的一块敲门砖。经过这番研究，方案便订下来了：必须排除消极因素，盼望父亲早离人世；发扬积极因素，让妹妹嫁一个大户人家，他俩当上体面的舅老爷。

小说写到父亲酒醉跌入水里，正在生死存亡的当口，兄弟俩的那番话便是这个"方案"的开场白："妹妹的一生和幸福……你我的声名……再有我们共同往上爬的机会，所有我们三个人——"接着是欲救不救，动而复止，直到父亲的身体陷进阴暗的水沟里。再隔一段时期，死者当时插入土中的那根白杨手杖长大了，发嫩芽了，那银白色在空中摇荡；但是死者遗物却仍然逃脱不了牧师兄弟的掌心，竟想把它连根拔了，好消灭见死不救的罪证。不仅如此，他俩还引用经文"要忍受得了可耻之事"，来自我原谅。这种"野心"、亦即"罪犯心理"，经过哈代逐步分析，把肮脏、阴险、残忍直至逆伦，都层层剥开。哈代描写教会的虚伪真是入木

三分，但有时他更直接进行控诉，例如《绿荫树下》的第二章："善是有的，但不在修道生活中。"

我国古语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是可以转赠哈代的。

《在西部的巡回裁判》：

在巡回裁判所当律师的，为数不少，人浮于事，只有整天胡混，后辈律师尤其如此，德福德·雷便是其中之一。他清闲极了，这正是哈代下笔之处。有一天，这位律师在一个广场的汽动转盘前，发现了木马背上、玩得正欢的乡村姑娘安娜；她很美丽、天真，于是闲得发慌的雷就有事可做了。哈代把双方初次接触，写得虚虚实实，忽隐忽显，非大手笔莫办。雷花了很少的钱，让安娜再骑一次木马，自己好多欣赏点儿她的风姿。这是实写法。安娜原来是女仆，女主人伊迪丝·哈尔罕姆夫人见她久出未归，前来寻找，却在游人熙攘之中，自己的一只手给雷的手指握住，更被伸入手套，贴在手心，而对方还以为是逮着安娜，但夫人却心中一动，将错就错。这是虚实互用，扑朔迷离的写法。接着，类似的笔法更用于双方书信的往还。安娜一字不识，请夫人代笔，于是按照安娜口述，信中平平淡淡，而夫人介入己意，信中便由冷转热，一片深情。另方面，写假信的夫人和读假信的律师，双方心理对应，爱情愈来愈真挚了。小说中作了大段描写，于真真假假之间极见功力，更非一般所能及。至于安娜央求夫人执笔，以及说出自己有身孕，语言憨直，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

之后，话分两头。一头是真情暴露之后，雷和没有文化的安娜勉强生活一起，捱过他的下半世。一头是雷从脸到嘴吻了伊迪丝，然而仅此一次。小说便在淡然相处和末次狂吻的矛盾中结束了。

一般评论觉得哈代笔下偶然性太多了，本篇正是如此，而《一支插曲罢了》也许还要严重。德国表现派作家埃德·施米特(1890—1960)曾说过："只有当艺术家的手透过事实，抓住事实背后的东西，事实才有意义。"这篇小说虽有许多偶然，但其本身又无一不是事实，而当时英国中下层社会的一个侧面就在它们的背后了。其实，重视事实与偶然，正是说明写作态度的认真，而且事实也好，偶然也好，时常须由人物心理来说明、补充，这篇小说对此也不放松。这使我们想起美国意象派作家庞德(1885—1972)谈到严肃的艺术家时强调："艺术应为我们提供关于心理的材料，关于人的内心的材料，关于人的思想与感情之间的材料。"哈代笔下有关雷、伊迪丝、安娜三人的心理材料确是相当丰富，而作品的说服力也就在此。

《让妻高兴》：

约娜身材高，骨骼大，喜欢盘算得失，计较社会地位，特别看不起海上谋生，善妒而又刚愎。爱米莉娇小，温柔，和顺，有同情心。水手、船长夏得拉奇·乔立甫信宗教，重然诺，言行谨慎，能体贴人。这三人的性格、气质，在小说开头都交待了，故事或悲剧的情节便根据三人的性格特征而展开。亚里斯多德《诗学》论悲剧组成部分时，认为情节重于性

格，哈代却反其道而行之，使约娜这一人物的性格、气质决定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充当一次比一次痛苦的情节的制造者。这足以说明权威的文论，也未可尽信。

约娜既然要和爱米莉比高低，小说就出现了生活悬殊的种种对照，而把描写重点放在"低"的、亦即约娜一面。照在爱米莉的高楼大厦的盛暑阳光，折射到对面约娜的矮小杂货店中，逼人的热气也随之而来。约娜从店中瓶瓶罐罐的空隙，望着对面那座居高临下的华屋，而且门前常停着阔客的车马。爱米莉的儿子快进大学了，约娜的孩子还在码头上干活，将来至多只能进教会公学。最后约娜连孩子都保不住，要他们跟父亲到海上去碰运气，终于父子三人一去不复返了。哈代结合着约娜的境遇日非，刻划人物心理的恶化——忧郁、嫉妒、愤懑、刚愎以至变态、疯狂。单就后者说：去教堂里寻找丈夫跪祷时的膝印，进而想象父子归后跪祷时的膝印；深信自己的祷告一次比一次真诚，足以感动上帝，让丈夫、儿子早日归来；夜间惊醒，以为父子已经回来，为了不要打扰她，当晚暂时住到旧屋里；如此等等。但是，幻觉终于在严峻的现实中破灭——"以为回来"仍然是"不再回来"，就此结束全部悲剧。

英国浪漫派诗人和理论批评家柯勒律治(1772—1834)说过：诗人的最后特征在于"思想深度和思想活力"。哈代在这短短一篇的艺术构思中，几乎无处不深、无处不活，可以说他落笔之际，与其是写实的小说家，毋宁是善于想象的诗人。而且正如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1871—1922）所指出：

"人物的每种姿态——行为举止的每一特点，每种特别的腔调——无一不是在记忆中经过长期酝酿的。"我们不妨下一转语：记忆中的酝酿，正是诗人想象的过程。

《失魂落魄的牧师》：

国王靠收酒税，供他挥霍；莉茜和母亲以及镇上不少人则全赖贩卖走私漏税的酒，来勉强维持生活；而宣讲教义的牧师司脱克德尔既不能不谴责走私漏税，也不能不一见莉茜而心动，跟她鬼混，终于参预走私行列，最后还同莉茜结婚。故事情节离奇，变化莫测，至于莉茜向牧师讲的那句话，则最值得深思："你去背叛教会，我去背叛国家，才能成为很好的配偶。"

至于民间走私和官方缉私之间斗争十分激烈，哈代写得精细、真实，但并非客观报道，同情始终是在莉茜及其一伙这边。但对牧师的处理相当慎重，哪怕到了结尾，他还是没有和莉茜站在一起，去反对国王征收酒税。换句话说，牧师的面具很难摘下，所谓教义和爱情形成一对矛盾，使司脱克德尔委实无法解决，而必然显得时时刻刻都是"失魂落魄"的了。只是一点，牧师终于和莉茜的结婚，似乎"魂魄"失而复得了，同小说篇名不很协调矣。然而这种题材毕竟是罕见的，也是难写的。

《一支插曲罢了》：

一个小农之女巴白蒂丝塔，当小学讲师，却最厌恶这一行，终于答应嫁给家乡一位长她二十岁的有钱人。对人的一生而言，婚嫁原是一支插曲，然而在这之前不可预料的偶然

事件纷至沓来，形成这篇小说的一大特色。不妨概括如下。

一不料：她在返乡准备出嫁的途中，遇见一位相熟的青年教师，竟接受他的“立刻结婚”的请求，去教堂举行了仪式，并决定明天回去退了富人那门亲事。

二不料：这位教师也许由于年轻力壮，想在新娘面前一显身手，就独自去海滨游泳，却游而不返，只剩下衣履和帽子在沙滩上。

三不料：她独自回家，在船上遇到那有钱人前来迎接，她着慌了，连忙取下手上的结婚戒指。

四不料：她不得不再嫁的那位长者却待她很好，而且不吝啬，还要和她作蜜月旅行。

五不料：旅行到了前夫死难之地，住在一家无人敢住的旅馆里，因为它暂时作为前夫尸体的检验所了；她瞥见他的那顶帽子挂在隔壁房间的门上；于是到了晚间，她就睡在死的丈夫和活的丈夫之间了。

六不料：第一次举行婚礼的教堂里有个整修玻璃窗的工人，忽地一天前来找她，兴致勃勃地大谈当时的情景，还说自己也在欢礼簿上签了名，她愈听愈怕露出破绽，只好用钱把工人支吾走了。这才使她想起，教堂的结婚登记簿上还有自己的名字，于是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决定向第二丈夫吐出真情。

七不料：这位丈夫听了毫不生气，反而求她原谅自己已是四个女儿的爸爸。

八不料：四个女儿一齐来到她的身边，她们年纪都不小

了，却没有文化，呆若木鸡，她不得不当上家庭教师，重理她所深恶的旧业。

最后，作者通过四个女儿之口讲出一番道理，点出作品主题："人与人之间原无可憎之事，只有可以同情的可怜之事。"这原属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老调子，但到了哈代笔下，却使故事情节奇峰迭起，节奏急切，但又行笔舒缓，转折变化之间不着痕迹，似不可信而实可信，真是大手笔了。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曾说："如果一件艺术品的吸引力是有漏洞的，那就没有比这更为可悲的事了，而粗俗的形式正是吸引力的最大漏洞。与此相反，由于精心探索而找到的形式则是吸引力的万无一失的城堡或神堂。"哈代在这一篇里表现了精心无失的本领，这是值得赞美的。

我翻译过外国文论著作和文学作品，从未搞过文学创作。但时常觉得西方小说的结构和文笔以及文论的某些断片，对于我们的创作都不无可资借鉴之处。在译后记里，谈谈个人喜爱的哈代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形式，想来也未尝不可，只是译笔未能传神，感到相当惭愧了。

伍蠡甫

1983年8月